《懂懂学恋爱》  
  
前言  
  
写了15年日记，风雨无阻。  
  
说停就停了。  
  
别说读者意外，我自己都觉得很意外。这些年，在我心目中，日记的优先级永远是第一，如生命一般。之前，我一直觉得什么时候才会停更日记？是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眼睛不好使了，手脚也不听使唤了，颤颤悠悠的打出最后一行字：此生很美好，来世再相逢。  
  
为什么突然又变卦了呢？  
  
是因为，我内心深处有个执念，这两年越来越强烈，我要买个茅盾文学奖，来证明我是一名真正的作家！  
  
买个？  
  
对！  
  
茅盾文学奖是国内文学最高奖项，可以理解为中国版诺贝尔文学奖。我对这个奖项非常熟悉，有多熟悉？  
  
我跟每一位活着的获奖作家都有合作。这个不是吹牛，是真的，来我们书店看看就行了，他们都给我写过祝福，我朋友圈经常晒。  
  
这么牛？  
  
因为，我是开书店的，主营名家签名书，准确的讲，主营茅盾文学奖系列。就是因为我对他们太熟悉了，从而知道茅盾文学奖这玩意是怎么运作的。  
  
怎么运作的？  
  
一分为二。  
  
一类是真正的好作品。例如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、贾平凹的《秦腔》、莫言的《蛙》、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、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等。  
  
一类是运作上去的。我不列举了，去豆瓣看看评分就行了。  
  
有的获奖作家一生就写过那么一本书，更有甚者，是俩人合伙写了一本，比我还不要脸？！  
  
要参选茅盾文学奖，首先要有部作品。  
  
日记肯定不行。  
  
必须是小说。  
  
为此，我咨询了德高望重的大作家，写什么题材最容易获奖？他跟我讲，一个人最好的作品，一定是写他最深入、最熟悉、最有见地的领域。你呀，好色，那么就写女人，不是写情写爱，而是用女性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，如老贾刚写的《暂坐》。  
  
好！  
  
于是，我开始构思。  
  
我以什么身份切入呢？  
  
我想到了一个人，我的路虎卫士车友，在青岛开理发店的。他的手艺非常好，说是张瑞敏的头都是他给理的。定期还搞直播分享一些做头发的经验，80多万粉丝。很多人专门飞到青岛找他做头发，最远的来自加拿大。  
  
穿越可可西里时，他的帐篷抗风级别不够，晚上钻进我帐篷了，那晚我们聊到了深夜，他如数家珍般的给我讲述这些年他遇到的名媛们，谁腚上有颗痣他都知道。  
  
就你了，我来扮演你。  
  
在停更日记的半年前，我就开始酝酿这部小说。  
  
我还有个短板，需要补理发知识，什么脑袋适合什么发型，咱不能写的太外行。我想等我停更日记后，先找个理发店系统学习一下理论基础再开写。  
  
一直都没想好什么时候停更日记。  
  
没有决心，没有契机。  
  
巧的是，因为爬山，队友怂恿我写历史。写历史需要绝对聚焦，若是一边写日记一边写历史很容易顾此失彼，于是，借此机会，我把日记停掉了。  
  
《懂懂学历史》只能算是停更日记的开胃菜。  
  
大菜是《懂懂学理发》。  
  
写完历史后，开始写理发。我试写了几版第一章，都不满意，总感觉怪怪的，也说不出哪里怪，很勤奋，很用力，就是没有酣畅淋漓的感觉。我拿着试写的几版去找大作家，请教一下，写日记咱是行家，写小说人家才是专家。  
  
大作家首先批评了我，认为我说“买”茅盾文学奖是很荒谬的想法，这是国内最公平的文学奖项，几十位评委，不可能有作弊行为。  
  
让我以后，改一改这个说法，容易贻笑大方。  
  
另外，大作家认为，什么样的文字有力量？真实的。你何必去当个托尼老师？哪个托尼老师有你经历丰富？你就够风流够倜傥的了，本色出演吧，继续当你的懂懂就行。剧情不以是否奇葩为评判标准，只要是真实发生的，哪怕再离奇也有感染力。是假的，你构思的再合乎常理，也没力量。你试写的这些为什么没有力量？因为，你写的都是你从来没经历过的。  
  
大作家送了我一句话：写小说，不是瞎编乱造，小说为什么那么容易引起共鸣？因为，除了人名是假的，其它的都是真的。  
  
一语惊醒梦中人。  
  
那，我就回归了，这本书也不叫《懂懂学理发》了，就叫《懂懂学恋爱》。  
  
我这个年龄写，正是好时候，年龄再大一点，可能看这些情呀爱呀太幼稚，年龄再小一点呢？容易浮于皮肉，专注于什么姿势什么场景，显的很低俗。  
  
如今呢？我处于濒临阳痿状态。  
  
很平静，又很有活力。  
  
能跨过性去看待男女关系。  
  
这本书，我是奔着茅盾文学奖去的。若是他们不识抬举不发给我？  
  
也不要紧。  
  
我自己封个。  
  
  
懂懂  
  
2022年2月11日  
  
第一章《韩丽萍》  
  
有时，我在想，我的初恋是谁？  
  
初恋都不记得了？  
  
不是！  
  
而是，我拿捏不准初恋的标准是什么。  
  
若是我暗恋的？  
  
那，高中就有。  
  
若是双向奔赴的？  
  
那，大学才有。  
  
若是需要有实质性的？  
  
那，要更晚一些。  
  
她们是不同的人。  
  
我出生的家庭还是有些不寻常的，算是世家。  
  
什么世家？  
  
迷信世家。  
  
我娘是远近闻名的神婆，凡是医生看不了的病，我娘都能看。不是我娘会看，而是我娘的师傅会看，我娘的师傅在哪？  
  
我家堂屋门后的神龛里。  
  
神龛是纸糊的。  
  
每当有人来看病，我娘都是先烧香，然后咣当咣当磕头，一边磕头一边念叨着病人情况，来自什么村，生了什么病，希望师傅能赐副药。  
  
等香灭了。  
  
药就有了。  
  
药方，我都能背过。若是小孩半夜总哭，那么则诊断为丢了魂，魂不是让别人给弄去了，而是死去的祖宗稀罕这个娃，喊去玩耍了，怎么召唤？半夜的时候，用簸箕端着孩子的衣服，去十字路口烧纸，念叨着，娃呀，跟我回家吧，然后端着簸箕回家，把衣服给孩子披上，魂就有了。  
  
若是大人生病了呢？  
  
则诊断为，老人在那边过的不好，缺钱了，缺衣服了。缺钱则需要烧纸，缺衣服则需要糊上几身纸衣服。若是最近连雨天呢？我娘则推断老人在那边漏雨，需要扎个新的楼房烧过去，同时要去坟上填土。  
  
都说我娘看病厉害。  
  
厉害到什么程度？  
  
镇上医院的副院长，他娘病了，他也亲自来找我娘，磕头磕的很虔诚，腚撅的老高，磕完头还放了100块钱在神龛的位置。  
  
他自己看不了？  
  
对的。因为在民间有个说法，病分虚实，医院只能看实病，虚病还是需要神婆。  
  
我娘看病赚钱不？  
  
不要钱，我娘把这一切都理解为了修行，积德。  
  
为我积的。  
  
虽然不要钱，鸡蛋、红糖倒是收了不少。  
  
我爹呢？也搞迷信，但是他瞧不上我娘搞的那一套，觉得全是瞎忽悠。每当我娘生病需要打针吃药时，我爹就会调侃一句：你师傅不灵了？  
  
我爹搞什么迷信？  
  
周易、八卦。  
  
在他眼里，这不是迷信，而是科学。他没有师从何人，而是自学成才。从地摊上买了本《算命不求人》，随身携带，遇到个人就按图索骥，给人查查是什么命。  
  
自认为，很准。  
  
那，肯定先给儿女算算。  
  
我是什么命？  
  
八个字：招蜂引蝶、剑走偏锋。  
  
我爹自己是什么命？  
  
发如猛虎、败如浪沙。  
  
意思是说，他发家发的很迅速，而家业则是一点点败的。他认为很准，因为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上过县里的光荣榜，是正宗的万元户。别家的万元户多是预估，连来年的收成都算上了，我家的万元户是实打实的。那时我们家有养猪场，一栏就不止万元，而且，那时我们家还有拖拉机呢！败是怎么败的？我爹认为这个浪沙就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，上学、买房、结婚、生子，把他活活掏空了。  
  
给我算的准不准？  
  
我认为不准。  
  
先说招蜂引蝶，一直到读大学，都从来没有女生主动喜欢过我。甚至在我的认知里，觉得女人压根就不可能主动喜欢男人。  
  
我发育的比较晚，高一高二时，小鸡还跟小学生的那么大。记得月底大休回家时，我爹还半开玩笑的掏我的蛋，我知道他担心什么，担心我这方面发育不良，影响传宗接代。  
  
所以，在男女问题上，我也很迟钝。  
  
一直到高三，才隐约开始喜欢女生。  
  
我喜欢的第一个女生，很丑，差不多相当于我在男人中的丑位，应该没有男生喜欢她。但是，我觉得这样的女生喜欢起来更安全。  
  
没人抢。  
  
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喜欢她哪点？  
  
可能，只是因为，她是个女的吧。  
  
我是理科生里的文科尖子，语文动不动考130多分。语文老师很器重我，经常利用早读时间找我谈话。其中她就试探过我这个问题，班里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呀？我就跟她讲了我喜欢谁，她略惆怅的感叹了一句：你好好读书，等你考上了大学，还有更好的在等你……  
  
潜台词可能是，她也太丑了吧！  
  
毕业时，我鼓足了勇气，跟我暗恋的这个女生讲，我非常非常喜欢你，当然只是单纯的喜欢，你别多想。她直截了当的拒绝了我，跟我讲，她暗恋我们班一个打篮球打的很好的帅哥，对我，实在无感。  
  
我也理解，毕竟，她看我，可能觉得我太丑太平庸了。  
  
我实在，没有任何闪光点。  
  
我们那时，应届生很难一次考走，复读个一两年是常态。按她的学习成绩，大概率要复读两三年，具体我也没有再关注，只是听说考了专科。  
  
再次见面时，她刚参加工作，休假回农村老家。  
  
我已婚。  
  
另外，我还有辆70多万的VOLVO小轿车，专程跑到她老家去接她进城吃顿饭。  
  
她胖了。  
  
也邋遢了。当时是冬天，她穿了一件浅绿色的羽绒服，胸口让左右胳膊摩擦的发了黑，袖口油乎乎的。  
  
还有，特别能吃……  
  
当年的美好荡然无存，一切都放下了。  
  
从那后，再也没见过，因为她嫁到外地了，很少回来。有微信后，加了微信，日子过的一般吧，应该是在化工厂工作，印象最深的是她跟团去了趟台儿庄，发了19组朋友圈。  
  
没拉过手，没亲过嘴，更没被她喜欢过。  
  
在高中谈恋爱，会被全校通报批评，当然，暗恋可以。在大学呢？又是另外一个极端，仿佛人人都必须谈恋爱。  
  
大一时，我谈了个女朋友，叫苗静，兖州人，是我舍友的女朋友给介绍的。原本就认识，一个班的，我们班额比较大，106个同学。  
  
拉过手。  
  
这是极限亲密动作。  
  
没谈多久，她就不喜欢我了，原因是什么？  
  
那时，我总是上网，不爱学习，考试成绩倒数前十名。她觉得，像我这样不爱学习的人，是没有前途没有未来的，这就是分手理由。  
  
在我印象里，她的家庭比较特殊，父亲因煤矿致残，母亲是家庭妇女。夫妻俩虽然生活在一个庭院，但近二十年没有正经说过话，形同陌路，彼此仇恨，家里一分钱没有。  
  
我们那个年代，饿着肚子上学的很多，她就算一个，干着勤工俭学。所谓的勤工俭学就是在学校当环卫工人，一个月50元。加上师范院校生每月60元的补贴，靠这110元她足够生活了。  
  
她几乎不买衣服，一年到头穿校服。  
  
临上大学了，都没有一件像样的内衣，穿着妈妈的内裤去上的学。啥样的内裤？农村大妈穿的那种包腚的大红大绿三角裤衩。  
  
我咋知道的？  
  
暑假时，我们都在学校住，我经常去她宿舍，能看到她晒的衣服，问过她。  
  
跟她相处的半年多，我觉得她就是另外一个她妈，很容易极端，认死理。分手后，哪怕上学路上遇到，她都选择绕路而行。一直到大学毕业，她都没再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俨然是不共戴天之仇。她跟她妈一样，只要记仇就是一辈子！  
  
她应该算是我生命里，第一个表达过，喜欢过我的女孩，只是相处的时间太短，没有太多美好的回忆。  
  
前些年，我搜了一下她的信息，发现她在高校工作，大概率是硕博连读了，毕竟曲师毕业的学生别的特点没有，就爱读研究生，考研率全球第一。  
  
我还顺藤摸瓜找到了她的微博。我去留了个言，问一切可好？第二天就被删除了，不仅仅删除了，还发了条微博含沙射影，意思是她的花园里长满了杂草，她用了俩字：拔之。  
  
看来，我在她眼里，依然啥都不是。  
  
不是在她眼里，而是在山东人眼里，只要你没有编制，你就是LOSER。我们班106个同学，除了跳楼的与转学的外，我应该算是唯一的奇葩。其他的？毕业时，要么公务员，要么研究生。  
  
在我们学校，也有鄙视链。  
  
我们鄙视音体美学院，因为他们多是草包系列，不学无术。学校是一维的，只以成绩论英雄。  
  
有没有鄙视我们的？  
  
当然有，师范专业。  
  
鄙视链的最高级。  
  
我们这些乱七八糟专业的，都是因为没有被师范专业录取而调剂的。  
  
我下一个女朋友，就是师范专业的。  
  
中文系的，矮我一级。  
  
韩丽萍。  
  
她家是滨州的。她这种轨迹就非常的清晰，若是本科毕业，回滨州教高中，若是硕士或博士毕业，可以教大学。  
  
只要是曲师的学生，不用问，肯定考研。  
  
她也是好学生系列。  
  
只是，她骨子里喜欢坏学生。  
  
我们那个年代，上网是奢侈品，也是高技术门槛。最低门槛是看看新闻，再高级一点可以打打扑克下下象棋，再高级一点的可以进聊天室，再高级一点的可以进论坛。论坛普通人只配看，为嘛？  
  
高手云集，全是专业选手。  
  
那时的论坛，真的可以称的上舞文弄墨，动不动就搞对诗。  
  
我怎么有机会上网的？  
  
这就是天意。我姐在高中教书，她们学校要参评什么先进学校，要求老师配电脑。那时电脑还不叫电脑，叫微机。老师出一半的钱，学校出一半的钱，大家都觉得贵，不买，我爹呢？要求必须买，买了给我，钱由我爹来出。  
  
就这样，我大一就有了电脑，又拉了ADSL专线。  
  
我同学还不会打字的时候，我已经在论坛兴风作浪了。今天，你看抖音上的那些草根网红，昨天还在扛水泥，今天就开奔驰大G了，速度太快了吧？  
  
其实，互联网一直都这么快。  
  
我也经历过。  
  
我一上网，就觉得自己如鱼得水。去年有个小伙特别火，叫铁山靠，纯野生状态，几乎成了抖音一哥。我觉得他很像当年的我，谁也不服，让秀才们遇上兵，自己就是那个兵，不按套路出牌。  
  
当大家在论坛上衣冠楚楚时，我则拎着讽刺、打击、挖苦走来了。  
  
所以，我一出道，就非常火。  
  
火到什么程度呢？  
  
都有后援军了。多是山东体育学院的，因为他们全是坏孩子，读高中时就天天上网，属于上网领域的高手行列，能混论坛了。我们学校的同学呢，那时还认为上网有毒，整个新闻舆论也是上网有毒，跟今天玩游戏有毒的论调差不多吧。  
  
所以，正经的大学生，很少有泡在论坛的。  
  
那时，山东体育学院这些人去找我，都跟黑社会似的，骑着大摩托车，更有甚者有人开着吉普车，真把我当偶像一般宠着。  
  
请我吃饭，轮着请。  
  
那时，我能风光到什么程度？他们来我们学校打人，我去说话就好使。  
  
后援军的大哥大叫良缘，滨州人，75公斤级大学生散打冠军。他那时也很风光，骑大越野摩托车，说是从小就喜欢。他比我早毕业两年，毕业时把摩托车送给了我，说是献给偶像。  
  
散打冠军是不是打架没有对手？  
  
也有，那时不光是他们惦记着我们学校的女生，社会上的东北小哥也惦记。东北小哥给了他一刀，差点要了他的命。毕业多年我们相聚时，他跟我这么描述的，当我挨了那刀后，我爆发了，一人放倒了他们七个。  
  
当年的战力是这样的，东北小哥第一，山体第二，我们学校体育学院第三。  
  
因为，东北小哥全拿小刀。  
  
良缘赞美过东北小哥的刀法，说是顺着肌肉纹理插进了他的小腿，没有伤到大动脉，也没有切断肌肉纤维，甚是专业……  
  
当年论坛的影响力有多大？  
  
聚会时，市长都会参加，是以粉丝的名义。  
  
不是我的。  
  
我跟韩丽萍就是在论坛认识的。她为什么会混论坛？中文系的普遍混，因为当时论坛是文人的天下，最活跃的几根葱是报社与宣传部的，觉得自己都是专业选手。韩丽萍是到论坛上去学习。  
  
结果，遇到了我这么一个奇葩。  
  
我奇葩在哪？  
  
写法独特，追求简单的文字。  
  
冷嘲热讽，谁热我调侃谁。  
  
也差点挨打。有次我调侃信用社一个写手，激怒了他，他扬言要让他大哥打我。他大哥叫拉登，是论坛上很活跃的一个人，说是做工程的，很有钱。  
  
我是真害怕了。  
  
毕竟，咱没经过事。  
  
是不是跟今天的网红掐架很相似？  
  
年度聚会时，大家相互介绍认识，拉登握着我的手可开心了。他说，好弟弟，终于见面了……  
  
我心里的石头才放下。  
  
主要是，咱那时太年轻，总以为人家说要打死咱，就真的要打死，其实可能只是一句调侃，咱自己认真了。  
  
为了防止真的挨打，我还求助过山体的这些兄弟姐妹，意思是若是人家真来打我，你们不能袖手旁观。  
  
为此，我跟他们团结的更紧密了。  
  
我跟他们在一起，遭受的舆论压力很大。在我自己同学眼里，我是混瞎了，毕竟体育生代表着学渣，代表着没有未来。  
  
实际上呢？  
  
20年之后，回头看看，这些体育生都混的很好。  
  
为什么？  
  
家庭基础好。  
  
韩丽萍跟我认识后，就当起了我的小迷妹，也基本确立了恋爱关系。我们那时确定恋爱关系只是能拉手，别的都不行。  
  
在我的记忆里，她是一个很甜蜜的女孩，貌似从来没生过气，说起自己的爸爸妈妈，全是幸福的话题。说她妈嫌她不会纳鞋底，说以后找了婆家不会做针线活咋办？她爸应该是个乡镇教师，还给她写信，用毛笔写的，劝她好好读书。  
  
只是，骨子里很叛逆。被我带入了山体这个圈子，她竟然很是喜欢，有那种当黑社会大嫂的感觉。尤其是一点，我们那个年代，若是去饭店吃顿饭，那绝对是奢侈，而这些体育生呢？顿顿去。大家总是先照顾她，让她点菜，让她坐C位，无微不至的关怀……  
  
她跟坏孩子在一起，同学不议论吗？  
  
她跟我谈恋爱，没跟任何人说过。  
  
想起来也挺浪漫的。周末的时候，山体的小伙伴开着大吉普拉我们去海边，那个大吉普连顶篷都没有。我们去海里游泳，打沙滩排球，在海边野炊。就是在这样的活动里，我跟韩丽萍有了进一步的亲密，亲吻了。不是那种把舌头放进去的，只是嘴对嘴，手揽着腰，不能乱动。  
  
生怕枪顶着她，还要躬着身子。  
  
很美好。  
  
她不关心我的学习成绩，也不在意我能不能毕业。当时我对学业已经彻底失去兴趣了，失去兴趣的根源是什么？  
  
我找到了钱。  
  
怎么找到的？  
  
随着宽带的高速普及，论坛用户门槛降低，帖子质量越来越差，水帖太多，于是我有自立门户的想法，想自己做个论坛。  
  
在山体后援军的支持下，我有了自己的论坛，其实就是我一个人的舞台。我把原先论坛上的读者都拉过来，他们也帮我继续吆喝。  
  
一个人也能撑起一片天？  
  
那时的我，非常勤奋，每天一睁眼，挨着回复所有人，每天睡觉前，确保所有帖子的最后一个回复是我。  
  
绝对用心。  
  
这个论坛就是后来懂懂日记的前身。  
  
我在这个论坛上认识了一个小伙，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。我写到这里，老读者就猜到他是谁了，对的，就是他。当年的他虽然比我有才华，但是，他不如我有见识。当时他已经在上海工作了，实习期，打电话不要钱，给我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。为什么说他不如我有见识呢？我们俩第一次见面，他坐火车来的，钱是放在内裤里的，取钱还需要去厕所。  
  
他对我很好。  
  
有多好？  
  
他怕我上学没钱花，发了工资先分我一半。  
  
他那时，一个月五千多。  
  
我们俩没事就打电话，聊互联网的未来，聊怎么赚钱，天天在网上研究谁教人赚钱。研究来研究去，我们共同认识了一个人，惰惰。一搜，发现很多人都骂他是骗子，我研判以后，推测也是个骗子，因为他太能吹了，说有人跟着他一个月20万美金的收入。那个年代20万美金什么概念？  
  
学费好几千块钱。  
  
我不舍得。  
  
研究生认为，行不行的至少要试试，他敢那么宣传，就说明肯定有两把刷子，真是骗子不可能活跃了这么久，而且还有这么多大V给他站台。  
  
惰惰搞的那些，全是国外的广告联盟，当时核心是域名停靠。其实这个东西门槛非常高，要懂英语吧？要懂技术吧？没想到，研究生就是为这个东西而生的，他第一年就赚了200多万。  
  
这样的人，是什么比例？  
  
学员里的千里挑一，这也导致惰惰的学员两极分化。一类把他当教父对待，感觉他改变了自己以及家族的生命轨迹。一类把他当骗子，觉得白白扔进去了那么多培训费，一分钱都没赚到。应该说，绝大多数人都把他当骗子了。别说那些没什么文化的，我算比较有文化的，我都搞不了。最简单的，做1000个英文网站，你能搞的了吗？！说起来非常简单，做无数的目标网站，守株待兔式获取英文搜索流量，流量再点击网站上的广告产生收入。后来有人给延伸到了网店领域，就是前些年非常火的店群概念。  
  
这个业务一直到什么时候还很疯狂？我认识我现在的媳妇时，应该是2008年了，我媳妇那时跟着惰惰的徒子徒孙学，一天利润5000多人民币。我就是因为看中了她这一点，才娶的她。  
  
研究生一直跟我讲，懂懂你别做，你做不了，我做，分你钱，你专心写。  
  
在那个年代，研究生的这类蜕变？  
  
多的是。  
  
收入差别，只取决于一点，你是否相信。  
  
这种颠覆性的信。说实话，哪怕我们嘴上承认信，心里也不敢信，今天为什么大家都敢信了？因为网红收入被曝光了。  
  
那真的是一个抢钱的时代！  
  
当然，也不是谁都能抢到，任何领域，任何赛道，都是二八原则。  
  
我跟研究生算是同时起步，走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，他是选择了闷声赚大钱，一直到今天，依然是这个风格，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，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。我走了成名路线，但是一直都没什么大钱，而且从一出道到今天，基本都靠读者供养，自己并没有什么赚钱能力，我的车、房多是读者给买的。  
  
我们俩现在依然是好朋友，只是交流的少了，渐渐成了两个阶层了，他远高于我。  
  
读大学时，我有多少钱？  
  
我们学校旁边是山东水利学院，时任学生会主席准备留校，他到我们学校演讲，分享自己的创业录，说自己通过在大学城卖收音机卖袜子卖洗发水赚了20万。我心想，至少有18万是有水分的，可能是卖了20万的营业额吧？  
  
而那时的我，已经有30多万的存款。  
  
什么概念呢？  
  
可以理解为，今天一个大学生，有300万的存款。  
  
我写文章，有我写文章的好处，那就是我可以快速的与各大门派的写手成为朋友，如SEO领域的王通，站长领域的图王，包括，我跟惰惰也成了好朋友。这些人，今天存在感不强，在当时？那，绝对是一方诸侯。蔡文胜、李想他们都混迹于这些圈子。为了混入这个圈子，我写了三年关于互联网推广的题材，只是纸上谈兵。  
  
我拥有了人脉资源，就可以源源不断的为研究生输送信息炮弹，他赚了钱自然会反过来养我。  
  
若是没有赶上互联网发展的热潮，我大概率只能勉强毕业，去企业上班了。而赶上了浪潮呢？  
  
我就是为互联网而生的。  
  
大家觉得不大对呀，会写文章的人有的是。  
  
是的，但是，适合互联网风格的，很少。这玩意不是培养出来的，纯粹是天生的。我不是今天才这个风格写作，我当年就是这个风格，嬉笑怒骂。  
  
我这么有钱，韩丽萍知道不？  
  
不知道。另外，她的家教非常好，不花男人的钱，也不要男人的东西，我送过她一个汉显传呼机，她嫌太贵重又退给了我。  
  
那个时候，我跟山体这群小伙伴喜欢去网吧打CS。打假的觉得不过瘾，去森林公园打彩弹枪，还是觉得没啥意思。这玩意必须是近距离射击，没有CS里的战术配合，例如狙击手之类的。  
  
当时，我就有了一个很疯狂的想法，我要搞个野战激光枪出来。  
  
带狙击镜的。  
  
准确性极高的，例如用激光作为射击子弹的，你哪怕藏的很远，我用激光打中了你，那么就算中弹。  
  
这个想法，我现在回头想想都觉得很疯狂。  
  
说干就干。  
  
联系研究所，研究所的建议是做改装式研发，购买美军装备，然后在衣服、头盔上装激光接收点，枪是用高精准BB弹枪改装的……  
  
研发没花多少钱，七八万块钱。  
  
但是，在网上很火。  
  
经常有景区给我打电话，要购买设备。  
  
我不卖，因为我的目标群体不是景区，而是深度的CS迷。当时开发的很好，中弹后还有声音有锁枪有震动，射击时有真实的后坐力，狙击镜也非常准。  
  
但是，问题来了。  
  
这玩意，可靠性太差，设计线路太复杂。  
  
只设计了一套样品，动不动坏。  
  
当时我的想法是在大学城东边的玉米地里挖战壕，开发真人CS娱乐场，天真不？  
  
韩丽萍是个什么样的女孩？  
  
我做什么，她都觉得很伟大，很好。  
  
不过，一年后，她离开了我们校区，回了总部，我们就很少有机会见面了，只是偶尔会在网上聊几句。那时我貌似对女人还没怎么开窍，可能是没体验过性之美吧，一心在怎么赚钱上。  
  
我遇到了两位来自天津的企业家，他们被我开发的野战激光枪吸引了。他们也震撼到我了，住五星酒店，请吃一桌1000多的海鲜，说的话全是论语道德经，拿的是诺基亚E72，全键盘的。  
  
他们要收购我的野战激光枪。  
  
先是赞美了我，说见过这么多大学生，从来没见过这么有激情的创业者。  
  
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他们公司。  
  
他们公司是做化工的，愿意拿20%的股份来换我的这个项目。  
  
我哪懂什么股份？  
  
但是，我答应了。为什么？  
  
我觉得，通过研发过程，我已经判断出，此路不通。这个东西太易坏，根本无法市场化，市场上的那些枪为什么那么简单？就是考虑的耐用性。  
  
他们俩比我还痴迷于真人CS。  
  
给予了更深入的二代研发。奇葩的是，他们没有把市场定位在景区，而是想作为演习物资……  
  
你这，真敢想。  
  
受邀去天津参观，我很开心。我是怎么想的？他们是大企业，以后我就是副老板，出入有专车，有自己的办公室，每年都有分红，我这人生也太开挂了吧？  
  
我专门喊了韩丽萍。  
  
她陪我一起去。  
  
公司的确很大，也的确是做化工的，不过不是他们俩的，而是上面还有个老板。老板请我们吃饭，点的那条鱼就800多块钱。  
  
邀请我们住五星酒店，就是南开大学对面的那个泰达酒店。  
  
给我们俩开了一个房间。  
  
我们俩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研究电卡怎么插，浴缸怎么放水，床咋这么软。  
  
看什么都新鲜。  
  
我很开心，她也开心，替我开心，觉得小董你出息了。  
  
依次洗了澡。  
  
又穿好衣服，躺下，睡觉。  
  
早上起来都很激动，亲了嘴，脱了衣服，眼看就行了，她说，小董，你这样我就不是处女了……  
  
我不好意思了。  
  
没舍得。  
  
天津两位大哥多次提到要我身份证给我变更股份，后来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，他们继续投入研发也成了无底洞。后来，他们也没再联系我，枪的项目也拿走了。  
  
彼此都委屈。  
  
我的委屈是我投入了钱，最终啥也没得到。  
  
他们的委屈是，我的项目使他们又投入了更多，得出了此路不通的答案。  
  
后来，我把他们写进了书里。  
  
感谢他们。  
  
为什么感谢？  
  
就是因为遇到了他们，我觉得，外面的世界是精彩的，我不能把焦点总聚焦于大学城，而是应该面向全球，希望能认识更多类似的企业家。于是我转型了写作方向以及频率，正式进入懂懂日记时代。  
  
今天回头看他们俩，不过是俩大忽悠，什么企业家？应该说，是理想主义者，把产品想的过于完美。后来我也一直关注这个领域，一直都没有符合我期待的产品出现，很是失望。  
  
一直到2010年，我去深圳玩耍，在大梅沙偶遇了一群CS玩家，他们穿的全是现役军装（境外版）。这么说吧，除了枪是假的，其它都是真的。  
  
看了他们的对决，我很是激动。  
  
他们玩的，就是我当年想要做的，我想针对的就是类似的超级发烧友。他们发烧到什么程度？连通讯都采取的喉结对讲。他们玩的不是激光枪，而是超强威力的BB弹，这种枪比激光枪的射击感更真实，但是距离不能太远。我看有的队员也配有狙击镜，据他们讲，40米内，瞄哪打哪。  
  
跟韩丽萍呢？  
  
很少联系了，因为她要考研，又常年不见面，慢慢就放下了，没说分手跟分手没有区别。  
  
放下的原因是？  
  
我当偶像了，身边不缺女人了，身边的都爱不过来，哪有心思想远处的？  
  
一直到2018年，有个读者路过，说我们是校友。她是中文系的，跟韩丽萍一级的，我接着问，你们班是不是有个韩丽萍？  
  
她说，是的。  
  
我问，在哪当老师？我之前搜过她的信息，她研究生读的浙江大学，后来就没搜到。  
  
她说，她在青岛一家外企工作。  
  
就这样，我跟韩丽萍再次认识。  
  
我说，我很想念你。  
  
她问，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从来没找过我？  
  
我说，我觉得我没资格吧。毕竟我也没念完大学，在你们面前自卑。  
  
我们很相似，都已婚，都有了娃。  
  
她生活的很不错，我看满世界飞，还去日本读过书，在一家机械企业，定期需要全球参展。她在办公室工作，年薪30万+。  
  
她没怎么变，还是原来的样子。  
  
她要我照片，我没给她。  
  
因为，我老的太快了。  
  
从找到她以后，我安排同事每个月给她发一本书，偶尔我去青岛，她也问我要不要一起吃饭？我都找理由推脱了，我觉得自己是个负心汉，没有资格见人家了。  
  
最接近的一次，是前段时间，他们单位组织红色旅游。  
  
到我们县。  
  
她要到我书店打个卡。  
  
我答应了。  
  
紧张的一晚上没睡好，还特意打扮了。到中午，我变卦了，以出差的理由拒绝了她，我实在不好意思面对她了。  
  
春节，她给我发了一箱海鲜。  
  
就这些。  
  
第二章《宋老师》  
  
大学时，我足球踢的不错。  
  
足球水平与高考成绩呈反比。  
  
师范专业踢不过非师范专业，本科班踢不过专科班，专科班踢不过音体美。  
  
我在高中时就踢的不错。  
  
乃至，现在高中同学聚会，总有同学问我：还踢球吗？  
  
我在班队、系队，没有入选校队。有个很重要的原因，论资排辈。校队成员一般来自于大三大四，我们这些小兄弟需要慢慢熬。  
  
那年，大学城搞校区联赛，允许外援。  
  
有个兄弟学校女多男少，凑不起一支像样的球队，就找到我们学生会求助。时任学生会体育部副部长是我们班的，他就委托我们队长选几名不错的队员过去踢中场，当时承诺的是送身球衣。  
  
队长喊了我。  
  
我去。  
  
那边的领队是宋老师，大高个，短发，很是精神，脖子上永远挂个哨子，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，学排球的。  
  
当时，我们班去了四个。  
  
宋老师请我们四人吃饭，就在我们学校旁边的青青园水饺。  
  
那时，我还是个洗脑高手，整天给我的读者洗脑，最常洗的一句话是什么？  
  
一顿饭，要么，不吃。  
  
要么，买单。

修行从不拿不占做起。  
  
所以，点完菜后，我就去把单买了。  
  
不多，我记得百多块钱。  
  
饭毕，宋老师去买单，发现已经买过了。她很是不好意思，毕竟我是个学生，一个月生活费才多少钱？这个钱咋能由你来出呢？  
  
跟我争夺了很久，我没要。  
  
当时我已经有手机了，她要了我手机号码，意思是便于联系，通知我集训地点以及时间。  
  
踢比赛过程，直接快进。  
  
基本，一场没赢。  
  
因为，她组的这个队也很奇葩。外援不是来自同一个学校，那么就很容易形成内部小团伙，例如我断了球肯定传给我熟悉的同学。  
  
比赛后。  
  
她打电话让我去她办公室拿比赛照片。我们那个年代，照片都是奢侈品，所以我第一时间跑去了。她办公室有三个人，主任模样的在报纸上练书法，另外一个在看书，宋老师喊我坐下，要跟我谈谈话，弄的我很紧张。  
  
谈什么话？  
  
给我提了个小建议，让我改个位置，别踢前卫了，踢后卫。理由是什么？  
  
所有人都喜欢进攻，都想当前锋，最次也想当前卫。  
  
而没人愿意当后卫。  
  
10个足球爱好者，9个前锋。  
  
你，就改踢后卫，这样很容易进校队并且占据主力位置。  
  
可是，我没踢过后卫啊？  
  
她说，当后卫比当前卫简单。你面对的是业余选手，并不需要逼抢，你只需要给他足够的压迫感就可以了，球，他自己就带丢了。在一对一的过程中，谁先出脚谁输。  
  
我，若获珍宝。  
  
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这就如同我们跟山体踢比赛，我们只要能把球踢到底线就算进球，即便如此，我们也踢不过他们。他们的后卫全是类似的模式，不会逼抢，你往前带他们就陪你跑，你只要稍微带大了一点点或者想做动作，球就被拿走了。  
  
对，我应该去踢后卫，我改踢后卫后，果然如她所料，我不仅仅把位置占住了，还把号码占住了，牢牢的占住了3号球衣。走向社会后，我依然踢后卫，越踢越成熟。前几年还踢过沙滩3V3，别人都是全攻全守模式，我们是前面两个前锋，我自己在后面当后卫，自负一点说，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。现在的我肯定比20年前的我更适合踢后卫，身体更强壮了，经验更丰富了。  
  
言归正传，继续说宋老师。  
  
她不像体育生，比一般的体育生博学，是真的博学。  
  
很内敛。  
  
她是71年的，大我12岁，家在总校区，孩子和老公在那边，她在这边是独居。  
  
可能是她总是想偿还我那次请客的人情。  
  
所以，她总会找理由让我帮她一些小忙。例如电脑上不了网了，要么需要进城买些什么东西。等我帮完，她会拎一大袋东西给我，有吃的，有喝的，我记得她送我最多的是鸡胗，送了五六次。我推测她爱吃，其实我不吃这玩意。  
  
一来二去，我们越来越熟悉。  
  
熟悉到什么程度？  
  
当时她在读博，要写博士论文，她把资料拿给我，让我帮着整理，她的研究方向是运动康复。她并不知道我在网络上是个写手，只是觉得我是个本科生，又没有考研计划，比较闲，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帮她整理资料。主要是翻译工作，从英文翻译成中文，那时的我还是懂英语的。  
  
就这么交往了半年多，一切都很正常，我尊称她为宋老师，她喊我董同学，标准的师生关系，没有任何的不正经。咱连那个念头压根都没有过。  
  
那是胡来。  
  
当时，我在大学城骑了一辆700多块钱的变速自行车，已经很牛了。有段时间宋老师要带外地过来集训的排球队，排球队每天从他们学校跑步到海边，她就把我的自行车给借走了。  
  
还我自行车时，她非喊我去她家吃水饺。  
  
一室一厅，大学城旁边的新建小区，她租的。  
  
说是吃水饺，其实还炒了菜，还弄了瓶红酒，张裕解百纳，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喝酒吧？之前从来没喝过酒，喝的有些小晕。她说了一句我现在还记忆深刻的话：你跟别的同学不一样，你的未来不是在哪上班，而是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，你要相信你宋老师的眼光……  
  
好肯定的赞美。  
  
我也心花怒放，真的吗？  
  
她送我送出了很远，当时大学城周围一片荒地，还种着玉米，我可能是喝迷糊了，突然抱住了她，而且手还乱动了，放到了她的屁股上，然后就再也不敢动了，她也没动。过了一会，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你还是个娃娃。  
  
因为这个事，我特别内疚。  
  
次日给她发信息道歉，打电话道歉。  
  
她的意思是她喝多了，什么都没记得，很委婉的提醒，不要再提。  
  
她很喜欢足球，只会看，不会踢。  
  
对于我改踢后卫的事，她很重视。特意约了山体一位助教，非在编老师，教足球的，想喊着一起吃个饭，让给我讲讲后卫的踢法以及该做一些什么样的针对性训练，例如如何提高转身速度，如何合理的利用身体卡位。  
  
我也很重视。  
  
给助教买了双球鞋，500多块钱，就在大学城体育用品店买的。  
  
席间，聊的特别好。  
  
助教还约我利用周末时间去找他训练，他周末带业余队。对于我送他的球鞋，他多次以茶代酒说了谢谢。  
  
各回各家，我回到宿舍了。  
  
宋老师打电话找我，让我去学校门口找她。  
  
她把球鞋给要回来了，咋能送这么贵重的东西？送个三五十的就罢了，你还是个学生，咋能乱花钱呢？明天就去退了，瞎胡闹。  
  
我知道，她心疼我乱花钱了。  
  
我只好，从了。  
  
事后，助教老师也很用心，专程打电话让我去跟随他训练，的确很有收获，特别是卡位。过去我们都是追着球跑，他认为作为一个后卫要学会预判，你要知道对方带球要走一个什么线路，你要以最快的速度抄近道卡在他的必经之地，等他。  
  
用脑子踢球，而不是傻乎乎的追着球跑。  
  
因为鞋退回来了，我也很内疚，改送了他一身海澜之家的衣服，也是500多块钱，没让宋老师知道。  
  
后来，宋老师还带我宴请过一个老师，就是我们学校负责集训校队的体育老师。他们是同行，彼此都熟悉。宋老师把我推荐给他，意思是董同学踢球很聪明，身体素质也不错，很适合踢左后卫，若是有合适的机会，带他锻炼锻炼。  
  
话已经说的很明确了。  
  
所以，我顺利获取位置，我参加集训没多久就成主力了。  
  
这东西是这样的。  
  
你的大赛经验越多，你踢的越放松，别人越无法撼动你的位置。毕竟大家都不是职业选手，哪来的什么天赋型选手？  
  
幕后，还有宋老师帮我出谋划策。宋老师认为，你踢前锋或前卫，只要组织不了像样的进攻，就说明你不行，但是踢后卫不是，技术是次要的，关键是跑动意识和防守态度，如何评判你是不是一名优秀的后卫？就是四个字，拼命三郎。  
  
我记在了心里！  
  
另外说一句，我儿子从小选修足球，最初也喜欢当前锋，谁踢球不想进球？后来我主动找他教练，要求孩子踢后卫，儿子很委屈，我就给儿子洗脑，你看。对方前锋很牛B吧？很嚣张吧？你就是他的终结者，你是比最优秀前锋还优秀的王者，只要你站在那里，他就瑟瑟发抖。  
  
踢后卫，就一点，很容易打主力！  
  
山东，拥有全国最好的球迷市场，每到比赛日，各个市都有球迷协会组织球迷跑到济南去看球。以前我是不知道的，我一直以为只有济南本地人才去现场看球，是因为我经常代表校队跟当地球队打比赛，认识了一些球友后，才知道，他们每半个月去一次济南。  
  
你永远无法想象鲁能泰山在山东各个领域的渗透力。  
  
那时，我跟着他们去看比赛，你知道坐什么车吗？  
  
考斯特，1号车。  
  
路上动不动拉警报……  
  
球迷协会老大为一件事很发愁。别的城市的球迷协会多有统一的服装，而我们当地的没有，杂牌军，若是有人能拉到赞助就好了。  
  
我弱弱的问了一句，需要多少钱？  
  
他说，几千块钱就行。  
  
我说，那我出了。  
  
因为我是个学生，他反复跟我确认，意思是钱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家里人知道不？你父母是干什么的？咱虽然需要钱，但是不能饮鸩止渴，也不能做违法的事。  
  
我说，你放心用吧，父母都知道。  
  
老球迷肯定知道，球迷协会的第一款球衣上面都印着懂懂。  
  
其实，我有更大的野心，想把整个山东的球迷市场都给占领。我当时提出的想法是商业化运营球迷组织。  
  
何为商业化？  
  
就是解决球迷的衣食住行。  
  
我来做广告运营商，赚取差价，把球迷再分为三六九等，有能去主场助威的，有能去客场助威的，有能去海外助威的。  
  
是我当时的一个构思。  
  
这两年，我观察了一下，济南有几家球迷组织已经具备类似的雏形了。例如北看台，据说对球迷审核很严。这个事我咋知道的呢？我们当地有朋友喜欢看球，有领导也喜欢看球，每到比赛日他会开车带领导去看场，当日往返。领导貌似很喜欢北看台的氛围，意思是能否也去买个这个位置的票？朋友就咨询我，我就咨询了球迷协会，得到了答复是NO！  
  
当然，今天站在我的角度回头看我当年的商业构思，是有逻辑缺陷的。对于商家而言，他们宁愿花500万在球场围栏上做个10秒的广告也不愿意花10万元在球迷身上做广告，这不是性价比的问题，而是广告平台的等级会映射品牌等级。这就是为什么品牌宣传里总喜欢带那句：CCTV上榜品牌。  
  
因为我赞助球迷服装的事，宋老师发了火。  
  
她以为我是拿父母的钱挥霍。  
  
让我别听那群球迷协会的人瞎忽悠，意思是他们都是成年人，都有工资，咋能问你一个学生要赞助呢？简直是想钱想疯了。  
  
球迷协会送了我两个名额。  
  
我邀请了宋老师。  
  
路上，我以讲别人故事的名义，给了她一些暗示。我讲的是中科大研究生的故事。她略有领悟，提醒我，就是有钱，也要攒着花。  
  
我的意思是，这点钱，不叫钱。  
  
她又批评了我太膨胀，当时她对我的推测应该是有个两三万的储蓄。  
  
那场比赛是晚上开赛的，踢北京国安，算是死对头。现场球迷非常多，站着都很挤，又是夏天，热的要命，全程大家都在又蹦又跳，光骂傻逼就骂的口干舌燥。是对骂，也是一种球场文化，人家骂咱，咱骂回去。  
  
而且很有节奏，敲着鼓。  
  
进球那一瞬间，全场沸腾了，我跟宋老师竟然激动的拥抱了。松开拥抱后，我没有松开紧握着的她的手。  
  
她也很兴奋，使劲攥着我的手。  
  
返程路上，大家唱了一路：我们是风，我们是电，我们是橘红色的火焰……  
  
鲁能泰山的队歌。  
  
司机开车很霸道，高速上有事故堵车了，直接拉着警报走应急车道。  
  
到大学城，已经凌晨2点多了。  
  
我回不了宿舍。  
  
她说，去我那吧，我那有个沙发。  
  
我说，不合适吧。  
  
她说，没事，凑合一晚上吧。  
  
进屋后，她就把我锁卧室了，不让我出来，说她要先洗澡，又蹦又跳一晚上全是汗，她洗好以后，让我去洗。  
  
她把床铺收拾好了。  
  
让我睡床，她睡沙发。  
  
我不同意。  
  
她说，我习惯躺在沙发上睡觉。  
  
又是凌晨，我迷迷糊糊醒了，莫名的勇气，我去了沙发。天没亮，她还在熟睡，我也不大会，手忙脚乱的，只觉得很热很烫，仿佛小鸡掉进了滚烫的米粥里，也就是两三秒，就烫熟了。  
  
什么感觉？  
  
什么感觉都没有，一片空白。  
  
也没看到长什么样，也没仔细体会是什么感觉，就那么没了。  
  
她推开我，意思是让我回去睡觉。  
  
我醒来时，已经九点多了，她早收拾好了，做了早饭。我很是害羞，先是道歉，她没接话，让我抓紧吃饭回学校，她还有课。  
  
吃饭时，也没敢看她。  
  
她又一次把我送出了很远，跟我说了几句掏心窝的话，意思是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个事，自己也要忘记，保护我，也是保护她，问我能做到吗？  
  
我说，能。  
  
她问，第一次？  
  
我点了点头。  
  
中午，给我发信息，让我给买药，写了药名。  
  
我买了，给她送去。  
  
那药叫毓婷。  
  
我弱弱的问，要不要请你吃饭？  
  
她说，中午有安排了。  
  
从这开始，她就疏远我了，而且她要回总校区去筹办运动会，很久不能回来。  
  
人，一旦开了性，可能就很想。  
  
我总是做春梦。  
  
我们那个年代，跟同学睡觉的概率很小，因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，都觉得只有结婚才能睡觉。也没有开房文化，学校周围也没有小旅馆。  
  
想来想去，我瞄准了山体小师妹。  
  
小师妹跟我个头差不多，练投掷的，与我想象的不同。在我的想象里，练投掷的应该都是大胖子，她不胖，稍微显壮而已。  
  
只有17岁，她应该是没读过高中，从体校考上来的。  
  
小迷妹。  
  
她其实读不懂我写的那些。  
  
只是觉得，我会写东西，就很高深，是个值得崇拜的文化人。  
  
咱没经验，觉得慢慢相处着吧，就以偶像接见粉丝的形式，偶尔见个面，吃个饭，聊正经事。看来，我还是太嫩了，她什么都懂，半开玩笑的问我是不是想好事？  
  
我又有点怕她。  
  
为什么？  
  
她跟我讲，之前跟男朋友怎么吵架？  
  
她说不吵架，都是直接干架，以干晕为准。男朋友是练长跑的，打不过她。  
  
我心想，我对你可没感情，咱又是隔壁学校，到时你来我们学校把我打倒了，多丢人？我顾忌的是这个。  
  
那时，羽泉来搞演唱会。当年的羽泉差不多可以类比今天周杰伦的人气。  
  
门票，一票难求。  
  
小师妹就问我，能否搞到羽泉的门票？  
  
我就请了她。  
  
她是很开心。  
  
结果呢？遭遇了黑心主办方。大家以为是羽泉的专场演唱会，实际上呢，前面全是本地歌手在唱。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骂声中，羽泉出场压轴唱了几首歌。待主持人宣布演唱会结束时，大家依然不退场，高喊退票，折腾到很晚。  
  
出了演唱会，小师妹不想回去了。  
  
我们俩在市区找了个酒店，完全是另外一种体验，她就跟石头那么硬，任你对其千锤百炼，她吭都不吭一声。  
  
她要是枕我胳膊？压的我胳膊发麻。  
  
反过来了，我当女的。  
  
她一揽我头，我总感觉我是躺在泰森怀里。  
  
后来，我发现她真是个爷们，上厕所不是坐，而是两只脚骑在马桶上，就跟耍杂技似的，问我是不是第一次？  
  
我说，是的。  
  
她说，按照规矩，我要给你包个红包。  
  
说我是她遇到的第三个第一次，集邮一般的兴奋。  
  
也不知道从哪学来的这些江湖道道……  
  
我们说的好好的，就是回学校后，谁也别联系谁了，可是呢？她回学校就变卦了，非去我们学校找我，要帮我洗衣服，要帮我打饭。我不敢让她去我们宿舍区，若是同学们知道我找了个体育生当女朋友？那，成了笑话。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，咋能跟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交往呢？  
  
吓的我，没敢回宿舍。  
  
一个周都没敢。  
  
她终于放过了我。  
  
好久好久没联系。过了至少一年，跟我说又谈恋爱了。奇葩的是，是跟女生谈的恋爱，有人追她。你们的世界我搞不懂。  
  
但是，我对她也很内疚，因为感觉欺骗了人家。大四那年她是提前把学费花了，很是头疼，我帮她缴了学费，以后就没怎么联系。应该说羽泉那天就是最后一次见面。参加工作后她联系过我，她在银行工作，问我愿意不愿意包养她，她愿意为我生儿育女，我没同意。  
  
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总有这些古怪的想法。她家庭情况非常好，也不怎么缺钱，可能缺爱吧，爸爸妈妈都有了新家庭，只愿意出钱给她，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她那么想疼我，非要去给我洗衣服，给我打饭，要陪伴在我身边……  
  
那时我太年轻，没心没肺，占完便宜就跑。  
  
从QQ更换到微信后，我就找不到她了，也不知道她到底过的怎么样。  
  
故事回归到宋老师身上。  
  
我提出，我要退学，她坚决不同意。她觉得，你就是熬也要把文凭拿到手，一个人最大的硬伤就是没有文凭。虽然你的人生未必需要文凭，但是你要有，否则，你永远都觉得是心中一个痛，一辈子都在为其弥补。  
  
那年学费，我没缴，我是有计划退学了。  
  
她知道后，她去给我缴了。  
  
我有两门没考，她去帮我联系补考。说起来容易给学校丢脸，我们这个专业是第一年设本科专业，没有老师，也不上课，这也是我能如此自由的缘故。其实有个更奇葩的事，我们连辅导员都没有，班长就是我们的爹。你想，我动不动半年不去上课，都没人知道，考试怎么考？总部派老师把答案写黑板上。  
  
就这样，我都能挂科，奇葩不？  
  
我压根没瞧上那个什么本科文凭……  
  
这是我们俩最大的矛盾冲突点，我就拼命的走，她就拼命的拦，我不去补考，她就联系别人替我考。  
  
反正就一个原则，你必须给我拿到本科文凭。  
  
还有一年就毕业了，此时我已经冉冉升起了。我搞了场读者见面会，全国各地的读者都来了。我也邀请了宋老师，她很震撼，她觉得，我知道你会发展起来，没想到会这么快。  
  
那么，我的坚持，她就不再执着了。  
  
我直接离开了大学城。  
  
那跟宋老师有没有继续有过接触？  
  
没有，她变的很警惕了，没有再请我到过家里。还有，我们有时一起吃饭告别时，我伸手要握个手，她都急忙躲。  
  
我就在想，是不是我伤害到了她。  
  
当时学校出于安全考虑，让我二选一，要么退，要么回，我选择了退。毕竟我长时间不在学校里，又属于学校里的人，出个三长两短，学校没法跟家里交代。  
  
我父母是什么意见？  
  
这几乎是每个大学同学都问我的问题，毕竟考上大学太不容易了。  
  
我父母，很支持！  
  
奇葩的父母不？  
  
我父母的意思是，你觉得你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，那么我们就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是，你不能后悔。  
  
说是这么说。  
  
身体还是很虔诚的，我把户口迁回家的时候，我娘瞬间哭成泪人。  
  
我户口在外面，是城市人。  
  
我回去，就是农村人。  
  
我娘没有接受这个现实……  
  
我爹也接受不了，意思是我能否挂在镇上，别挂在村里，挂在村里他没法跟众人解释。  
  
我还是挂到了村里。  
  
我都不介意，你们介意啥？  
  
宋老师再次找我时，我已经是个网红了，身边什么都不缺了。我记得我写过，巅峰期我同时拥有过40多个女朋友，是真的。就是因为自己之前太丑，从来没有被女人喜欢过，然后从一个极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。  
  
她找我干什么？  
  
是想帮我买文凭。当时她有个消息，就是有人卖研究生文凭。怎么卖？先帮你弄本科文凭，能查到的，然后帮你报考研究生，就是你可能只是初中毕业，但是你的研究生学历是真的。  
  
等你入学后，会帮你注销本科文凭。  
  
这个业务一直到2013年还有，我有个拉萨队友的妈妈就是干这个的，一条龙服务。我媳妇曾经想弄过，我没同意，我觉得一旦扒出来，这就是你的黑历史。  
  
为什么宋老师觉得我很适合这个业务？  
  
因为，我真的是本科，高考成绩、学生证编号都是真实存在的，就是我拿个研究生学历，是没有任何BUG的。  
  
她苦口婆心的劝了我一中午。  
  
我依然没有同意。  
  
我没有同意的原因有两个：  
  
第一、我若是真稀罕这玩意，我就在大学里自己考了。  
  
第二、我以后可能飞的很高，我不想给自己留黑历史。  
  
她觉得我说的这些都太虚，她认为我考不上所以才自暴自弃了。至于飞的高不高不说，你没有学历落户是个问题吧？万一有什么机会你从政了或当作家需要写简介了，你总不能说你是退学吧？  
  
我坚持了自己的坚持。  
  
我觉得，她骨子里还是山东人，太看重这些了。  
  
是她内心有个执念，认为我应该成为一名高校老师。她觉得作家有教授头衔才是最完美的组合，如王安忆。  
  
我一直到什么时候，才懂了她？  
  
35岁以后。  
  
我总是做梦梦到高考，又考进了曲师，我学习很认真，想考研。  
  
我就理解了她说的，文凭成了我的心病。  
  
乃至，前年，我曾经有过一个疯狂的想法，重新参加高考。不是开玩笑，也不是做梦，是真的，我想再次考个本科，在60岁以前拿到博士学位。现在的我比当年的我学习能力更强，现在我闭着眼都能考进曲师，曲师早不是我们当年那个曲师了。  
  
只是，想了想，没干！  
  
我跟宋老师最后一次见面，是我儿子出生，我在QQ空间发了条说说（类似朋友圈）。那时我是QQ空间的TOP3，有多火呢？我这么描述一下吧，我随便发个说说，几千人点赞，我发篇日记，四五万人阅读。那时我的文章是收费的，年费1200元，不付费你就永远是逃票者。你想有多疯狂吧？！  
  
人生，巅峰时刻。  
  
宋老师没有联系我的前提下，直接赶到了我家。  
  
当时，我住农村。  
  
她给了1000块钱红包。大学老师这个级别的人物到来，对于我爹而言，仿佛是省长来了，手忙脚乱的。宋老师也没待太长时间，主要是客人太多，忙不过来。  
  
送她走时。  
  
她说，看着你好，比我自己好还好。  
  
一晃到了2021年，健身房搞什么评选，弄了个书架，里面搞了不少健身相关的书，其中有本是讲运动康复的，我翻了翻，发现编者里竟然有宋老师。  
  
就这些。   
  
第三章《蓝凌》  
  
从大学城搬出后。  
  
我租了套房子。  
  
自己住。  
  
我不上学了，家里人也不知道我在捣鼓什么。  
  
我爹搞了次突然袭击。  
  
来找我。  
  
非要看看我住在哪？  
  
无奈，我领他到了我的租住地。  
  
我爹，略失望。  
  
意思是，好好的本科你不读，你自己窝在这里瞎捣鼓什么？  
  
送我爹走时。  
  
我爹说，你娘总是担心你，怕你吃不好，睡不好，非让我来看看。  
  
我说，不用担心。  
  
他说，不担心是假的，你说你好好念完大学，跟你姐似的，回县城教个高中，我们照顾你吃喝，帮你买上房子，有了孩子我们帮着看着，你多享福？  
  
我说，我可不想过那样的日子，我要改变世界。  
  
他说，你可别改变世界，你能安家乐业，我们就满足了。  
  
这个事，对我触动非常大。  
  
我觉得很内疚。  
  
当年，我考上本科，在村里是何等的威风？  
  
如今？村里关于我的传言，什么版本都有。  
  
我爹我娘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？只是瞎猜测。应该这么讲，比我爹预期的要好。我爹来找我之前，可能想的版本是我跟一群人蜗居在民宅里，做传销。  
  
我决定，调整一下战略。  
  
先买房，再结婚，再干事业。  
  
省的家里人跟着担惊受怕。我也没敢说过我有多少存款，否则，我爹更害怕，肯定以为我干了什么违法的勾当，例如贩毒了。  
  
于是，我决定买房。  
  
那时，一套房子20万左右，于我而言，可以承担。  
  
但是，我不想一把付。  
  
我爹会怀疑。  
  
我怎么买的房子？  
  
很奇葩。  
  
我买了份《齐鲁晚报》，根据上面的广告打电话，然后问有什么房子，我要买。可能是我这个买法比较奇葩，打的前两个电话都是统计一下我叫什么，电话是多少，让我有空去看看。  
  
我打的第三个电话，她告诉我，有一套非常好，是领导预留的，但是他贷不下款，8号楼的801。我一听，房号很吉祥，就它了。  
  
我没买过房子，什么也不懂。  
  
反正，你说好，我就相信。  
  
我反复跟她讲，你就把我当你自己的亲哥亲弟，你别骗我，你告诉我，值不值得买？  
  
她说，值得。  
  
我说，那我要了。  
  
她说，需要付1万定金。  
  
我说，这个时间，银行已经关门了，我汇不了款，能否这样，你先帮我垫付上，我百分百要，我是曲师大的学生，不忽悠人。  
  
她说，好。  
  
那时的“我们”，好单纯。  
  
讲个题外话。2014年，有个小伙叫余欢，跟着我去日本，他是个大学生，也是个创业天才。我好奇的是，你为什么会买个比亚迪S7？他说，我对车一窍不通，去买车，只觉得这个车比较大，我又能买的起，就买了。  
  
跟我当年买房，何其的相似。不过这哥们后来买法拉利了。  
  
言归正传。  
  
次日，一大早我就带着1万元去了售楼处，帮我预留房子的姑娘叫蓝凌。她说帮我付过定金了，只是她没有1万元，只帮我付了1千元。另外跟我讲，很感谢我，因为那是她上班的第一个月，我是她的第一个客户。  
  
我很是感动，谢谢你能信任我。  
  
她也很感动，谢谢你能成为我第一个客户。  
  
当然，今天回头去看待这件事，两点都需要打个问号，她真的帮我垫付过定金吗？我真的是她的第一个客户吗？我推测，有可能只是话术而已，毕竟没看过房子而直接电话下单的概率，太低了。  
  
类似的事情，去年还发生过一次。我买了辆小跑车，4S店离我上百公里，我没空去，直接打电话买的。半年后，我派同事去提的车。4S店从上到下都很好奇，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会这么买车？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，我打完电话后就汇款了，汇款后负责对接我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联系我，可能她大概率把我归类为骗子了吧。于是我打总部电话，要求换个销售顾问，她又急忙联系我，跟我解释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回复，是她当时生病了，在输液，没有第一时间看手机。后来，给我写过一封手写信，很长，字写的很好，也是个本科生，我原谅她了，后来也成了好朋友。  
  
扯远了。  
  
蓝凌个头很高。  
  
1米7左右，颜值不错。  
  
我跟她商量个事，这个房子我付全款买，但是我要跟父母说分期买，让我爹来付那7万元首付，剩下的我一把付。但是我希望能走贷款流程，不是真的流程，是假的，否则我爹会怀疑我。  
  
对于我爹而言，出7万元首付，剩余月供我来还，他就会觉得我长大了，懂事了，愿意给他们分担压力了，从侧面也让他们安心，你看，我能还的起月供，说明我有稳定的收入啊，对不？！  
  
我爹很开心，旁敲侧击的问我：是不是有对象了？  
  
一般情况下，没有对象是不可能着急买房的。  
  
我爹来看房，蓝凌全程陪护，一口一个叔叔喊着。对于房子，我爹也不懂，问我看中了没？我说看中了，我爹就缴钱，提的是现金，说提前两天取的。取钱是带着我娘一起去的银行，理由是我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现金。  
  
我问，我娘为什么没来？  
  
我爹的意思是，我娘没出过门，怕给我丢人。  
  
房子买完后。  
  
我请我爹去海边吃海鲜。  
  
我爹问我，有对象了？  
  
我说，没。  
  
他说，我看卖房子那姑娘就不错。  
  
我说，人家看不上咱。  
  
他说，看上，咱也不要，你再怎么，也要娶个有正式工作的吧？毕竟你也是个本科生。  
  
我说，我努力。  
  
他说，你搞的那些，我们也不懂，反正就一句话，一是别太累了，二是别违法，至于穷点富点都无所谓，我和你娘操劳了一辈子，不都是留给你的吗？满够你吃喝。  
  
我说，我混不差。  
  
他说，我一直都算着你是当官的命，结果，你这好好的学也不上，官也当不上了。  
  
我说，我没兴趣捣鼓那些。  
  
直接快进到2022年春节。我带我爹我娘回家上坟，我爹又说起他算命准，说他给儿子算的是当官命，因为这个事，他自我怀疑了很多年，一直到这几年，他才自我变通，觉得儿子做的事，其实是创建了一个独立王国，儿子就是里面的国王，这不也是官吗？  
  
依然很准。  
  
我买了房子后，跟宋老师说了一声，她替我高兴，说若是缺钱，她可以帮我一些。  
  
我说，不缺。  
  
偶尔，我依然会去地方论坛上逛逛，写写随笔之类的。  
  
论坛风格变化很大。  
  
整体年轻化了。  
  
我一更新随笔，总有很多人给我发私信。这天，有个女生给我发私信，问能请我吃饭吗？  
  
我独处，孤单，寂寞，缺女人。  
  
自然，来者不拒。  
  
女孩，一看气质就是学艺术的，黄头绳、黄鞋，首尾呼应，不是学艺术的不懂这类细节审美。走路也能看出来。一问，毕业于四川美院，家是本地的，刚回来没多久，说是关注我很久。  
  
不是毕业于四川美院。  
  
没毕业。  
  
为什么没毕业？  
  
她读到大四，被人拉到青岛干传销去了。她干的很出色，一方面，她又拉了六个同学过去，一方面，她学习能力很强，成了大课老师，负责给大家讲课。  
  
她怎么出来的呢？  
  
被亲哥找回来的。  
  
说是学校回不去了，只能在本地找工作了。她懂广告设计，想找一份设计相关的工作。她之所以找我，是觉得我很活跃，貌似认识很多人，应该能帮她找到工作。  
  
别看我自己学业没完成，对于她不完成学业，我很生气。  
  
我认为，你应该回学校，哪怕求爷爷告奶奶，也要毕业，无非留级就是了，咋能不拿个毕业证呢？  
  
我问，你拉去的几个同学，恨你不？  
  
她说，不恨，都感激我给了他们全新的梦想。  
  
我问，还在里面吗？  
  
她说，在。  
  
我问，他们也都拉到下线了吗？  
  
她说，有的拉到了，有的还没有。  
  
她家是下面县城的，来回跑很麻烦。干脆，我就让她住在了我的出租屋，我管她吃喝，她也无以回报。  
  
我们合租了很久才在一起。  
  
很正式。  
  
她要求必须关灯。  
  
事后，她半哭着问我：我是不是把第一次给了你？  
  
其实，我知道，她不是。  
  
我反过来给她压力，我是把第一次给了你。  
  
一直过了很久我才知道，她为什么一定要关着灯。因为她在青岛做传销时打地铺，很潮湿，背上一大片一大片的湿疹，有点类似白癜风。  
  
我看到以后。  
  
就再也没敢跟她在一起。  
  
不是怕别的，而是觉得看了特别瘆人……  
  
在一起生活了没有太久，她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。我总是劝她回到四川继续读书，她自己觉得没脸回去了，我也不愿意继续跟她耗着，帮她续了一年房费，把电脑送给了她。这个电脑就是我爹和我姐给我的那台。  
  
我走了。  
  
她完全是一手好牌打烂了。主要是父母也不懂，太由着她了，她说什么，父母就信什么。有点像我父母，但是又不像。  
  
后来，她发展的如何，我没再关注。  
  
没有文凭，除非有创业天赋，否则？  
  
寸步难行。  
  
有时，我甚至在想，她若是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大概率又会回到青岛继续搞传销，因为她骨子里是认可这个模式的。她知道是击鼓传花，但是她认为自己会是整个游戏的上层玩家。  
  
我又搬回大学城了。  
  
我没好意思搬回我们学校，而是去了山体。这样，我可以天天踢球，还可以跟那群哥们吃喝玩乐。  
  
在这里，我认识了一个单亲妈妈，算是个小富婆，开了辆天籁，孩子7岁了，学足球，她本身是中学老师，那咋又是个富婆呢？  
  
只是直觉，感觉挺有钱的。  
  
孩子很有运动天赋，当时想二选一，要么乒乓球，要么足球。乒乓球的好处是什么？中国拥有最优秀的教练团队，坏处是什么？没有绝对的天赋，很难脱颖而出。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不可逆，若是到了十七八岁打不出成绩来，那孩子的一生都耽误了，试错成本太高。  
  
选足球呢？  
  
教练水平差一些，但是行业竞争不激烈。只要孩子身体素质不错，又的确喜欢足球，家里又愿意金钱开道，打不了中超也能打个中甲，相对而言，靠足球吃上饭的可能性要高于乒乓球。  
  
但是，乒乓球一旦是天赋秉然，那绝对是世界巨星，足球成为世界巨星的概率几乎为0。  
  
她还处于两条腿试错模式。  
  
一边乒乓球，一边足球。  
  
为什么不选文化课呢？  
  
她说，从很小就发现了，这孩子就不是读书的料。  
  
当时是暑假。  
  
她带孩子参加足球集训班。  
  
那时，我经常去帮教练干一些杂活，类似助教的角色。一来二去，我就跟这个单亲妈妈熟悉了。  
  
我请她吃过午饭。  
  
她好奇的问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  
  
我说，没有。  
  
她说，那我给你介绍个吧，我们学校的同事。  
  
我问，教什么的？  
  
她说，教数学的，正式的。  
  
我很开心，为嘛？  
  
我爹我娘对我的期望，就是找个有编制的。我当时虽然在人气方面步步高升，但是对于未来，我也是迷茫的，不知道自己能飞多高。此时出身就限制了我的想象力，觉得当时的我，若是能找个高中数学老师结婚，也是完美的选择。  
  
我告诉了父母。  
  
父母特别开心。  
  
我告诉了宋老师。  
  
宋老师坚决反对，她跟我讲，你太年轻了，30岁前不要考虑婚姻，你的未来在北京，在上海，千万不要留在山东，你听我的。  
  
我咋可能听你的？  
  
我爹我娘催的急！还有，我身上农村烙印太深，总觉得一个人若是25岁还没结婚，就说明很失败。  
  
相亲，安排在了一个小茶馆。  
  
一见面。  
  
我觉得不合适。  
  
太土了，就是个农村土妞。个头不高，腚很大，穿了一件牛仔裤，我总觉得那屁股随时都会爆，鼓鼓囊囊的。  
  
看完后，我们彼此都没表态，大概率都不满意吧。但是谁都没说死，意思是相处相处看看吧。  
  
过了两天，单亲妈妈联系我，说女孩的姑姑要见见我。  
  
女孩的姑姑在事业单位上班，要对我进行一番灵魂拷问。我没敢说我已经退学了，而是说我正在读大四，她的意思是准备考研究生还是参加工作？  
  
我说，参加工作。  
  
要我带她去看看房子，我带她一起去找蓝凌，一起上楼看了房子。然后她又把蓝凌盘问了一番，意思是房子是怎么买的？首付还是全款？  
  
我不是很适应她姑姑的这种盘问，可能相亲都如此吧？  
  
后来，蓝凌告诉我，她家人又找售楼处领导调过我的买房资料，确认真的是全款买的吗？  
  
她们家人得出的答复是允许交往。  
  
一起吃过两次饭。  
  
也没啥共同语言，她聊的东西我都没啥兴趣。她总是问我，会不会考进他们学校，还问我要教什么专业。  
  
突然有一天，被叫停了。  
  
理由是，得知，我退学了。  
  
单亲妈妈也埋怨我，意思是我隐瞒了最重要的信息。  
  
我辩解，我以为这些不重要呢。  
  
她说，这东西最重要，咋可能不重要呢？  
  
若是我现在穿越回去，我会告诉那时的自己，好好创业，好好赚钱，不要考虑女人，35岁以前，不要结婚，最好，一辈子都别结婚。  
  
可是，农村娃，受到的底层教育就有问题。  
  
总是想早成家。包括我前面提到的余欢，也是20岁出头就结婚了，所以我现在教育我娃，意思是事业第一，家庭第二，结不结婚并不重要，但是有没有事业代表着你的人生有没有意义。  
  
被相亲折腾了几个回合后，蓝凌约我吃饭，是要亲自做饭给我吃。她也是租的房子，亲姐妹俩住一起，姐妹俩都是卫校毕业的，妹妹当了护士，她形象比较好去了售楼处工作。  
  
她把我带回了她的出租屋。  
  
妹妹值班，没在家。  
  
她说，通过这么多次接触，发现你脾气真的好，你爸爸给人的感觉也好。  
  
要论颜值，她是到“此时”我遇到过的最漂亮的姑娘。  
  
腿也长，脸也白。  
  
晚一次，早一次，在她妹妹下班之前，她把我撵走了，说要做我女朋友，她不介意我有没有读完大学，说不重要。而且她在完事后还靠着床头搞了个倒立，要给我生个娃。  
  
我竟然，有一丝心动。  
  
我试探性的问了问我爹，我爹坚决不同意。不同意的理由是，这个姑娘虽然长的很好，但是命薄。  
  
这期间，我总是去青岛，久而久之就很少跟蓝凌联系了。  
  
她貌似也很少联系我。  
  
虽然说是男女朋友，仿佛只是那一天是。  
  
我爹生怕我对她有意思，给我种了很多心锚，意思是这个女的长的好，一看就不是咱家人。咱就找个简单一点的，过日子的，这个女人你降服不了。  
  
后来，我为什么娶了我媳妇？我媳妇初中毕业，也没有编制。  
  
是因为，我经过自己的多次努力。  
  
实在找不到有编制的媳妇。  
  
有钱也不行。  
  
年代不行，若是今天？  
  
那……  
  
不是没找过，我那40多个女朋友，里面很多是有编制的，但是都过不了她们父母那一关。她们甚至都无法定义我到底是做什么的。  
  
我自己都没法定义。  
  
为什么我后来非要开个书店？  
  
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统一的定义，书店老板。  
  
半年后，我想问问什么时候交房？  
  
我给蓝凌打电话。  
  
她应该是在喝酒，貌似还有人在唱歌，她信号不好，喝的也晕乎，问我是谁。  
  
我说，我是懂懂。  
  
她问，谁？  
  
我挂了，说明她压根没存过我的号码。  
  
就跟我爹预测的轨迹差不多，她终究被男人们拉下了水，那时关于售楼员是有很多传闻的。我又反过来照了自己的镜子，我何尝不是跟她有过一腿？而且，依当时经验并不丰富的我来判断，她有着不属于她年龄的松弛。  
  
一晃，到了2017年。  
  
她突然在QQ上给我留言，问我对她还有印象没？  
  
我实在想不起来了。  
  
她说，我是蓝凌，当时卖给你房子的那个。  
  
我说，想起来了。  
  
她问，方便通个电话吗？  
  
我说，方便。  
  
我把号码发给了她，她打了过来。  
  
我以为，她做直销了，因为我的经验是，凡是老朋友突然联系，要么干直销干保险了，要么就是要借钱。她大概率不会问我借钱，毕竟十多年过去了，没有感情基础。  
  
她刚出狱。  
  
做民间借贷了，她是业务经理身份，算在她身上的涉案金额是3600万，她觉得自己实在无处可去，也不愿意回到原来的城市了，问能否到我书店给我打工。不要什么回报，能给口饭吃，能让她适应一下社会就好。  
  
我答应，我的口头语是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  
  
她狱友把她送来的。  
  
她都没敢回家。  
  
我问，坐了多久？  
  
她说，2年。  
  
我问，为什么不能回家？  
  
她说，亲戚朋友的钱，都在里面，我回去，他们就会找我算账。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，我做错的事，我已经接受了惩罚，你们为什么还不放过我？何况，当时不是我拉他们把钱放进去的，而是他们求着我帮忙把钱放进去。  
  
听她的说法，她是被一个上司给算计了。  
  
顶了罪。  
  
当然，也算一面之词。  
  
我们卖书，每本书都需要认真的打包，礼品装。  
  
她非常适合这个工作。  
  
她自己说，在里面也是做类似的活……  
  
偶尔，我若是批评一句。  
  
会立刻起身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  
  
是否依然漂亮？  
  
比之前胖了，应该有160斤吧？不说别的，屁股浑圆。她自己笑着说，别人坐牢都瘦了，而她胖了。  
  
在我这里，我每个月给她3000元生活费。依然有男人来找她，给她钱。她找我帮忙，意思是她的卡全部都被查封了，她本身还有20万的法院罚款没缴，她的钱没处放，问能否放我这里？  
  
我不同意。  
  
她就自己拿着，也没有太多，三五万，我推测是之前的老朋友给她送的生活费。  
  
在我这里租了房子，安顿下来了。  
  
说适应社会，很快，毕竟她只是离开了两年而已。让我帮她搬家，我开皮卡去帮她搬的。看来，她过去跟说的真不是吹牛。她喝了酒跟我说，董老师，虽然我坐过牢，但是什么日子我都过过，一晚上十万元的房也睡过。  
  
我去帮她收拾她的东西，有些大牌化妆品貌似从来都没打开过。  
  
她说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  
  
因为，她平时住的那个家被抄了。  
  
她对我是什么态度？  
  
很怕我。  
  
跟过去截然不同。过去我们是平等的，如今我们是不对等的关系。所以她只要看到我，就会起身，站的笔直，为了避免尴尬，我很少去仓库那边。  
  
时间一久。  
  
我觉得，她适应社会了，也慢慢找回自我了。  
  
那时，大家可以自由出入我办公室。  
  
她？  
  
更没把我当外人。  
  
我的酒？包括一些比较贵重的。  
  
她拿出来就喝，根本不在意。她自己动不动中午就能喝个一斤，躺在我才可以躺的沙发上，把我的音响也打开，放着自己喜欢的歌。有时我去了，她还躺在沙发上，然后看到我以后，急忙手忙脚乱的道歉。  
  
通过这些事，我就觉得她出事不是偶然的。她属于天生胆大系列，什么规则都敢践踏，不喜欢走寻常路，包括喜欢的东西也奇葩。那时我每天骑车，骑车回来后会换衣服，她就抢着帮我洗。后来跟我讲，她最喜欢闻臭汗的味道。  
  
咱，理解不了。  
  
还有，有次我又抓到她在我办公室躺沙发上听音乐，我说了她，她这次没有道歉，而是直接把我扑倒。我使劲挣扎，她又害怕了，问是不是吓到我了，说只是想抱抱，自己都成中华鳖精了，不知道男人什么味了。  
  
主要是，我对她无感了。  
  
她完全不再是当年的她了，而是一个什么形象？  
  
很社会。  
  
她要回去了。我叮嘱了一句，不要再碰资本游戏了，那不是你该玩的。  
  
她满口答应。  
  
回去没多久，就重操旧业了。  
  
毕竟，什么行业有吸存与放贷来钱快？  
  
回去后，她的人生貌似突然快进了。没几天，结婚了，没几天，生娃了。  
  
后续，没再关注！  
  
很多朋友读到这里，会问，后来又见过那个当初给你介绍相亲的单亲妈妈没？  
  
还真见了。  
  
大作家出了本新书，在图书馆搞新书发布会，让我上台分享两句。分享完后，我就站到了人群后面。  
  
她走了过来，打招呼，董老师，还认得我吗？  
  
很是眼熟，但是不敢认。  
  
此时的她是一个什么状态？能看出来有年龄，四十岁以上，但是身材非常好，比当年还要好，应该是练了多年的舞蹈或瑜伽。  
  
她是想喊我吃饭。  
  
我拒绝了。主要是当天大作家有安排，让我一起聚餐。  
  
吃过午饭后，她竟然给我打电话。  
  
从哪弄到的号码？  
  
她跟大作家竟然有亲戚关系。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她会出现在现场，应该是大作家在亲戚群里发了预告信息。  
  
那我就不好意思再拒绝了。  
  
喊我去咖啡厅。  
  
她带着一个当兵的男人，这个当兵的年龄不大，79年的，说是正团，已经退休了，应该是技术工种吧？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兵哥哥应该是来自农村，略木讷，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。这些都不用说，我会看，毕竟此时的我已经阅人无数了。  
  
我还能推测出他们的关系。  
  
她很兴奋的跟兵哥哥介绍着我，说跟我认识很多年了，我读书时就认识，还说，我那时就已经鹤立鸡群了。  
  
我心想，你能把炮弹介绍给我，就说明我在你眼里，就那么几斤几两。  
  
都是马后炮了。  
  
因为兵哥哥在，所以我也没好意思问娃到底是打了乒乓球还是踢了足球，只是谈到他们俩要结婚了，说让我喝喜酒，我满口答应。  
  
这次，她应该是认真了。  
  
时间再次快进，2020年，大作家来我们书店做活动。我聊起了他这个亲戚，大作家跟我讲，这个亲戚很了不起，刚生了娃，高龄产妇不说，本身还有一些慢性基础病，为了怀孩子去健身，去调理。  
  
我一直在想，她应该有多大年龄？  
  
73到76之间吧。  
  
莫言那本书，很应景，《晚熟的人》。她应该是到了这个年龄才突然想过最普通、最安稳的日子，生娃也算投名状，要收心了。只是，我依然觉得他们俩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她从小就是都市女孩，他从小就是地瓜蛋，只是今天突然匹配了而已。  
  
就这些。  
  
第四章《王静》  
  
前两天，村长打电话给我。  
  
让我回去趟。  
  
统计一下我们家地里有多少树，签一下砍伐协议。  
  
退林还耕。  
  
这些年，村里人越来越少了，地越来越没人种了，干脆，大家都种上了树。一家种，家家种，都图省心。  
  
可是呢？  
  
耕地减少危及国家粮食安全。  
  
我对地里的事，不是很懂，我爹懂，我拉着他一起回去。每次我爹回村里，总有人要找他聊几句，毕竟我爹现在是城里人了，有见识，还读过老年大学，还拍抖音，粉丝还不少。  
  
我爹给人算命，也是与时俱进。  
  
20年前，别人找我爹算，孩子多大能成家？  
  
一般，我爹会说，顶多二十六七。  
  
如今呢？  
  
一般问这个问题的，孩子就已经小三十了，我爹则会回答，三十五之前，肯定没问题。  
  
哪能没问题？  
  
光我们村，三十多个光棍。  
  
大的，差不多跟我同龄人。  
  
过去是你在城里买不上房子娶不上媳妇，现在？你买上也白搭，因为大家都有。前段时间，有个小区开盘，光我们村团购了16套。现在比我小的，基本都进城了，等我爹这个年龄段的走了，村里就彻底没人了。  
  
算命先生的价值，有些时候并不在于简单的准不准，而在于，他见识多，能给予很多建设性的意见，从而改变听者的人生轨迹。  
  
毕竟，算命先生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心锚。  
  
例如孩子初中毕业，没考上高中，找我爹给算命。一方面，我爹会认真照着书上写的给念念，一方面，我爹会根据自己培养孩子的人生经验给出一些建议。  
  
什么建议？  
  
我都能背过了。  
  
孩子在20岁以前，要么在学校里，要么在部队里，绝对不能让蹲在家里。混在社会上，一不留神就能给你搞出大事来？  
  
什么大事？  
  
你看，哪个村没有三五个坐牢的？  
  
多发生在这个年龄段。  
  
我带我爹去地里看树，偶遇了我四表舅。我四表舅一脸惆怅，说是孩子刚判了，十八年，跟我爹说，没脸见人了，在村里抬不起头来。  
  
我爹说，接受现实，积极面对。  
  
说多了都是马后炮。当年四表舅也咨询过我爹，我爹认为既然不爱上学就去当个兵，若是连当兵都不爱的话，就选择出国打工，攒几年钱，买上房子，等着娶媳妇。结果四表舅不舍得娃出国打工。这娃给搞出了很时髦的罪名，四五个差不多大小的男孩强迫了一个不满14岁的女孩，还录了视频，据说还涉毒。四表舅一直替儿子喊冤，说儿子是为人家扛罪的，揽了主谋。  
  
回城的路上，我突然觉得挺佩服我爹的。他没有对四表舅马后炮，反而安慰了他，对于习惯了冷嘲热讽的农村人而言，这是何等的胸怀？  
  
我娘进城后，依然搞神婆那一套，总有乡下人来找她看病。偶尔也有都市人，但是这些都市人都有个共同点，他们多是农村出身。我观察到这个现象后，还专门写过一篇调查文学，饱受争议。我那篇文章的核心点很简单，为什么有的人信现代医学，有的人信传统医学，根源是青春期接受的教育不同。虽然有的人辍学了，其实他也在读大学，他读的是社会大学，社会大学里也有医学分类，也就是中医、神婆，而有些人呢？读的正规大学，接受的是科学的、现代的教育，所以，他们相信现代医学。这就是信仰差别的由来，彼此都觉得对方愚昧。  
  
如我媳妇，怀孕很久后，从网上买的转胎药，就是不管你怀的是男孩是女孩，喝了都保生男孩，说在她老家那边这个药很流行。我觉得我这个理科生受到了莫大的侮辱……  
  
我很认同我爹的观点，孩子在成年过程中，若是能在正能量环境中成长，那么会变成一个人才，若是在负能量环境中成长呢？则会快速堕落。  
  
也就成了，社会人。  
  
今天，我要讲的故事，就是我从大学里出来后，接触到的社会人。大家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，有些毁三观。我大学同学试读这篇文章后，把我拉黑了。  
  
我在论坛上有个小号，装深沉。  
  
别人问我多少岁，我都说50岁。我装的有多像？  
  
貌似没人识破。  
  
吸引了不少40岁左右的女人。  
  
她们不喊我大哥，而是喊哥哥。她们也有喊我见面的，我怕露馅，从来不去。  
  
有个大姐，叫绿茶。  
  
40岁左右。  
  
教语文的小学老师。  
  
她文笔了得，我们在论坛上经常有来有往，我实在没忍住，约见了她。  
  
见面后，她还是略惊讶的。  
  
哇，你原来是个娃娃。  
  
也不算娃娃了，那年我21岁。  
  
她长的很普通，有些驼背，打扮的也很朴素，喜欢舞文弄墨的。无论男女，都好色，吃饭时她总是旁敲侧击的问我，谈没谈过女朋友？  
  
我说，没有。  
  
她把我带回了家。  
  
她家在港务局家属院，很老的楼房，面积很小，感觉也就是三四十平，黑乎乎的，主要是也没开灯，孩子已经睡着了，就睡她旁边。她有个绝活，会动，使我瞬间想到了一个成语，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。  
  
到处黑漆漆的也有好处，就是看不到她长什么样。  
  
把她想象成了林心如。  
  
我战力不行，她反而很满意，认为我真的是第一次。送我出门时，让我自己留心点，别让人看见。  
  
回到宿舍后，我在QQ上问她，你是单身吗？  
  
她说，是的。  
  
回来后，我仔细咂摸了咂摸，感觉自己是被人舒服了。要是单纯这个人？我觉得挺无趣的，但是要结合她的灵魂呢？又觉得很不错，毕竟她写文章写的太好了，粉丝也不少，属于论坛的TOP10吧。  
  
但是，我并没有告诉她，懂懂那个账号也是我的。  
  
有一天，瓢泼大雨。  
  
我跟几个球友喝了点酒，那时我还不怎么会喝酒，喝一点点就晕。一喝酒就容易发情，发情就容易折腾，使我想起前段时间的一个场景，我们工地上一个手机屏幕碎了都不舍得换的工友，他给小姐转了800块钱，让派出所按图索骥喊去问话了。派出所打电话让去领人。回来路上我问他，你咋舍得800块钱？他说，妈的，喝了点酒，燥热。  
  
言归正传。  
  
我看绿茶在线。  
  
我就调侃她，问她认识不认识收费陪侍的？  
  
她问我是认真的吗？  
  
我说，是的。  
  
她问，我行吗？  
  
我说，不能乱开玩笑。  
  
她说，我也是认真的。  
  
我问，那多少钱？  
  
她说，100。  
  
我说，好。  
  
那么大的雨，她打车来了，学校后门是关着的，我先爬出去，然后再帮她爬上大门，我再爬进来，再把她接过去。  
  
进了宿舍后，我先把钱给了她。  
  
她对着灯看了看真假，然后收了起来。  
  
我说，我有点不好意思了。  
  
她说，没事，我自愿的。  
  
她收下钱以后，我就不忍心了，主要是想到她娃自己在家，又是电闪雷鸣的，我说我抱着你说说话吧。  
  
她同意。  
  
我算是采访了她。  
  
一采访不要紧，我三观全碎了。  
  
咋了？  
  
论坛上的名人，多喝过绿茶！  
  
但是，她收费这是第一次，跟别人是不要钱的。但是大家为了堵嘴或可怜她，肯定会给她钱或东西的。她说有个开蓝鸟抽中华的大哥给她封过5千元的红包，她说的这个人就是拉登。  
  
那个时候，虽然我也很浪，但是听到这些，还是很颠覆的。  
  
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那么缺钱？  
  
老人生病之类的，这些都太俗套了，核心就是两个点，她有个弟弟是残疾人，还有，她不是正式的，一个月只有千多块钱的工资。  
  
的确有才，只是这种才华不能变现。后来我看书读到了一句话，使我瞬间想起了绿茶，这句话是：复杂深邃的灵魂不一定配拥有世俗意义上更好的生活。除非能把灵感转化为创造力，并且创造出来的东西能被世俗所接受！  
  
当时的我，很不理解，为什么一个个那么正经的人，背后也干这么肮脏的事？后来我长大了，就明白了，任何有人的地方，有势差的地方，都是如此的一地鸡毛。也就是绿帽子看不见，否则？满天飞！  
  
还有，大家为什么争先恐后的喝茶？她的年龄、身材，都不重要，大家喝的是她的才华，她的人气……  
  
对绿茶，虽然有些心疼，但是没有愧疚感。  
  
因为，她跟我讲了真心话后，我反而不尊重她了，觉得她就不是个好东西，久而久之，就远离她了，没怎么跟她联系。  
  
论坛上，有个姑娘要见我，她叫王静，在银行上班。  
  
很清秀的姑娘。  
  
她是中专毕业，能进银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父亲是银行元老系列，是本地银行的筹建人之一。老头在银行退休后回村里当了支书，城中村，靠近海边，他们村的地多租给了港务局。她第一次请我吃饭，就是在她家里，家里没人，她煮海鲜我吃。那大虾有巴掌那么长，过去咱都没见过这么长的。跟我家一样，同是平房，但是完全是两个概念，他们家太干净了，竟然还有马桶。装修、家具都很现代，根本不像农村家庭。  
  
我们吃完饭走的时候，还遇到了她父亲。戴个眼镜，很是斯文，和蔼，有专职司机，一辆丰田锐志。  
  
后来，我又去过她家几次。  
  
她还有个哥哥，是做加油站生意的。  
  
只针对于渔船。这类生意一般人做不了，一是垄断，二是赊欠，渔民加油全是记账式的，年底统一结算。  
  
她哥，一看就是个土豪，头大脖子粗，大金链，大纹身，开了辆大霸道，一看他这身行头我都有些怕他，生怕惹着他被暴打一顿，当时他跟朋友合伙在港口搞铁矿砂。  
  
王静对她哥的业务并不熟悉，只是总是心疼她嫂子，说他哥动不动就消失了，去见网友去了，最远的一次是跑福建去了。  
  
王静跟我之前接触的女生都不一样，她身上有大家闺秀的感觉，阈值很高，不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生气，永远都是笑嘻嘻的，一接触我就很喜欢她。也许喜欢的不仅仅是她吧，还有她的父母，她的家庭背景。  
  
给人的感觉太好了。  
  
她也很喜欢我，觉得我是论坛第一明星……  
  
推进的非常的快，她跟着我回了两趟老家。她爸也支持，其中第二次去我家，她爸还给准备了很多海鲜，派了司机送我们回去。出于礼尚往来，我爹也来她家了，她爸设家宴款待了我爹，俩人口径出奇的一致，孩子的事咱听孩子的，孩子在一起幸福，做父母的就永远支持。  
  
但是，分开后，我爹坚决不同意。  
  
不同意的理由有两点：  
  
第一、我们两家不对等，我们家太LOW了，门不当户不对。两个阶层，即便是真成了，你一辈子在丈人面前硬不起来。  
  
第二、我爹觉得王静她哥不像好人，主要是我爹看到他的大金链与大纹身了。  
  
王静的父亲是很支持我们交往的，他有自己的阅人体系。他觉得我父亲这个人很好，那么我就应该也不错，还有我能考上本科，就说明智力没问题。没有工作这都是小事，男人有志在四方。  
  
但是，她妈不同意。  
  
理由是我没有正式工作，还有，我比她小太多，她是79年的，比我大4岁。  
  
她很听她妈的。她妈还叮嘱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，让她别轻易上床。如她妈所愿，她一直很矜持。我也很尊重她，从来没提过类似的要求，只是拉拉手。  
  
后来，因为什么在一起了？也是下雨，也是爬门，我先扶她爬过，然后我自己再爬，她说我爬门的时候屁股好翘好性感，那一瞬间动了性。  
  
她之前交往过一个兵哥哥，人高马大，属驴的。  
  
不知道她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？问我，咋这么小？  
  
就在一起这么一次。在一起没几分钟，她倒是忙活了半晚上，把我宿舍给整理的干干净净的，真是贤惠。  
  
次日给我买了一身衣服。  
  
就这么偶尔交往着，见个面，吃个饭。她妈总是催她相亲，我也鼓励她去，我也表达了我父母那边的意见，她也就理解了，另外，她年龄也大了，拖不起。  
  
突然，相亲加速了。  
  
又突然，结婚了。  
  
没领证。  
  
对象是XX局的，婚礼很是隆重，两个家族都很有实力。我随了1千块钱，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1万元吧。她让我去包间，他哥那桌，我觉得不好意思，随了钱我就走了，她说谢谢我能来。  
  
结婚没多久，怀孕了。  
  
一直到怀孕六个月，她跟我说，在住院，准备引产了，因为计划生育的缘故。拖了这么久，之前俩人没领证，需要先领证再办准生证再批引产许可，一折腾就是两三个月。在俩人去领证的时候，她才发现，对方是二婚，媒人、婆婆都欺骗了她。  
  
因为什么要离婚？  
  
有家暴。  
  
这男的不仅仅打她，还打自己的亲爸亲妈，据说上一个媳妇就是这么打跑的。  
  
那我就很好奇，你住院也没人陪你？  
  
婆婆原本是站她的，但是看她执意流产，又站儿子了。  
  
她娘家那边没人了，被催债催跑了。  
  
我好奇你为什么结婚这么急？  
  
家道败落了，家里一片愁云，她觉得自己应该主动给家人减轻负担，于是闪婚了。没想到她婚后没多久，娘家就轰然倒下了。  
  
败的太快了，她哥贷款搞铁矿砂全赔了，他爸给担保的，也全完了。她三叔看她家出了这个事，又告她爸，想篡权。她找我是希望我能帮帮她，把事情原委给写写，发到论坛上，给她爸一个清白，说她爸是一个口碑特别好的人，是退休后村里强烈邀请回来的。  
  
这个事，我肯定不能写。  
  
她引产的时候，一个人陪都没有，没办法，我把我娘给接来了，陪了她。  
  
引产后，整个人变化非常大。  
  
过去，她眉毛很漂亮，很浓密。  
  
引产后，眉毛都没了。  
  
她哥失败后，总是想翻盘，逼着她爸继续帮着贷款。她爸也帮不了，她哥就自暴自弃了，把自己锁在家里，不出门。  
  
他爸是一个腰杆很直的人，虽然被逼债的逼的离家出走了，但是电话一直开着机。因为亲戚朋友的钱都放在她哥那里了，他要认，亲戚朋友骂，他要听。多年后我读到了赵德发老师的《君子梦》，里面的主人公在大街上任众人唾弃，我立刻就想到了王静她爸这个人，太像了，只是教子无方。  
  
直接快进。  
  
过了五六年，我路过她所在的银行，过去跟她打了个招呼。  
  
又老了一圈。  
  
说是结婚了，嫁给了一个在网上卖农产品的，还没有孩子。  
  
我问，你哥呢？  
  
她说，在圆通开车。  
  
我问，你爸妈还好吗？  
  
她说，我爸癌症走了，去年走的，我妈在帮我哥看孩子。  
  
一个那么好的家庭。  
  
毁在了大金链手里。他不是个例，那些年玩铁矿砂的，跟去澳门赌博没啥区别。高杠杆游戏下，能全身而退的，少之又少，光我熟悉的那些混论坛的公子哥，无论他们的爹曾经是地产大王还是茶叶大王还是副市长，全因为玩铁矿砂或玩船出事了，搜一搜新闻就行了。大金链这种，都属于不值一提的系列，量太小了。  
  
我现在都觉得，王静这个人，若是当媳妇，真好。  
  
只可惜，她经历那么多，整个人瞬间没了光泽，显的有些老态。  
  
一起踢球的守门员，人高马大，非常帅，小迷妹众多。巧的是他又是集邮爱好者，来者不拒，雁过拔毛，大学时自称千人斩，而且他特别喜欢让女人为他怀孕再流产，他觉得这是女人忠诚于他的投名状。  
  
其中有个小迷妹是出租车司机，79年的，长的也非常好，压根不像开出租车的，不油腻、不圆滑，甚至有点像大学生。  
  
出租车经常去学校网吧找我们打CS，她打的很好，守门员总问她要钱，她就给。私下里，守门员跟我讲，出租车曾经为他怀过两个大儿，意思是流过两次产。  
  
我真正与出租车有交集源于我经常回老家，要么就是需要她去我老家接我父母。每次我都会多给她一点，例如别人跑一趟需要200元，我就给她300元。  
  
所以，我们关系一直很好，她也定期找我打听守门员的动态。  
  
她借过我身份证和学生证。虽然我不在学校里了，但是我依然有学生证，她借了干什么用？  
  
办宽带。  
  
正常是1500元/年，学生证半价。  
  
这个宽带用了多少年呢？  
  
去年，我在书店开了一条网红光纤线，顺便查了一下我名下的宽带，发现她当年办理的那条，依然在用。  
  
我接着给停了。  
  
我跟她没有任何故事，毕竟是守门员的女朋友，咱也不能惦记。  
  
突然有一天，警察叔叔找到了我。  
  
拿照片问我认识这个女的不？  
  
我说，认识。  
  
我就把来龙去脉讲了讲，做完笔录，就让我回了。  
  
咋回事？  
  
被抛尸森林公园了。（搜新闻还能搜到）  
  
守门员干的？  
  
不是，一个东北大叔干的，说是俩人因为情感纠纷，应该是她要上位，他不同意，然后……  
  
具体咱也不继续八卦，她用我电脑登录过QQ，我看到她的登录痕迹都觉得很瘆人，没办法，我直接重装了系统。  
  
守门员比我委屈，他被拷在暖气片上一晚上，重点怀疑对象。在确认的确没有作案时间和动机后，放了他。  
  
守门员整天说，曲师是山体的后花园。  
  
他们整天去曲师转悠。我倒很少去，因为我同学都在那里，遇到太尴尬。  
  
关于大学城女学生，社会上也有很多传闻，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当时论坛有个油腻写手，吃住在网吧，写了自己跟大学城女学生见面开房，事后女生问他要钱，他把全过程写到论坛上了。我们大学城派系还对其进行了正面攻击，决定去网吧找他，他不见了踪影。  
  
这是声誉问题。  
  
依我对我同学们的认识，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极低。  
  
因为，曲师多是书呆子，很木讷。  
  
不可能去捣鼓这些。  
  
那些高职院校倒有可能……  
  
什么时候，我又一次被颠覆了三观？就是守门员带我去了大学城沿街二楼的一个家教中介。很多学生会来登记家教信息，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以及照片，这个家教中介也卖羊头也卖狗肉。  
  
老板会挨着试探，然后把学生分组。  
  
所谓的试探，其实就是洗脑，把好孩子给洗成坏孩子。  
  
一般，提出的问题是，能否当平面模特？或者是能否陪酒？  
  
我现在不是开餐厅嘛，见识的就更多了。很多企业老板都会通过中介找大学生给陪酒，白酒动辄一斤起，我貌似写过这个系列。  
  
这玩意，最危险的不是中介。  
  
而是同学带同学，闺蜜带闺蜜！  
  
还有一个干类似生意的，是理发店的老板，不过，他只中介音体美。家教中介的那个呢，具有隐蔽性，你以为是去找工作，结果进了狼窝。理发店的这个呢？是双方都知道怎么回事。  
  
因为，我没被漂亮女孩喜欢过，我觉得是一大遗憾，于是我决定去体验一下音体美。他们的套路很简单，就是你去咖啡厅开个包间，他帮你把人约过去。  
  
三个小姐妹，点饮料，点牛排，还知道哈根达斯，一共花了900多块钱。  
  
三人都是音乐学院的。  
  
我只是想验证一下，真假。  
  
很多东西跟我们想象的还是有出入的，我们以为她们是没有情感的机器人，就是单纯的交易，其实，她们不要钱，只是想跟有钱人在一起玩耍，你愿意给买个礼物就买，不给买也无所谓。  
  
还有，也是有感情的，只有感受到了你的真心、用心，才愿意跟你更深入。为什么要约着小姐妹一起见你？就是怕你是个坏人，不好脱身。  
  
除了花了那900块钱，别的就没花过钱，我也理解了她们的一些想法。其实她们谁都没有“卖”的心，只是周围全是高消费，你必须跟。那没钱怎么办？就只能不断认识好大哥。我记得20年前学校通报了一则盗窃案，其中有女生丢了一套化妆品价值1千元，差不多今天1万吧？

交往了没多久，觉得没什么意思。  
  
因为，她们喜欢的，我都不怎么喜欢，例如看电影，喝咖啡，逛街，买衣服。  
  
拜拜了。  
  
她们也对我无感，因为我不像企业老板，连个车都没有。  
  
前两年，有个姑娘结婚，我随了5万元的礼，直接转她支付宝了。她也没多说什么，只说感谢我这么多年的陪伴，觉得我如灯塔一般。  
  
只是，我想起她来，就很愧疚。  
  
这个钱，就是因为愧疚而给的。  
  
怎么回事？  
  
她也是中文系的，大一学生，论坛上的粉丝。她要买个笔记本，问我借钱，我说那你来找我吧。  
  
她没谈过男朋友。  
  
我给了她五千块钱，光给钱也没啥，彼此的秘密，都藏在心底就行了。  
  
主要是。  
  
我把这些，给写到文章里了。  
  
写了她在床头数钱。  
  
我太年轻了，太不知道这样写会对她造成什么样的伤害，虽然没有人知道她是谁，但是，她知道是写的她。  
  
她曾经给我写过很长一封信。  
  
意思是，她从来没想过要我的钱，只是借的。另外，去找我，是信任我，崇拜我，喜欢我，而不是去卖。  
  
我现在，想起当年的我，感觉就是个混蛋，没有半点的责任心。一无聊了，就喊她，学校离的近，两步远，她因为欠我的，则肯定会来。  
  
她读完硕士的时候，说不想读博士了，因为家里情况比较特殊。  
  
这个时候的我，已经良心发现了。  
  
我跟她说，你别考虑这些，你认真读，需要钱，我给你。  
  
她没问我要。  
  
后来，她有了体面的工作，结了婚。  
  
我很替她高兴。  
  
前两年，我从莫斯科回来，从北京转机，顺便去看了看她。比之前漂亮多了，有气质多了，也见了她老公，很儒雅的一位男士，娃也很可爱。  
  
我觉得看到这一幕，很暖心。  
  
走的时候，我给她发了条信息：年轻时我不懂事，但是，现在的我，是善良的，值得你信赖，有事您说话。  
  
她说，谢谢你。  
  
第五章《鸿雁》  
  
离开大学后，跟大学同学交流的多吗？  
  
基本，没有。  
  
最初，我是很高傲很自信的，觉得高他们一等，他们还在靠父母养着时，我已经自食其力了，并且有房了。  
  
可是，到了社会上，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灵魂拷问：有正式工作吗？  
  
又觉得，自己才是那个小丑。  
  
由自信转为了自卑。  
  
前两年，大学同学毕业十五周年聚会，有同学联系上了我，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，可以当个神秘嘉宾，理由是懂懂你实现了财富自由和时间自由。  
  
我拒绝了。  
  
他可能还会多想，是不是懂懂瞧不上大家？  
  
其实，我内心的声音是：我不配！  
  
因为，在众人面前，我是自卑的。大家最低是硕士毕业，而我是高中毕业。另外，大家不是在高校工作就是在国家部委任职，而我呢？  
  
在县城，当个书店老板。  
  
是发自内心的自卑，不是调侃。  
  
所以，从QQ转到微信时，大学同学，我基本都没再加上。  
  
一切，如宋老师所料，我最终走上了后悔之路，后悔没有读研究生，没有读博士，而选择了退学。走向社会后才深刻领悟一句话，在山东，只有编制才是硬通货，其它都是旁门左道。我都四十岁了，有时跟我爹谈心，他还会感叹一句，你若是能有个编制就好了，唯一的遗憾。  
  
毕业两年后，此时的我已经是广东出版集团的签约作者了，要出一系列的书。青岛有家报纸做了我的专题采访，这个记者姐姐叫阿俊。  
  
今天，我们依然是很好的朋友。  
  
我记得那时她大儿子刚出生，如今马上高考了。  
  
因为这篇报道，一位在青岛工作的大学同学联系上了我，说她看到报道了，替我高兴，非要喊我吃饭。  
  
我依然不好意思，觉得矮人一等。  
  
但是，还是去了。  
  
她在海关工作，自嘲自己是学渣，没能考上研究生，只能退而求其次考了公务员。  
  
跟她吃的这顿饭，很是紧张。  
  
聊了聊一些共同往事，军训时谁会跳民族舞，谁跟谁最终成了男女朋友，就这些……  
  
她属于早婚系列。  
  
就在吃完这顿饭半年后，她给我发了婚礼请帖。  
  
那我肯定去。  
  
婚礼上，遇到了不少大学同学，多在读研。大家在交流研究生生活，一个宿舍几个，做什么课题，我也插不上话，也不敢多嘴，做了一名安静的听众。那时大部分同学对我的定义，还只是一位退学者，并不知道我因何而退学，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。  
  
从QQ到微信转移时，我连海关这个同学都没有添加。  
  
等于我主动切断了与所有大学同学的链接。我总觉得，在他们眼里，我是个混混，是个叛逆者，是个不正干的学生，不是一路人。我的初恋之一苗静对我的看法很具有代表性。  
  
几年后，有个姑娘主动联系上了我，说是我师妹，跟我一个系，比我矮一级，说很崇拜我之类的。她叫钱饭饭，她的出现我甚是开心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她能找到我，说明我们班有同学在关注我，在认可我，在传播我。  
  
我把对同学们的爱，都倾注在她身上了。  
  
她步了我的后尘，写文章，她的题材是女生小清新系列。  
  
一口气出了两本书，还卖了电影版权，说是让《失恋33天》的编剧买走了。她为什么要用艺名？因为，她在体制内工作，不想让读者知道她的真实身份，也不想让单位的同事知道她的网络身份。  
  
她的这种双重身份其实也是大家对我的期待，既有，又有，很遗憾，我只有一条腿……  
  
我的书店是做名家签名书的，一般仅限于名家+获奖作品。我也不在意她是不是名家了，先来1000套再说，帮她卖书，帮她吆喝……  
  
按照我的签书标准，别说是她了，全山东符合我签书标准的作家，也不超过5个，我是为了推广她而破格的。在文章里也反复的替她吆喝，提升她的知名度。她是占了一个什么便宜呢？我错位了，把她想成了我们同班同学了，仿佛是我大学同学们突然认可我了，我是因此而卖力的，也想证明，看吧，懂懂今天一呼百应。  
  
不过，后来我们也没合作太久。  
  
因为，她的书，我实在欣赏不来。可能适合中学生阅读吧，我卖是卖不了，只能靠送，送个一千册是可以的，继续送？  
  
我承担不了，毕竟我是拿真金白银从她手里买来的。  
  
后来，她跟我联系的也少了。  
  
据擅挑拨的朋友讲，钱饭饭之所以没有再搭理我，是觉得我的能量已经压榨完了，没有太强的利用价值了。  
  
由她去吧。  
  
我跟她认识，正好是位于我被羽毛球击中脑袋的失忆期，所以我也拿捏不准我有没有见过钱饭饭本人，可能见过，也可能没见过。  
  
实在，想不起来了。  
  
故事继续……  
  
2015年，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，基本跟我们预测的差不多，在公布获奖名单之前，我们已经找作家把书给签好了，只等揭晓开卖。  
  
只有王蒙的《这边风景》没有预测到。  
  
王蒙的书很难签。  
  
一是，他干过文化部部长，级别足够高。  
  
二是，他年龄大了，很难批量签书，签书是个体力活。  
  
那，我们也要努力争取，因为我们的核心利润点是做茅盾文学奖的签名套装，所谓的套装就是一个都不能少。何为套装？10本为一套，我们的成本在300元左右，零售700元到800元，一次做1000套，一年做两次。1000套要卖多久？顶多一个月吧，我们在这个领域是行业老大，没有对手。  
  
为什么一定要做套装呢？  
  
前言里，我写过，大部分茅盾文学奖，其实都是水货。  
  
单卖？  
  
一年卖不了20本。  
  
必须靠套装，用硬通货去带动这些水货。  
  
硬通货是可以日常零售的。  
  
水货不可以。  
  
两者是什么比例？  
  
三七。  
  
这么说吧，大部分茅盾文学奖，都不值得一读。就是因为我太熟悉这些作品了，从而觉得，我上，我也行！  
  
不光是我这么认为，豆瓣评分就是最好的说明。  
  
为了做套装，我必须要联系上王蒙老师。我委托出版社帮我联系，出版社给的答复是王老师没有档期。为什么出版社总是这么卖力？因为，我们帮他们卖书。  
  
我又联系了我们山东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，问能否帮着打个招呼？  
  
老作家推给了我一个微信好友。  
  
说是此人比较熟悉。  
  
我加上后，说明情况，她说晚点回复我。一天没任何动静，我心想，这是放了我鸽子，次日给我回了信息，说没有档期，很遗憾。  
  
我表示感谢。  
  
这姑娘微信名叫鸿雁。  
  
我拥有大部分作家的微信，为了讨好他们，我会每天挨着刷一下，给他们点点赞，写个评论。很多人忽略了点赞和评论的重要性，尤其是对作家，作家最在意的东西就是回应。  
  
点赞意义不大，但是评论非常重要，评论不能敷衍，要有心，有爱。  
  
在点赞过程中，我发现她跟我们山东籍的作家普遍有交集。出于八卦，我问了问跟我很铁的老作家，这姑娘是干什么的？  
  
老作家跟我讲，在文化部门搞外联的，主要是与作家群体打交道。  
  
说起鸿雁。  
  
老作家给我讲了一个成长故事，就是让他都觉得很长见识的经历。有年，他受邀参加中外记者交流会。参加发布会之前，鸿雁要对他们这些老作家进行培训。国内的记者没有问题，提问内容多会提前进行沟通，但是有些老外会不按规矩出牌，那么需要先做一些应急预案。若是问A问题，该怎么回答，若是问B问题又该怎么回答，但是，倘若问了没有应急预案的W问题呢？你若是盲目回答很可能不恰当，容易被借题发挥，那咋办？鸿雁说，很简单，答非所问，他问你人权问题，你就继续谈你的乡村创作。   
  
恰好，我前几天看了场新闻发布会。  
  
有国外记者问谷爱凌，你是中国国籍吗？  
  
谷爱凌既没有回答YES，也没有回答NO，而是：我觉得体育可以团结所有人，体育不需要和国籍挂关系。  
  
这说明，谷爱凌在接受采访前，也做了充分的应急预案，若是预案上没有的，她大概率也会答非所问。  
  
很多人很好奇，作家群体那么神圣，你怎么跟他们交上朋友的？  
  
这说明，您并不了解今天的出版行业。今天，传统作家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名气，却没有对应的人气，即便是获奖作品，也卖不了多少，5千册的首印已经是很多作家迈不过去的天堑。我们对于他们而言，是真正大渠道，我们动辄千册起。所以作家在出新书前，也会提前跟我们联系，问能要多少，并且希望能跟出版社说一声，让出版社对新书有信心。  
  
说句自负的话，我写文章的人气，要超过99%的传统作家。也就是说，貌似我在占他们的便宜，其实我给他们带去的是实打实的人气。  
  
出于礼尚往来，作家们也会回报我。  
  
例如，偶尔在朋友圈转发我的日记。  
  
又过了很久，我意外的发现，鸿雁竟然在我日记下面有打赏，我查看了一下她的订阅时间和打赏记录，关注时间不长，偶有打赏，打赏虽然只有1块钱，但是这代表了至高无上的认可。我经常说，在互联网上，1块钱与100块钱的门槛是相同的，最高的门槛是掏钱这个动作。  
  
于是，我主动在微信上跟她打了个招呼。  
  
她也很开心。  
  
聊了几句。  
  
因为我早知道了她的身份，我还是很兴奋，截图了对话发了朋友圈，意思是我有这么牛B的读者。她又第一时间联系我，希望我能删除一下。她一表达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，对于她这样的人，朋友圈要么是白板，要么全是与工作相关的，不能有任何私人生活，同样的道理，对话也是如此。  
  
我犯了很幼稚的错误。  
  
当时，为了卖书，我写了不少关于签名书的内容。她说，若是在找作家签名这方面有需要，她可以帮忙。  
  
当时，最热的是苏童的《黄雀记》。颁奖前我们签了1千册，颁奖后秒卖，我一直都想补仓，但是补不上，因为苏童老师太忙了。我就问鸿雁，能否这样？你不需要为我做事，咱可以合作。  
  
她问，怎么合作？  
  
我说，我们这个行业的规矩是每本书给10块钱的润笔费，这个钱你可以自己拿，也可以给作家，也可以俩人分，由你自己决定。例如你帮我签2000套茅盾文学奖，一套10本，我就直接给你20万的佣金。  
  
她说，钱，就算了，我只是觉得，举手之劳，多赢模式。  
  
过了两天，她又表示很抱歉，说经过她的努力，也没能跟苏童老师协商到合适的档期，因为刚获奖，活动太多了，很难有整块的时间来签书，问我能否换个作家？  
  
于是，我换了一个。  
  
这次，行！  
  
合作后，按照规矩，我给她转了1万元。  
  
她没要。  
  
点了退回。  
  
这期间，我们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合作，她手里有个独特的资源，问我有没有兴趣。就是当当、京东的退换书，可以按斤卖。  
  
我自己先买了半卡车。  
  
1万元。  
  
一装，装了三面书墙，就是很多读者到我书店打卡的背景墙。这些书五花八门，什么书都有，基本都是9成或全新，当然也有已经写上字的，很少。  
  
若是稍微用点心，再次分类一下，就更完美了。  
  
整体而言，还是以畅销榜热卖为主。  
  
我那书墙就是活广告，家里做书架的普遍采购。你这么想，装修一面书墙不过三五千块钱，谁去了都觉得很震撼，值不值？  
  
一本书平均只有三四块钱。  
  
还包邮。  
  
这个业务做的非常好，后来我们直接拉通货到山东，再进行大分拣。先是按照新旧分，再按照类目分，然后卖给什么人？  
  
那些做公益的、做政府图书工程的，这些书跟新书没有任何区别，你要什么分类我们有什么分类，甚至都能指定书名。  
  
我们又能开票呢！  
  
你花5万可以买到50万的书，没有任何BUG，你是采购，你选不选？至于你怎么做账，与我们没有关系。  
  
特别是前两年，很多网红给乡村捐图书馆。你知道一个图书馆需要多少钱的书吗？  
  
不用1万块钱。  
  
拍出视频来，已经很震撼了。  
  
她也没想到我能做起来。过去这些书都流通到哪了？摆摊的那些小商贩，淘宝上的那些旧书批发商。  
  
做的好归好，我只是做着玩，因为我心思不在书店上，只是想跟她建个链接，毕竟她级别足够高。当年曾钧来找我玩耍，他说他采访过一位大咖，问他事业中最遗憾的事是什么？大咖说，认识过那么多优秀的人，却没有建立链接。曾钧因此送了我一句话：大人物使人变大，小人物使人变小。  
  
意思是遇到优秀的人，一定要积极建立商业链接。  
  
无巧不成书。  
  
有些时候，巧的让人目瞪口呆。  
  
前面我说到，我有个大学同学邀请我去参加毕业十五周年聚会，他是我微信上唯一的大学同学。有天，我惊奇的发现，我们三人竟然有交集。  
  
再一探究不要紧。  
  
大水冲了龙王庙。  
  
鸿雁竟然是我大学同学，巧不？  
  
那不对呀，你这个编的太离谱了，大学同学不认识你？不知道你叫懂懂？你们还合作了这么久，没聊过哪个学校毕业的？  
  
一点都不奇葩。  
  
我之前写过，我们那个破专业连个老师都没有，放羊模式，而且我们学校是生活区跟教学区分开的，生活区又分男区与女区，也没有固定教室，大家除了上课的时候基本没有任何交集。像我这样几乎从来不上课的人，不为女生所知，也很正常。  
  
何况，上学时，她是个书呆子呢！  
  
她是对我没有任何印象。  
  
我对她有。  
  
我隐约记得，她那时挺土的。  
  
后来，见面时，她说，她使劲回忆了回忆，隐约记得看过我踢球。  
  
主要，就是同学太多了。  
  
106个。  
  
谁记得住？  
  
知道我们是大学同学后，我们俩打出了相同的一句话：很高兴，再次认识你。  
  
我们交流的越来越频繁。  
  
话题越来越广泛。  
  
动不动通个电话……  
  
因为她帮我做事从来没要过钱，而且又对我有打赏，我想去找她，给她送钱，约了她好几次，她都说忙。  
  
一直到她去北戴河开会，说会在避暑山庄停留一天。  
  
我接着开车过去了。  
  
一见面，很陌生。  
  
她应该是第一次见我。大学时见过，但是没有印象了。  
  
我对她有印象。  
  
但是，已经截然两个人了，大学时，她微胖，略土，而如今呢？笔直，1米7的个头，山东女孩的标准身高，风衣。整个人的气质仿佛是外交部发言人，随时可以上新闻上电视。  
  
就那状态。  
  
一见面，先握了握手，你好。  
  
她要请我吃肯德基，理由是我在朋友圈说我最喜欢吃肯德基。  
  
她不吃。  
  
我问，你为什么不吃？  
  
她说，我每天只吃一顿饭，早餐。  
  
聊了聊家庭，她跟老公是硕士同学，都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，俩人都在北京工作。我也聊了聊我。  
  
她说，我很好奇一件事，你写的嫂子的那些事，都是真的，还是杜撰的？例如中药泡脚、卧室跳绳、没有时间观念、大嗓门。  
  
我说，都是真的。  
  
她说，略有些不可思议。  
  
我问，你认可我的那些理念吗？  
  
她说，我觉得是常识吧，就应该那样。我孩子也跳绳，他都是带着跳绳去小区广场跳，我们家不管是谁回了家，都是猫咪模式，时刻记住楼下住着邻居。  
  
她看着我吃，我不好意思。  
  
紧张的满头大汗。  
  
她问我，你为什么不参加同学聚会？  
  
我说，我不好意思。  
  
她说，要说实话。  
  
我说，真心话。  
  
她说，那大可不必，你是活出自我的人，是偶像级的，至少我就很崇拜你。  
  
我说，可别。  
  
她说，真的，当我知道那些文章是我同学写的时，我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老头，因为在我印象里，作家就没有年轻人。  
  
我匆忙吃饱了，她说下午不忙，可以陪我爬爬山。  
  
避暑山庄是个大公园，有山。  
  
她穿着高跟鞋，我们走的很慢，聊了很多很多。应该说，她让我更意外，我同学竟然有能飞这么高的，而且，她是干办公室的。办公室是公务员里面对人情商要求最高的，一个人能干的了副局长，未必能干的了办公室主任。  
  
需要的不是所谓的权术，而是需要爱，需要情商，需要智商，需要一流的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，最重要的是，不管是领导的情绪还是下属的情绪，都止于你。  
  
我跟她爬了一下午山。  
  
我对她的评价，两个字，智者。  
  
竟然有人，能让我有如此的共鸣感，我说的，她都懂，我困惑的，她都理解，后来我在想，她大概率是朝下兼容了我。  
  
从承德回来的路上，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，我跟我媳妇为什么沟通起来那么难，其根源就是我媳妇没有念过书，在本科生眼里是常识的事，对于我媳妇而言，就是无法理解的事。例如我跟媳妇说，家里不能点蜡烛，不能有明火，媳妇就觉得我根本不懂生活……  
  
鸿雁，满足了我对媳妇的一切幻想。  
  
那种高度共鸣，太让人欲罢不能了。  
  
你说的，你想的，她都懂，都认可。  
  
而我跟我媳妇呢？  
  
除了今天吃什么外，别的任何话题都不能深入沟通，一沟通就是炸弹。我记得从北戴河回来后，我写了一篇文章，婚姻的匹配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应该是受教育程度的匹配，否则？一辈子难以磨合。  
  
我们家为什么磨合的很好，从来不吵架？  
  
因为，我不吵，我把媳妇当孩子哄着。  
  
很遗憾。  
  
但是也没办法……  
  
有人问过我，你有没有考虑过重新开启人生？  
  
没有。我经常对自己讲，这一辈子，我已经认命了，不折腾了，不抗争了。  
  
是不是爱上我同学了？  
  
不是。只是我知道了，我要找的人，不是不存在，而是一抓一大把，是我自己没有资格遇到她们而已。  
  
谁让我不是个本科生呢？  
  
一个阶层有一个阶层的认知逻辑，这个认知逻辑是不通用的。我是一直到遇到鸿雁才知道我的人生失败在哪里。  
  
去避暑山庄，我是给她带了10万元现金，差不多是我那段时间做退换书的全部利润，她不要，说了一个理由，我就没再坚持。  
  
她讲了一个故事，说一个案子，牵扯到了很多人，查到了一个75年的干部。这个干部当时仕途很顺，已经高升了，办案人员去找他谈话，问有没有收过这么一笔钱？他说，收过，但是做过充公了，拿出了证据，是整个案子里唯一全身而退的人。  
  
她讲了这个故事，我就懂了，对于一个拥有无限前途的人而言，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？要做对取舍。  
  
另外，她说单位福利很好，除了不发老公，什么都发。  
  
后来，鸿雁来过我书店一次。  
  
那天早上八点左右，我到书店准备开门，很远我就看到有人站在门口，捧了一束鲜花。我看到是她，我惊呆了，你咋来了？  
  
她回老家有事，她老家是枣庄的，顺路看看我，说是早上5点从枣庄出发的……  
  
那天，很巧，我们当地的办公室前主任来我书店看书。我们几个人闲聊了一会，我介绍，这是我大学同学。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咋感觉跟你不是一代人？  
  
鸿雁没有吃午饭就走了。  
  
她约了顺风车，要去青州坐高铁回北京。  
  
我说送她。  
  
她不让，说太浪费时间。  
  
她走后，前主任说，这姑娘一看就是干办公室出身的。  
  
我问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  
  
她说，我有直觉。  
  
我问，你觉得能干到什么级别？  
  
她说，若是在县城的话，局长没有问题。  
  
这是很高的评价了。  
  
我听了也特别开心，仿佛是别人赞美的我……  
  
我们这样持续交往了两三年，越来越好，但是不是那种好，就是纯粹的知音吧。我写了文章会发给她，特别是涉及到一些人性、管理方面的，她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帮我剖析，谈谈自己的看法。  
  
后来，降温了。  
  
是因为什么？  
  
一是，我推测她通过我文章读到了我身上的农村人底色，文章整体而言充满了奸商式的狡诈以及小人得志，江湖气息太重，她觉得最初可能高看了我。  
  
这点我怎么推测到的？  
  
她给我提过几次建议，不要写出轨，不要写行贿，不要炫富，多传递正能量。春节时，我看到一个小伙在抖音上炫富，他是买了辆长安汽车回家，拍抖音发给班主任，意思是你看吧，咱班谁买上车了？看到这个视频，我瞬间想到了鸿雁。她当时看我的文章，可能就有类似的感觉，一个县城小屌丝，总觉得自己是联合国秘书长，其实不过是井底之蛙。  
  
二是她给我写了一份规划书，入党、入政协、入作协、写书、评奖。  
  
这些，貌似我在文章里写过。  
  
我记得我写我回村入党，我们村长还不让，因为有传言我要回去当村长，他很害怕，非让我在单位入党。  
  
作协我起步是比较高的，三位作家保荐起步就是省级。  
  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，基本都是各个省的作协一把手或二把手。  
  
她为什么要这么帮我规划。  
  
她认为，你以为你理解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，其实依然是草根世界，真实的世界是需要从上而下去观察的，你至少要当上省级政协委员。  
  
这些头衔，跟好车是一个道理。  
  
开好车的一定都有钱吗？  
  
不一定。  
  
但是，有钱的，一定都有好车。你看哪个优秀的人没有对应的头衔？那才是全新的圈子。  
  
可能我没GET到吧，或者说我觉得自己没有像样的作品，也可能是自卑，我没有按照她帮我设计的去推进。我跟李阳很好的时候，他跟我讲过当年怎么上的春晚，也是有人给他这么策划的，入党、上春晚、上延安。  
  
她帮我把路铺到了极致。  
  
到了，我只要填表就可以的程度。  
  
我没有听从。  
  
到了2019年，我突然醒悟了，结果？  
  
申请加入县作协，被拒。  
  
申请加入县政协，被拒，需要盖17个章，推荐条件也很苛刻，光那些企业家就不够分的，咱是开书店的，小罗罗。  
  
入党呢？  
  
也没获批。  
  
而在过去我的认知里呢？我觉得就是送我省级的我都不要，现在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  
  
如今，很少联系了，她去山西那边刷基层履历去了。  
  
大概率，她是把我优化掉了！  
  
第六章《海华》  
  
我不写日记后。  
  
有朋友采访我，问，若是重新换个名，起个号，能否东山再起？  
  
我拍着胸脯说，没有任何问题。  
  
只是，需要时间。  
  
需要多久呢？  
  
三五年有起色，七八年能风生水起。  
  
实际上，这只是假设，倘若真的从头再来，大概率会石沉大海。  
  
一个人的脱颖而出。  
  
需要天时地利人和。  
  
天时才是最关键的……  
  
从混论坛算起，我当了差不多20年职业写手。若是谈谈创作环境变化，一句话就可以概括：  
  
写手，越来越多了。  
  
读者，越来越少了。  
  
还有一点，读者忠诚度越来越低。过去的读者追作者，就跟谈恋爱似的，关注你的一举一动，而且还具有排他性，喜欢你就不会喜欢其他人了。  
  
如今？  
  
一个人订阅无数个公众号。  
  
你写的再好，也只是读者的小妾之一而已。  
  
那年，我22周岁。  
  
5月20日是我生日。5月19日，我跟往常一样，晚上11点回复完所有读者留言，洗澡、上床、睡觉。  
  
12点整。  
  
有读者给我打电话，说你的论坛被黑客给黑了。  
  
这不是什么稀罕事，家常便饭，那还是一个网络流氓四起的时代。周鸿祎也是流氓大王，就是因为他干过流氓，所以当他当起互联网警察时，是那么的得心应手。应该这么说，互联网环境的净化，周鸿祎这个人，功不可没。  
  
我们那时上网，无数的弹窗，无数的木马，网站动不动就被黑。网站被黑有个关键因素，服务器多来自个人机房，防御性太差。今天为什么很少听说谁家网站被黑了？因为，今天全是云服务器，黑客面对的不再是某个旮旯的地下机房，而是腾讯或阿里巴巴的网络安全团队。  
  
一听，论坛被黑了，我一咕噜爬起来。  
  
打开电脑一看，整个论坛首页，全是“懂懂生日快乐”，每位读者都单独发了一个帖，写了很多感恩的话……  
  
他们是约好了0点0分发送。  
  
那场面，太震撼了。  
  
与此同时，省内的读者聚集到了大学城，他们来了。  
  
送了我一个超大的礼物，洗衣机。他们觉得我自己生活，没个洗衣机不方便，还把买洗衣机剩下的钱转交给我，说这是读者们凑的。  
  
还有凑钱的名单。  
  
感动不？  
  
不是某一年如此，在我30岁以前，年年如此，就跟过节一般。为什么会这样？  
  
有两个原因。  
  
第一、那时没有网红，明星们又高高在上，很虚幻，大家有崇拜需求，却没有崇拜对象，我趁虚而入了。  
  
真正把明星拉近的，是后来的微博。  
  
第二、我对读者也很好，每天一睁眼，回复所有人的帖子，每天睡觉前，回复所有的帖子。  
  
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我。  
  
那时黑粉多不多？  
  
多！  
  
为什么？  
  
因为，我刚起步，与同龄人的距离没有拉开。他们觉得我没啥本事，只是能忽悠而已。他们会在论坛发帖骂我，会加QQ骂我，会打电话骂我。  
  
从什么时候，这一切就少了？  
  
2010年后，基本就没有了。  
  
大概率是觉得，我已经成长起来了吧？  
  
今天，骂，可能依然在骂，只是在心里骂，真见了面，依然低头哈腰：董老师，我可喜欢你的文章了，我们全家都是你的粉丝。  
  
所以，你之所以在意别人骂你，是因为你离他们太近了，你还需要继续努力……  
  
22岁生日那天。  
  
中科大研究生也来了。大家走后，他没走，继续住我宿舍。  
  
当时，他也略迷茫。  
  
因为什么？惰惰的很多学员自己赚不到钱，那咋办？  
  
也搞培训。  
  
虽然，99%的再生学员也赚不到钱，但是总有天赋型选手，这些人会冲击市场。因为大家会做相似的关键词，每天的关键词搜索流量就那么多，久而久之，内卷起来，一年不如一年。  
  
当时，研究生在测试一种新的方式，不再是做无限多个英文网站来守株待兔获取免费流量，而是直接付费推广，赚取广告利润差。  
  
这可能吗？  
  
可能。  
  
有汇率差，例如国内的流量便宜，英文广告点击贵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奥迪的英文广告是40美金一个点击，那么他就会买国内的流量去推广英文网站，把广告做的很突出，让人不由自主的想点，甚至变态到什么程度？  
  
打开，全是广告。  
  
2008年，我媳妇一天收入5千元，就是这个模式。  
  
用百度来推广GOOGLE广告联盟。  
  
奇葩不？  
  
5千元是每天的利润差。当然这里面学问很大，不同关键词不同价格，不同时间段不同价格，投放是大学问，还有一个流量稀释问题，广告联盟会检测流量与广告点击比例，以此监督是否作弊。这些都是过去时了，不再详细介绍。  
  
我问研究生，有没有我能帮上你的地方？  
  
他说，懂懂，你好好写文章就行了，别的什么都别想，有我。  
  
那我，就安心吃软饭吧。  
  
有时，我在想，我身上到底有没有优点？有没有核心竞争力？  
  
我想了想，大概有两点吧。  
  
第一、我从小就是孩子王，很容易成为一个圈子的核心，从小到大，都是如此，从来不缺少供养者。  
  
第二、我有着绝对的文字表达天赋，能如说话一般去写作。  
  
当时，采访我的记者，阿俊姐，她在认识我的时候，就建议我，懂懂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就安心当个偶像，走活佛路线。活佛若是什么都不要，那么信徒的钱都是他的，若是他忙着四处化缘？一文不值。  
  
可是，为什么后来的十多年，我也动不动收割读者呢？  
  
因为，我一没钱了，就容易心慌。  
  
就容易急功近利，自然就破功了。  
  
她说的那个模式，适合今天的我……  
  
研究生在我宿舍住了差不多半个月，突然喊我一起去济南玩耍，说他有个学弟在济南做外贸，所谓的学弟是指同是惰惰的学员。  
  
这个学弟，人高马大，应该有200斤吧。一握手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豆豆。  
  
好反差。  
  
豆豆比我还小，他也是83年的，但是比我小四个月，已经有车了，一辆雅阁。当年雅阁就属于豪车系列。  
  
豆豆跟研究生是初次见面，不过，一见如故，很快就进入了头脑风暴状态。  
  
豆豆的意思是，获取流量的难度越来越大，成本越来越高，若是继续用这种方式来赚广告费，利润会越来越低，甚至会亏损。  
  
所以，必须要提高流量的转化率。  
  
也就是卖自己的产品。  
  
豆豆当时卖的是婚纱系列。为此，他做了N多婚纱、婚礼相关的英文内容站。  
  
他的婚纱卖的非常好，主要是便宜，一件婚纱不过一两百块钱，还是人民币。而欧美人对婚纱是什么定义？很贵，买不起，要租。  
  
一看，这么便宜。  
  
自然，选择买。  
  
具体他是批发还是零售以及如何解决物流问题，我没多问。  
  
毕竟，我对这些东西，无感。  
  
豆豆说婚纱项目刚起步，一年能赚个六七十万，虽然不如之前赚广告费收入高，但是他觉得卖自己的产品才是最终出路，他是看好这个模式的增长空间。  
  
豆豆是济南大学的，大三学生，说已经不读了。  
  
我没敢说，我也不读了。  
  
我反而劝他：再怎么，也要熬个文凭。  
  
他说，要那破玩意干嘛？！  
  
晚上，他请我们去千佛山下的鱼翅皇吃饭，他非要喝点酒，喝白的，我从来没喝过白酒，研究生也没喝过，我们三人一瓶，只觉得好辣。  
  
吃完酒，又去唱歌。  
  
豆豆给我们一人找了个小妹。我们俩都略矜持，只是搂了搂，唱了唱歌，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能亲密到什么程度。  
  
次日，一大早，豆豆又接我们去他的工作室参观。  
  
我能感觉到，研究生对豆豆的这些业务很感兴趣，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，豆豆挨着一一解答，甚至把小黑板都搬出来了。  
  
豆豆能对研究生敞开心扉有个重要原因，研究生在惰惰的学员里属于大神系列，谁不想跟大神建立深度链接？  
  
吃过午饭，我们回了。  
  
先来个小穿越，2014年，我带队去圣彼得堡看《天鹅湖》，我们在北京机场集合。有个胖子问我：董老师，您还记得我吗？  
  
我有些恍惚，眼熟，但是……  
  
他说，我是豆豆，济南的，做外贸的，有印象了没？  
  
我说，济南大学。  
  
他说，对，对，对。  
  
在圣彼得堡时，正好是世界杯，我们俩又都是球迷，就到酒店一楼的酒吧去看球。喝酒时，我问他，现在主要做什么？  
  
他说，还是做外贸，还是原来的思路，只是产品换了。  
  
我问，婚纱不能继续做了吗？  
  
他说，国际婚纱市场基本让阿里巴巴占领了，目前主要做食品机械，例如方便面机、饼干机、屠宰设备，出口第三世界。  
  
我问，一个分类会做多少个网站？  
  
他说，四五十个吧，不同语言，不同关键词。  
  
我问，你如何看待惰惰？  
  
他说，于我而言，就是泰山奶奶一般的存在，我奶奶信泰山奶奶，我信惰惰，若是没有他，我可能毕业后就找个地方上班了，一辈子看到头。  
  
我问，你觉得刘XX（研究生）为什么能发展那么快？  
  
他说，他能考上中科大，就是答案。这种人你只要是给他平台，谁都摁不住他。  
  
我问，现在还有联系吗？  
  
他说，很少了，你呢？  
  
我说，也很少了，偶尔他需要找个什么人之类的，会委托我帮忙，平时没啥交流了，毕竟不是一个阶层了。  
  
他说，董老师，谦虚了。  
  
言归正传。  
  
我和研究生从济南回来。  
  
我们俩继续蜗居在我的宿舍。虽然我住大学里，但是住的不是学生宿舍，而是职工宿舍，一个大单间，两张床，五脏俱全，我租的。  
  
虽然生活在一起，但是我们俩基本不说话，各忙各的。  
  
我，要么写文章。  
  
要么，去踢球。  
  
他呢？  
  
忙着复盘豆豆的项目，天天在研究那些英文网站，还会查询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。  
  
有天，我踢球回来。  
  
他跟我讲，他发现了新大陆，很多日本人在搜索中国产品，却没有对应的内容网站，原因是什么？  
  
第一、日本对中国制造很熟悉，有对应的需求。  
  
第二、中国商家即便做外贸，顶多开启中英双语网站，而没有日文站。  
  
研究生觉得，应该试试日语内容网站。  
  
他做了十几个假发内容网站。  
  
很简单的模式，先搜中文的假发内容，直接用翻译软件翻译成日文，然后在里面多做一些关键词链接，这个技术叫SEO。  
  
假发，就是头上戴的那个。  
  
假发网站上没有做任何广告，只是做了流量统计，统计来的流量是搜索什么关键词，通过什么搜索引擎来的。  
  
网站被GOOGLE收录后，就开始陆续有流量了。  
  
他一边检测流量，一边开始测试广告，发一些假发贸易广告，留了自己的邮箱。  
  
有人开始咨询了。  
  
他认为，行了，成了！  
  
问题，又来了，怎么变现？  
  
研究生的意思是，希望我能发动读者，联系山东区域的对日出口企业，看看能不能碰撞出比较好的合作模式？  
  
研究生，希望我能用点心，去找。  
  
我满口答应。  
  
但我想了想，与其发布广告招募合作，不如反向操作，我直接把这个模式给写出来，就是我们能帮你们家企业干什么，我们是怎么干的。  
  
发到了站长平台、我自己的论坛。  
  
不怕复制？  
  
不怕，不怕。  
  
一是本身有技术门槛。  
  
二是免费获取的信息，没有人会去试。  
  
来人啦。  
  
一行四人，开了一辆黑牌的丰田佳美。司机不介绍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叫啥。C位的是老李，老头，60多岁，金丝眼镜，很是儒雅，他若是不自我介绍，我还以为他是青岛市长，就那范。  
  
他也的确是退休干部，被返聘到日企管人事。  
  
一方面他可以协调公司与当地的关系。  
  
一方面他拥有独特老辣的识人能力。  
  
据说，中层以上招聘，必须他点头。  
  
他之所以来，也是来识人的，看看我这个人是否靠谱……  
  
次C位是一位女士，一看就是青岛都市人，从哪能看出来？  
  
不漂亮，不化妆，很自信。  
  
胸也就是有葡萄那么大，还穿个低胸，一弯腰就能看到肚脐眼。  
  
短发，很是干练，很飒，有点像《重案六组》里的季洁。  
  
最初，我还以为她是老李的保镖。  
  
她是分公司一把手，叫海华。  
  
75年的。  
  
一看就是没结婚，没生过娃。这东西也写在脸上，依然有少女的气息。今天30岁的女人依然是姑娘，但是在当时的我看来，30岁的女人？  
  
老太婆了。  
  
还有一位是男士，小于，技术男，负责整个日企的网站运营。  
  
就是小于发现了我。  
  
他们研判以后，决定会一会。  
  
我就把来龙去脉，讲了一遍，是从济南的豆豆开始讲起的……  
  
那天，我状态很不好，发高烧。  
  
我也不是很喜欢老李与海华，他们俩都是青岛土著，有着天生的优越感。我GET到了这种优越感后，就成了对我的压迫感。虽然他们自己未必能感觉到，但是我觉得被压的喘不上气。  
  
我跟小于交流的比较多，因为他是屌丝出身。  
  
我们是同类人。  
  
一起吃了个午饭，我去买单时，发现已经被买过了，海华买的。  
  
我略抱歉的说，你们来我这里，还让你们请客。  
  
她说，打扰董老师，已经很不好意思了。  
  
他们走了，没说合作，也没说不合作。  
  
过了差不多半个月，小于喊我，问我是否愿意去参观一下他们公司，他们派车来接，还是那辆破丰田佳美。  
  
我去了。  
  
公司，一分为二。  
  
总公司是中外合资企业，涉及的领域很宽泛。  
  
海华负责的分公司是做按摩系列的，从足底按摩到头部按摩，小的有巴掌那么大，大的有按摩床，算是一家日本品牌的代工厂，设计非常前卫。放在今天，我都觉得属于前卫款，核心卖点是人体工程学。  
  
海华没在，小于跟一位没有头发的工程师接待了我。带我去车间转了转，还是很涨见识的，所有电机均是德国进口的静音系列。  
  
午饭，是小于一个人陪我吃的。他介绍了工厂目前的困局，代工业务总量基本固定，但是工厂成本在持续增加，必须要开拓新的市场。他们注册了一个自主品牌，试水过国内市场，得出的结论是按摩产品在不走直销模式的前提下，基本没啥销量。接下来想试水日本市场，走高性价比路线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怎么能让产品走进日本的千家万户？  
  
问，能否合作呢？  
  
我把我看到的传递给了研究生，研究生认为值得做，在我回去后不久，研究生去了一趟青岛，跟海华签了合作协议，服务费8万块钱，研究生帮他们做一个日文商场，做四五十个按摩器械相关的日文站群，用站群的流量来推广商场，商场下单后，由设在日本的仓库发货。  
  
但是，这里面有个问题，网站内容是需要定期更新的，搜索引擎怎么判断你是一个好的网站？能不断更新，就说明是好网站。  
  
那么，需要招个懂日文的网站编辑。  
  
海华联系我，问我能否推荐个，最好是大学生兼职。  
  
无巧不成书，曲师有日文专业。  
  
我有个师弟叫付吉利，沂水老乡，很木讷，仿佛是从来没出过大山的孩子，谁见了都觉得傻乎乎的。好在什么呢？他学习很好，日文功底不错。  
  
一个月给他600块钱。  
  
他高兴的不得了。  
  
再次穿越一下，2019年，我去青岛，付吉利刷到了我的朋友圈，非要见个面，说十多年没见过了。我觉得也对，见见吧，毕竟是老乡。  
  
这哥们，三个娃了，三套房子，听他的口气，比我腰还粗，谈起贸易额动不动用亿了。他还在给海华工作？  
  
不是，而是，他学到了辟邪剑谱，学到了研究生的精髓，他在海华那兼职不久后，就单干了。这么多年，一直都专注于日文贸易站，头发都没了，是一根都没了，我觉得精神都有些不正常了。谈起自己的野心，说自己很快就超越了阿里巴巴在日本的市场份额。  
  
他具体做的什么站，什么模式，我也没问。  
  
只能说，我诧异的是，就这么一个木讷的娃，都能飞这么高。  
  
是互联网给了他机会。  
  
这是真人真事，青岛做日本贸易的，很多人认识他。  
  
我做小天使投资时，他让我投他，说要在日本建云计算服务器还是啥，巴拉巴拉打了上万字给我。我觉得他精神不正常了，没有搭理他。  
  
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是真赚到大钱了。  
  
互联网时代，这类木讷的人很多，这类奇迹也很多。红珊瑚领域有个大神，叫单峰，他是学电子商务的，应聘的第一家公司是做红珊瑚的。他心想，这玩意也有人买？管他呢，反正咱是赚工资的，爱买不买。  
  
当他发现，这玩意真的有人买时？  
  
他出来单干了。  
  
现在已经是这个领域的王者了，连王菲都找他买红珊瑚。王菲讨价还价了半天，嫌贵，没买。更巧的是，我去的时候，王菲刚走。单峰拿合影给我看，现在那合影，已经做成喷绘挂C位了。  
  
这哥们，赚老钱了！  
  
这就是特殊时期的互联网经济，一个人能发家，只取决于一件事？  
  
你是否看到了？你是否相信了？  
  
今天？  
  
这类奇迹，越来越少了。  
  
哪那么多空白区？  
  
海华跟研究生合作的并不顺利，一年也没卖出去多少货。研究生的观点是这玩意需要养，需要等，关键是要等关键词排名上去。  
  
海华哪懂这些？  
  
他们讲的是投资回报比。  
  
一年后，海华决定撤销这个业务。  
  
撤销这个业务后，海华给我打过一次电话，算是抱怨，说研究生这家伙不是很负责，有什么问题咨询他，也是爱答不理，8万块钱打了水漂，公司还在日本租了仓库以及放了一些货过去，都是成本，只能低价处理了。  
  
我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。  
  
这8万块钱，研究生分给了我3万，算是对半分，另外2万是成本。  
  
我总觉得很内疚。  
  
就跟海华讲了实话，我分到了3万块钱，我把这个钱退给你吧。  
  
她没要。  
  
意思是希望我能传话给研究生，做生意最讲究的是诚信，说到什么就要做到什么，而不是收了钱不见人了。  
  
这里面，既有研究生爱答不理的原因，又有彼此的认知差。研究生觉得，你们按照我说的思路干，绝对没问题。而海华以为花8万元买到的管家式服务。她砍掉这个业务的根本原因，不是能不能等的起的问题，而是觉得他们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，内耗了太多精力，不如砍掉。  
  
跟海华没了联系。  
  
一晃，一两年过去了。  
  
海华在QQ空间发了奢侈品广告，其中有块卡西欧手表只要1500块钱，叫小方块。我觉得这个手表挺好看的，我又能买的起，咱又对她很愧疚，就问，我能否要那个小方块？  
  
她说，可以。  
  
她跟过去对我的态度略有变化，可能是因为我买表的原因。她说经常关注我QQ空间，文章写的很好。  
  
她不在原来的公司工作了，说是在日本一家医疗器械驻青岛办事处工作，平时比较闲，卖卖奢侈品，她有代购渠道。  
  
因为我买表，我们关系恢复了正常，没事聊聊天。说我写的一篇关于现代医学的文章，她发给了自己的姐姐，姐姐说写的很有道理，她姐是耳鼻喉医生。  
  
表，一直没给我，因为是期货。  
  
表来了，我说去拿，她说给我送。她说她五点下班，正常情况一个半小时到我这边，我们可以一起晚饭，晚饭后她回去，啥都不影响。  
  
结果呢，命运捉弄人。  
  
她上高速不久就被堵住了。我怕她无聊，又想关注她的动态，于是我主动给她打电话，聊彼此的家庭，聊工作，聊学习，聊研究生的一些往事，一直聊到了她电话没电了。  
  
她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也支持她不婚。  
  
她是在日本读的书，刚回来没几年，在日本那边还有居住权。  
  
那时，手机还没有车充这个概念。  
  
那我必须去高速口等她。  
  
我推测，最晚也就是九点就能到，结果那晚，我在高速口一直等到了凌晨1点，每来一辆车，我都起身仔细查看，生怕错过。  
  
她出高速时看到我在等她，好感动，问我：你咋这么傻？一直就在这里等着？  
  
我点点头！  
  
我们俩去永和豆浆吃了晚饭。  
  
凌晨2点多了。  
  
我说，我帮你开个酒店。  
  
她说，行。  
  
我带她去了一家台湾人开的别墅酒店，没有星级，非常豪华，还是音乐系小师妹告诉我的，一晚上800元。  
  
我们俩在房间聊到了3点多，她说让我先坐会，她去洗澡。  
  
她把房间所有的灯都关了。  
  
即便是这个时候，我也没有任何邪恶的想法，因为我们是两个不同的阶层。这就跟五魁遇到了少奶奶，少奶奶再饥渴，五魁也不敢动，少奶奶实在忍不住了，日狗，五魁吃醋，把狗给勒死了。  
  
我就是五魁，她就是少奶奶，大家可能会想，你们咋可能是两个阶层的呢？  
  
那时，我虽然已经走向社会了，其实依然是个学生，底层认知还是农村人。而她呢？是青岛姑娘。青岛姑娘对于我而言，就是上海姑娘对外地人。这一点，一句调侃最有说服力：山东济南，中国青岛。  
  
她们，真的是高傲的！  
  
她洗完澡，又穿上衣服，斜躺床上继续聊天。  
  
她说，你也去洗个吧。  
  
我说，我出门时洗过。  
  
她说要休息了，我说那我回去了。  
  
她说，那我陪你聊个通宵吧。  
  
我说，好。  
  
她躺床上，我躺旁边的沙发上，这么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。  
  
她说，你过来吧。  
  
我说，我不。  
  
直接快进……  
  
我一动也没动，都是她动的。  
  
唯一的印象就是她扎人，跟我解释，青岛那边经常下海，需要定期修剪，所以会扎人。  
  
迷糊了一会，就天亮了。  
  
她要回去上班。  
  
早餐是7点，她等不及，要走，说有晨会。  
  
我送她上车。  
  
她说，真没想到，你能一口气要我三次。  
  
要？  
  
我那时还不知道要是什么意思。  
  
现在想想，是你要了我三次，我根本没动，我也不敢动。面对她，我太自卑了，甚至在送她上车时，我都有恍惚感，这么优秀的女人，真的跟我在一起过吗？！  
  
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。  
  
她走了又回来了，忘记给我表了。  
  
我拿钱给她。  
  
她数了数，收下了。  
  
我在想，城里人就是抠，要是我？我就送懂懂了。  
  
她到了，也没有发信息给我。我想问问又不敢，想叮嘱她吃药，也不敢，我怕她觉得我经验太丰富，还知道毓婷？所以，我也没给她发信息。  
  
我很难过。  
  
这就如同《白鹿原》里写的，若是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糖，以后反而不惦记，吃过以后又再也吃不到了，就会很伤心。  
  
她不会再让我碰了？  
  
是的。  
  
这个，我有直觉。  
  
她对我没有感情，这一切的发生，只是因为她被我站在高速口几个小时感动了，一旦回去，她就会立刻回归原来的模式。  
  
再次快进。  
  
那应该是五个月后，耳鼻喉加我QQ，说有事需要我帮忙。  
  
海华竟然怀孕。  
  
跟家人说好去流产，结果又反悔了。  
  
现在需要引产了。  
  
一是需要我能出面去劝劝她，意思是我不想要这个孩子。  
  
二是若是实在要生，希望我能配合办相关准生手续。  
  
我否认了跟海华发生过什么。  
  
把耳鼻喉删除了。  
  
毕竟我太年轻了，太害怕了，然后我联系海华，告诉她，你必须流产，我可不想担这个责任。  
  
海华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嗷嗷的一顿骂，歇斯底里。  
  
意思是我自我多情，她就是跟狗生也不可能看上我这么个农村土包子，还骂我死鱼眼，还有，说我跟研究生就是个诈骗团伙。  
  
我说，既然不是我的，那别让你家人骚扰我。  
  
她说，你把心放肚子里，再也不会了。  
  
我把海华也拉黑了。  
  
我觉得，即便真是我的，她一看，我是个负心汉，自然也就流产了。我天天祈祷她流产，太年轻，生怕当爹！  
  
还有，我觉得，大概率，不会是我的。  
  
这就不是一个正经娘们。  
  
正经娘们，哪有动不动刮毛的？  
  
两年没有联系我，我心里的石头放下了，说明我躲过一劫……  
  
再次联系我的是耳鼻喉。  
  
她发给了我一张孩子的照片，我一看，就很像我，吓的我要命。我只是问了一句，海华现在在哪？  
  
耳鼻喉说，你不用担心，她在日本。  
  
耳鼻喉变了。  
  
特别的亲切，动不动在日记下面给我回复，也动不动给我发孩子的照片，但是我无感，甚至觉得恶心，我什么时候才突然GET到做父亲的责任？  
  
我跟现在媳妇生的儿子出生后。  
  
再次快进。  
  
2015年，我身边的娃做了个腺样体手术，去青岛做的，主刀就是耳鼻喉。一般都是把孩子领到手术室，她是给抱去的。白天查房要抱一抱，下班前也要过去抱一抱。  
  
她跟我说，俩娃太像了，太像了，懂懂你基因太强大了。  
  
此时，我们关系已经是比较正常了。  
  
包括，她偶尔以专家的身份到我们县城走穴，她也会到我书店玩耍，不让我喊她海医生了，让我喊大姐。  
  
跟海华呢？  
  
孩子会走的时候，耳鼻喉跟我说，海华要回来，让我去机场见一面。看到我，海华一句话没说，反而很是生气，问她姐为什么要把这么个男人弄来。我要抱孩子，她不让，弄的我很尴尬。  
  
我算是见了见这个孩子。  
  
不帅。  
  
走的时候，耳鼻喉让我去当司机，由我送她们娘俩去机场。我搬上搬下的，她算是第一次开口跟我说话：谢谢。  
  
走了。  
  
女人绝情起来，真不是个东西。  
  
再次快进。  
  
东京抢到了奥运会举办权。我济南有个炒房的大哥叫牛哥，他预测日本有一波行情，问我能否联系到日本比较靠谱的朋友，能买房的。  
  
我把QQ推给了他。  
  
我跟牛哥说，我也不确定这个女人能不能加你，但是只要加你，人肯定靠谱，大户人家出来的，青岛姑娘。  
  
加了。  
  
他们聊的很好，大概率是海华也想赚佣金。  
  
此时的海华主要做出国医疗，包括医美、生殖辅助。  
  
海华给牛哥推荐了一个新的业务，投资温泉。温泉属于矿业开发，可以送居住权，孩子可以去读书，父母可以去医疗，并且每年有6%的固定回报。牛哥是有计划让孩子去日本读书的，他认为日本是全亚洲最发达的国家，值得投资。  
  
牛哥家的娃，目前在日本读大学。  
  
当时铺路的时候，娃还在读小学五年级。  
  
牛哥喊我去日本。  
  
这次，我又次见到了海华。跟当年的她，又变了，像个日本娘们了，胸比之前也大了，整个人更有气质了，甚至有点像明星。可能是出于给我面子，很热情，喊我董老师。  
  
带我们转了好几座城市。  
  
当时，牛哥预测公寓能有20%的涨幅，即便不涨，也能有4%的年化回报率。  
  
我对这些东西，都无感。  
  
牛哥，有。  
  
牛哥看人是透明的，回酒店时，他问我，这女人你是不是睡过？  
  
我说，没有。  
  
他说，你说自己媳妇的时候，她斜过你一眼，一看就是有恩怨系列。  
  
我们俩点了八个菜，喝一瓶小糊涂仙，还是日文版的。  
  
那酒真好喝。  
  
我跟牛哥说了实话。  
  
牛哥很是生气，觉得你过去不懂事就罢了，今天咋能还不懂事？你咋不出钱呢？  
  
我说，她不要。  
  
他说，你做错了。  
  
因为这个事，牛哥执意去海华家看看，因为海华说自己也投资的是公寓，她在那个原子弹炸过的县住。牛哥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看看娃，缓解一下。  
  
她家非常小，跟我当年住的职工宿舍差不多。  
  
但是，非常非常的整洁。  
  
我也理解了为什么日本人搞断舍离搞收纳，就是因为地方太小了。  
  
没有见到娃。  
  
说读书去了。  
  
牛哥投资温泉，海华应该拿30万人民币的佣金。可能是牛哥的那番话感化了她，感化到了什么程度？哭的鼻涕都冒泡了，问牛哥要烟抽。牛哥是让她接纳我，与我和解，与过去和解，与命运和解，牛哥那句心锚不仅仅种到海华心里了，也种到我心里了，牛哥说：他再不是东西，他也是孩子的父亲。  
  
不过，海华依然收了佣金，10万人民币，是牛哥执意给的。  
  
回程时，牛哥让我给孩子弄个成长基金，每个月存五千就行，是一个态度。我跟耳鼻喉商量，耳鼻喉表示赞同，并且表达了一句，早该如此了。  
  
存钱，我觉得海华肯定不要，不如我也买套公寓吧，月供的。  
  
我跟海华说，你替我持有吧，我一辈子还不知道来几次日本，你帮我管理着，我来月供，赚了钱咱一起分。  
  
她同意。  
  
我是把这个公寓当孩子的成长基金了，她应该也能感觉到。  
  
每个月，我都会把月供转她微信上。  
  
还会聊几句，问她怎么解决问题？  
  
她说，你呀，关注点永远是这些下三路，我不能谈男朋友吗？我不能买玩具吗？你操心好你自己就行了。  
  
我试探过一个问题，能否带小太郎见见我父母？  
  
她不同意，理由是她跟孩子说过，孩子来自于医学辅助，孩子也接受了，不可能再冒出个父亲来。  
  
我跟父母说过这些。  
  
我爹说，不管他说的是日本鬼子话还是中国话，姓什么，喊谁爹，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是咱家的人，认不认咱，都是咱家的。  
  
疫情前，她的生意非常好，特别是医学辅助，很多人生二胎或三胎怀不上，在国内需要排队排很久，她就直接安排去日本了，还有可以DIY选择的精子库。  
  
疫情后，完了。  
  
她又成了代购人员了。  
  
经常看我文章，动不动就给我写长篇评论。  
  
跟我也能正常聊天了。  
  
竟然还给我发过小太郎打垒球的视频……  
  
去年，我在朋友圈发过对话截图，她想让我做清酒，那些日本的小众酒。她说这些国内代理都是她帮着签的，但是他们在国内都没有打开市场，问我有没有兴趣接手？  
  
在感情相对稳定的前提下，我弱弱的问了一个疑惑了十五六年的问题：你当初，为什么不流产？  
  
她说，一是当时是安全期，没想到怀孕了。二是去流产的那天下午，突然感受到他会动了，可能年龄大了，母性迸发了，谁说也不好使了。  
  
我问，有没有后悔过？  
  
她说，要孩子没后悔，但是后悔选了一个自己当时并不认可的基因，若是重新选择，肯定选精子库。  
  
去年，耳鼻喉来我们县城走穴，我们一起喝了个酒，我又聊到了下三路问题，意思是海华在国外也没个男人，自己带个孩子，多不容易？  
  
耳鼻喉说，也不是，也陆陆续续谈过几个男朋友。其中有个留学生是96年的，长的很帅，基因也很好，海华又怀孕了，她想生，结果男方父母坚决反对，另外是高龄产妇了，这边家人也反对，最终权衡再三，流了。  
  
我心想，妈的，惯犯！  
  
海华为什么觉得我基因不好？  
  
是小太郎不长个，在班上最矮。她因为这个事专门跟我语音过，问我现在的孩子是什么情况，还有我父母的身高以及我自己的身高。  
  
我跟她说，不需要打针，我儿子现在也是班上最矮的，我上学时也是，我爹结婚的时候才1米5，我是上大学才长到了1米7，我说了你别嫌，我跟你认识时，小鸡才刚长毛，我们家的人，天生晚长，但是，不是不长！  
  
她说，你真是三句半。  
  
从遇到海华起，我逢人就科普，必须戴T！  
  
使我想起了从日本回来的飞机上，牛哥语重心长说的那句话：一夫一妻，其实是保护男人的！  
  
第七章《李小清》  
  
2006年。  
  
理论上，我应该本科毕业了。  
  
跟我同级的，要么考研了，要么考公务员了。  
  
而我呢？  
  
沉湎于自己的世界。  
  
到此时，父母也没搞懂我到底在捣鼓什么？  
  
久而久之。  
  
他们貌似有些心灰意冷。  
  
开始两手准备。  
  
一是，任我折腾。  
  
二是，着手盖房。  
  
不是买过房子了吗？  
  
是的，但是，倘若我在城里找不到媳妇，最终不是还要回农村吗？  
  
回农村娶媳妇，还是需要大瓦房的。  
  
我爹跟我商量大瓦房的事，潜台词是试探我有没有钱。他表达了自己的困状，两个姐姐结婚买房，他出了部分钱，我的房子又是他给付的首付，现在需要盖大瓦房，你自己不表示表示？  
  
我问，大约需要多少钱？  
  
他说，七八万块钱。  
  
我说，我给你。  
  
我还是怕他们多想，分批给的。  
  
第一次给了2万。  
  
第二次给了6万。  
  
通过邮局汇款的。因为这个事，邮局又成了小喇叭，说老董他儿不知道在外面发了什么财，一个月的时间，给家里汇了8万块钱。  
  
我爹一说盖房，对我打击也非常大。  
  
原本，有些春风得意。  
  
突然，很是失落。  
  
也迷茫，写文章真的有未来吗？我选的这条路，到底是明路还是暗路？谁都不知道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，自己选的路，哭着也要走下去。  
  
平时，我依然踢球，只是不能代表校队了，在公园踢野球。我踢野球那就是鹤立鸡群。在这里认识了一位同踢后卫的大叔，他是港务局的，还当点芝麻官，他喊我加入港务局队，周末可以踢业余联赛。  
  
港务局队是343阵型，我们一共是三个主力后卫。  
  
除了我和大叔外，还有一个麻杆。  
  
麻杆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有一定的足球功底，头球不错，大概率是踢前卫或前锋出身。为什么被逼到后卫的位置了？因为前锋与前卫都是老资格，他轮不上。  
  
踢后卫，他就是个漏勺。  
  
很卖力。  
  
但是，效果很差。  
  
那，我肯定要给他上课，告诉他，后卫该怎么踢？  
  
两点：  
  
第一、不轻易出脚，如幽灵一般挡在前锋的进攻位，而你一出脚呢？瞬间被前锋过了。  
  
第二、要狠，有多狠呢？逼抢对脚时，你抱着断腿的心，对方一定会选择收脚。就是李云龙说的那句话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  
  
聚了次餐，才知道，麻杆跟我是沂水老乡。  
  
他是外国语学院毕业的。  
  
也来自大学城。  
  
我问，大学时，你踢过校队没？  
  
他说，没。  
  
我说，怪不得，我没见过你，我是曲师校队的。  
  
意思是你董哥，绝对牛逼！  
  
加了QQ。  
  
没多久，我发现他在我QQ空间有痕迹，说明关注我了。我的QQ空间类似今天的朋友圈，很具有侵蚀力。你看我的朋友圈，每天发早安、晚安、跳绳、定投、健身、打球、文章……是风雨无阻！  
  
无论哪项摸出来，都是不可思议的记录。  
  
早安，晚安也是？  
  
是的，我发的早安，是早上上班的意思。你见过谁，每天早上六点多去上班？晚上九点多下班？  
  
是每天，包括节假日！  
  
真的这么变态？  
  
出家人不打诳语！  
  
麻杆要请我吃饭。  
  
竟然，要给我说媒。  
  
谁？  
  
他三姐。  
  
曲师英语系毕业的，比我高两级，81年属鸡的，当时正在中国海洋大学读研究生。  
  
我一听，很是开心。  
  
一方面，我们是老乡，有相似的底层逻辑与生活习惯。  
  
一方面，总比我爹在农村给我找个强吧？  
  
他三姐叫李小清，麻杆叫李小伟。  
  
我问，你三姐有男朋友没？  
  
他说，没，所以让我给物色个。  
  
其实呢，麻杆对我有误判。他以为我也是港务局的，而且我是曲师“毕业”的，本科毕业进港务局肯定有编制，而且我年龄比他姐小，也算门当户对。  
  
同在港务局不认识？  
  
港务局万多人，N多单位，不认识很正常！  
  
就这样，我加了李小清的QQ。她的QQ名是个英文单词，翻译过来是新鲜的。我当时会读会拼，今天会读不会拼了。  
  
聊了几天，觉得不错，那我去青岛见见吧。  
  
一见面。  
  
就是个农村土妞，太土了。  
  
干瘦。  
  
我都怀疑没有80斤。  
  
真是我老乡，错不了，不打扮。我们老家那边是如何看待化妆的？  
  
化妆是贬义词！口红、染发，都是不正经女人才搞的玩意！  
  
一直到今天，你去县城看看，老师没有化妆的。  
  
讲个题外话。2006年前后，我在正式单位当过一段时间的临时工，也是想试试自己是否适合安稳的工作，另外父母也逼的急。在我当临时工的期间，我们单位有位女士染了黄头发，先后有两位领导找她谈话，要么你别来上班了，要么染回去。  
  
言归正传，继续说第一次跟李小清见面。  
  
见了以后，我心想，我父母肯定能看中，一眼就觉得是个过日子的人，对吃不讲究，对穿不讲究，不讲究到什么程度？  
  
后来，我们正常交往时，她说没衣服穿了，我带她去逛街，她说买李宁就行，那时李宁是N线品牌，一双鞋百十块钱。进了李宁专卖店，她说自己也不懂，让售货员帮她选。我跟售货员说，从头到脚给买两身，顺便买个包一起装着，一共花了六百来块钱。  
  
就这么两身衣服，来回倒着穿。  
  
我真把她带回了老家。  
  
父母，很满意。  
  
只是我爹提出了疑义，人家是研究生，能看中你吗？  
  
我说，只有我不要她的份。  
  
我爹表示怀疑。  
  
但是呢，我爹觉得貌似又有点靠谱，因为她到我们家，什么活都干，什么活也会干，晚上也主动跟我睡一起。  
  
这么快就睡一起了？  
  
是的，其实我们见面的第二次就睡在一起了。  
  
但是，从来没有过那个，因为她属于对疼痛超级敏感的人，还跟我商量，说结婚那天，你就找个锄头把我砸晕，然后你弄就行了，想怎么弄怎么弄。  
  
我也很尊重她。  
  
所以，从来没有过。  
  
我父母对她评价很高。因为按照农村的标准，这绝对是个好媳妇，能干，朴实，过日子，学习又好，至于不爱打扮，那不是优点吗？  
  
评价越高，我爹越担心人家看不上咱。  
  
我觉得是杞人忧天，你是不知道你儿子在网上有多牛逼！  
  
当时，我对她有多喜欢？  
  
谈不上吧，只能说，我对女人底层的审美逻辑跟我父母高度相似，就是农村人经常评价女人的一句话，她适合当媳妇。以后，谁若是赞美你们这个，就说明你们不会打扮，不够妖艳，不够性感。  
  
只是个中性人，不是女人。  
  
包括，今天现在回忆起她，我都觉得她身上没有一点女性魅力，连澡都不怎么洗，还有一圈牙结石，肋骨一根一根的。我给她买过一条长裙，她说自己从来没穿过裙子，不好意思穿，最终也没穿。不管什么时候我见到她，她要么穿校服，要么穿运动服。  
  
因为她，我搬到了青岛。  
  
若是说，我对她影响最深的一个点，就是让她相信了互联网奇迹。她跟着我，接触的全是互联网从业人员，耳濡目染，她自然不自然的有了互联网思维。  
  
我真的算是掀开她天花板的人，给她带去了太多人生第一次，第一次坐小轿车，第一次吃肯德基，第一次去影院，第一次看演唱会，第一次坐轮船……  
  
这些，也都没有过？  
  
我之前写过一句话，大家貌似都不怎么认可：即便是今天，大部分县城人，都没有吃过肯德基，包括公务员！  
  
别跟我抬杠，因为我就生活在县城，我逢人就会做类似的调研。我记得我写过那篇纪实文学后，身边有个大姐问我肯德基怎么叫外卖。她给闺女买了一份，闺女读初二了，从来没吃过。  
  
很多时候，并不是吃不吃得起的问题，而是县城人是“肯德基是垃圾食品”观点的深度认同群体。  
  
在一起时，李小清问我对她有什么期望？  
  
我说，这样，你呢，继续读博士，然后争取在青岛当个大学老师。  
  
可能，这是我内心深处的理想吧？  
  
虽然，同在一座城市，但是，我们很少联系。她上学很忙，我呢，整天吊儿郎当的。此时我在青岛读者阵营也是很强大的。  
  
整天，吃喝玩乐。  
  
洗脚时，我认识了一个姑娘，不到20岁，高中刚毕业，叫依依，长的非常漂亮，跟明星似的。有时我刷抖音就会想起她，心想，生不逢时也是一种悲哀，那姑娘若是晚出生15年，绝对会成为一个抖音网红，她天分太好了。  
  
孪生姐妹，有个妹妹，也在这里洗脚。  
  
她们俩是诸城的。  
  
家庭情况比较特殊，妈妈是50多岁生的她们，父母已年迈。  
  
一来二去，我跟依依就非常熟悉了。  
  
她洗脚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不到200米，偶尔她会去找我，很爱干净的一个姑娘，到处都给收拾的干干净净的。  
  
我总觉得，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，就这么干了洗脚妹，太可惜了。  
  
但是，咱也改变不了她的命运。  
  
她能干啥呢？  
  
那时还不流行翘臀健身教练，否则去当个健身教练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女教练为什么很少能在健身房待半年以上？因为，用不了多久，就被学员娶走了。  
  
娶健身教练，还是比较正能量的。  
  
娶洗脚妹？那需要勇气。  
  
她跟我，也是愿意的。但是，她说有个问题，她最终肯定是要回老家嫁人的，若是不是处女，没法交代。她的意思是，除了那个，都行。  
  
年代久远，我也记不得发生过什么。  
  
我很心疼她，就想，能否改变一下她的命运呢？  
  
我想了想，把她介绍给了付吉利，就是我那个学日语的学弟，给海华做网站内容更新的那个，他很木讷，又是沂水老乡，娶这么一个漂亮媳妇，不是很好吗？  
  
付吉利，一眼就看中了。  
  
太美了。  
  
我跟付吉利说，唯一不是很好的地方，就是她是洗脚的。  
  
付吉利说不介意，职业无高低贵贱之分。  
  
当时，正在发放CN域名，可以理解为商标吧，大家都在抢注。研究生在抢，我在抢，付吉利也跟着抢，抢了以后接着卖。付吉利不让依依洗脚了，一起去网吧抢CN域名。那时他们俩搞的还不错，一天能赚个四五百块钱。  
  
我能感受到付吉利对依依是真的动了心，毕竟依自己的颜值永远不可能遇到这么美的姑娘，端茶倒水，无微不至。  
  
结局很意外。  
  
依依说自己实在喜欢不上来这么一个男人……  
  
最终，俩人分了！  
  
我心想，他至少是个本科生，你回诸城老家，上哪找本科生？依依可能不在意这些，更在意感觉吧？  
  
分手后，依然是处女。  
  
有次，她带妹妹找我，说有客人要带妹妹去北京，做保险，问我行不行？  
  
我说，这个要听妹妹的。  
  
妹妹想去，但是妹妹要听姐姐的，姐姐的意思是听我的。  
  
我说，北京，我也没去过，你们姐妹商量着来。  
  
过了一段时间，在QQ上跟我说，妹妹去北京了。我知道她为什么同意妹妹去北京，因为我们这些农村屌丝有个共同的认知，觉得去了北京就是北京人了，不会回来了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上海时，一下飞机，我很是失望，因为我发现，上海竟然也有普通人！而在我们传统的认知里呢？上海全是贵族！全是许文强！  
  
妹妹的后续，我没有再跟踪。  
  
继续说依依。  
  
依依继续回足疗店上班了，跟河南大姐走的很近。河南大姐是79年的，算是她们里面年龄最大的，在老家有两个娃，又跟本店一位男技师成了男女朋友。那个男技师是85年的，未婚，河南大姐每次还录音，放给依依她们听……  
  
到这里，我跟她们就没什么联系了。  
  
因为，我搬家到崂山了。  
  
离的远了。  
  
只是，在一年后我遇到了付吉利。付吉利跟我说，依依当鸡了，河南大姐自立门户开了一个小店，搞特色服务，把依依挖去了。  
  
说到这些时，付吉利还哭了。  
  
嚎啕大哭。  
  
依依这个姑娘太可惜了，也算有文化，至少读过高中，也有底线，只是没有坚守住。有时我在想，她妹妹大概率也被带到北京当鸡了。  
  
未必去了北京。  
  
继续说李小清。有天我突然发现她笔记本电脑上登录着百度推广的后台，我看了看，发现她在推广论文代写代发的关键词。  
  
我看了一下广告费消耗。  
  
很是惊人，一个月万多块钱。  
  
她这是在干什么？  
  
我问她，她也如实回答了，帮人翻译论文。最初只是帮同学、老师翻译，结果发现有类似需求的人很多，就开始发帖推广。认识我以后觉得可以付费推广，就这么慢慢做成了一个产业。  
  
我问，你手下有多少人？  
  
她说，客服有两个，具体翻译或代写则是转包出去，只赚取差价。  
  
我说，别干了，这是违法的。  
  
她说，你没写过论文可能不知道，大家都是这样写的。  
  
我问，你们是只翻译还是？  
  
她说，理论上，什么都可以，包写，包过。  
  
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你这女人藏的这么深？我坚决反对。她表示做完这个学期就不做了，我只好退让。另外，那正好是我生日前后，她给我准备了一个6666的红包，我又放过了她。  
  
去年，还有读者求助我，老公是博士在读，被拘留了，原因就是论文代写代发，需要钱办取保候审，她也是学生，没钱。我觉得博士大概率是具体的代写者吧。  
  
李小清之所以没出事，主要是那个年代互联网监管相对空白。另外，做的时间也不算很长，满打满算，也就是三年时间。  
  
我生日过后不久。  
  
我突然联系不上她了。  
  
我去学校，学校老师说联系不上她。我联系小舅子麻杆，麻杆也说联系不上。我以为是被抓起来了，但是我看她的广告依然在继续投放。我加了客服QQ，客服一听我找她？接着把我删除了。  
  
整个人，人间蒸发了！  
  
她QQ再次复活的时候，我孩子都会跑了。  
  
她嫁给了老美。这个老美不是美国人，是华裔，我是通过她晒的娃判断出来的。后来我联想起来一些往事，我觉得她在青岛时大概率跟这个华裔见过面，因为她之前跟我说过，聊过一个美国的网友，还说网友问她喜欢不喜欢玩具。她拿聊天记录给我看，用的是“TOYS”这个词，当时她很不理解，现在我想想，这就是调情。  
  
我当时没在意的原因是，这个人在美国。我心想，一个人咋可能随意飞来飞去呢？而且只是为了见个网友。还是贫穷限制了咱的想象力。  
  
至于这个华裔多大年龄，我不知道。  
  
她为什么会选择出国？  
  
不是她会选择出国，而是每个学英语的人，都想出国。这个风气一直到什么时候？我跟现在的媳妇结婚后，媳妇还去广东学了一年英语，因为那时整个社会的风气就是有钱人选择移民，我媳妇觉得大概率我们家也会，她好做准备。例如我说的惰惰，他也是移民了。  
  
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李小清选择嫁到美国，我一点都不意外，甚至大概率会成为她同学心目中的偶像。  
  
只是我偶尔会想，洞房花烛夜时，有没有准备锄头？  
  
这次QQ复活，她联系我是想合作推广亚马逊。说在那边当中文老师，收入一般，想赚点外快，让我推广亚马逊上的东西，看中了什么，她来代购。  
  
貌似是这些。  
  
咱先不谈这些，我先问问你，你当年怎么突然消失了？  
  
她说，我不想读博了，但是一想到，你希望我读博当个大学老师，我觉得我做不到，就选择了逃避。  
  
我说，那你可以告诉我。  
  
她说，我不敢，怕你失望。  
  
我内心已经不敢相信她的话了，总觉得她憨厚、朴实的外表下，有一颗你永远无法揣摩的心。  
  
2012年，我带队去珠峰大本营。  
  
她报名了。  
  
我拒绝了她。  
  
两年前，她又联系我，问我熟悉不熟悉县城的医生，她大姐家的三胎，怀疑急性脑膜炎，找我帮忙。  
  
我觉得这不是别的事。  
  
帮着问了问。  
  
李小清因为这个事很感激，跟我聊了很多，我有个疑惑需要解答，当年你硕士毕业时，攒了多少钱？  
  
她说，60多万吧。  
  
我问，都是代写论文赚的？  
  
她说，差不多。  
  
我把她弄丢了，我爹又觉得自己料事如神：我就说嘛，人家不会看中你的，人家是研究生，你是高中生，不是一个级别的。  
  
家里的房子，盖起来了。  
  
又装修了。  
  
我娘开始给我张罗婚事了……  
  
李小清对我打击太大了，因为在交往过程中，她是那么的卑微，她面对我就如同我当初面对海华，完全是跪舔模式。  
  
就这样的舔狗，竟然跑了！  
  
我娘就问我，你能领来不？领不来，我就找人给你介绍了。  
  
我说，我领不来了。  
  
我甚至有过一个念头，一闪而过，若是依依没有去做鸡，我都想把她领回来。  
  
当时，我接触的女人并不少，但是多是30岁以上的，真正同龄的，基本接受不了我没有工作这个现实。我真的领不回来了。  
  
我家，在镇上也算是大户人家。  
  
我爷爷德高望重。  
  
我爹也是。  
  
所以，娶个媳妇，并不难。  
  
直接快进。  
  
给我娶的这个媳妇是镇上曹医生家的闺女，在镇邮局上班，临时的，86年的，比我小三岁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我是给我爹我娘娶的媳妇。  
  
小曹是个大姑娘，她还按照老传统见红拿给婆婆看。  
  
家里搞了很隆重的婚礼，在镇上最豪华的酒店举行的。我们俩家都算大户，我记得创了那家酒店的接待之最。  
  
在网上，我没告诉任何人。  
  
小曹就是我爹我娘给我做的止损。他们觉得我还年轻，还能娶个不错的媳妇，若是30岁以后再考虑呢？至少娶不到像样的了。  
  
我跟小曹能有什么共同语言？  
  
她读完初中读了两年技校，啥都不懂，就知道干活。她娘跟她说，要把男人伺候好。她努力比我早起床，去冲鸡蛋给我喝，这是本地男人在家里有地位的象征。  
  
我对这些，无感。  
  
农村娘们有个好处，不希望男人在家，男人在家说明没本事。  
  
于是，我顺利回了青岛。  
  
她平时依然去上班，我爹帮着拉存款。后来很多村民怎么存钱取钱？都是直接到我家，我爹帮着存，我爹帮着取。  
  
不上班的日子，她跟着我爹我娘下地干活。  
  
我每个月给她汇5千块钱，专门通过邮局汇，增加她的幸福指数……  
  
再次快进。  
  
生了个闺女。  
  
生娃我都没回去。她家可能寒了心，意思是这男人压根不关注你的死活，还是离了吧。我没回去是因为我还没回去她就生下来了，离预产期还差十几天。  
  
离婚是我提出的。  
  
她家也同意，双方都算体面人。我爹我娘专门去曹家道歉了，曹医生的意思是孩子的事，不影响两家感情。  
  
离婚后，我娘都不赶集了，生怕遇到曹家亲戚，没法交代。  
  
一家人让我这波操作，折腾服气了！  
  
不过呢，我发现，我离婚后，我们家跟曹家关系更好了。  
  
曹医生就这么一个闺女，没儿。  
  
乃至？  
  
离婚多年后，他家大事小事都指望我，包括小曹再婚。我给买了辆GOLF，嫁五莲去了，水库旁边，一个村支书。  
  
真的比过去还好了。  
  
包括跟小曹也是。离婚前，在一起没啥感觉，我让翻身，她还说丢死人了。我又婚后，她找我，也会调情了，问我，我跟你媳妇谁奶大？  
  
她说，偷情的感觉真好。  
  
我一直都觉得，小曹不是老曹的闺女，而是我的，她什么事不问她爹而来问我。前两年还跑去做微商了，扔了十几万进去。再婚后这个男人搞农业投资，弄大棚之类的，两口子来找我借钱，我陆陆续续也给补贴进去了二十多万，打水漂了。  
  
现在？  
  
他们俩共同生的小儿子应该读小学了吧？  
  
后来，我问我爹，为什么坚持给我娶那么个媳妇？  
  
我爹说，你命里就是二婚。  
  
这不是害了人家吗？  
  
闺女跟了她，现在读初中了。他们家跟我们家现在没法比。闺女偶尔回来一次，她不敢到我们家，而是去爷爷奶奶家。我爹跟我住一个小区，我爹专门给孙女弄了个房间，闺女每次都不想走，觉得城里太好了。我曾经商量过把闺女弄过来，让跟着我们生活，我现在的媳妇也同意。  
  
小曹不同意。  
  
我爹说，小曹永远不会把闺女给你的，给了你，就没东西拿捏你了。  
  
现在，偶尔有人跟我爹说，你儿子行，那么多女粉丝。  
  
我爹说，听他吹牛B，娶的媳妇，没有一个念完初中的。  
  
小曹现在的老公，比我大几岁，喊我董哥，动不动打电话约我去水库钓鱼。我不会钓鱼，喊的次数多了，我就去一次。他把家里唯一的老鹅给杀了，说我是他们的家的恩人……  
  
这里面故事很多。小曹老公跟前妻有个孩子，这个孩子间歇性癫痫。附近唯一的三甲医院在我们县，孩子就寄存在我们这边给治疗。我爹我娘给照顾着，喊我爹爷爷奶奶。小曹老公试探性的问过我：董哥，这孩子你要是喜欢？你就要着吧。  
  
这孩子，还真喊我爸爸，只是，我实在喜欢不过来。  
  
另外，我见过一次发病。  
  
太瘆人了。  
  
去年，全家举手表决，我哥给送走了，送到了孩子的爷爷奶奶家。送后走，我娘还哭了好几天。  
  
现在这个娃什么情况？  
  
若是长期服药，没问题，若是不管不问？还会再犯，可能又送回来了。  
  
我家闺女学习怎么样？  
  
我爹说，随她二姑，成绩很好，都能跳级了。  
  
我二姐19岁大学毕业。  
  
闺女马上读高中了。具体读初几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只是提议过，高中让去昌乐二中读，我来出钱，小曹说可以。  
  
跟小曹新婚不久，我在青岛又遇到了个姑娘。  
  
小马。  
  
我是先认识的老马。  
  
青岛人喜欢爬山，爬崂山。我加入队伍不久后，就觉得普通组不适合我，因为我体能太好了，我开始加入精英组。  
  
我认识了老马。  
  
老马是做空调的，杂牌。  
  
资深的崂山爬家，72峰全打过卡。他50多岁了，感觉体能比我还好。  
  
别人是一周一爬。  
  
他是一周两爬。  
  
我时间比较自由，就跟着他一周两爬，而且我是农村娃，对这些城里人有着天生的尊敬，我会帮他背装备。  
  
偶尔，会喊我去家里吃饭。  
  
就这样，我认识了他唯一的女儿，小马。  
  
老马与小马都属于思维前卫型。老马50岁时就立下了医嘱，骨灰洒崂山，不需要上坟，不需要悼念，孩子你们生活你们自己的，我们死了就不要占据你们的生活空间了。  
  
小马也是户外达人，但是她玩的比较杂，徒步、自驾、登山。  
  
个头不高，也就是163左右。  
  
在青岛姑娘里，这就属于矮个。  
  
很瘦。  
  
她还是个文艺青年，混青岛新闻网的“游山玩水”版块。我到青岛后不久，就开始进军青岛新闻网论坛了。咱是职业写手，自然很快就会风生水起。  
  
论坛年会时，我还作为论坛大V上台分享了。  
  
写日记时，我经常写一句话，最容易产生势差的地方是台上与台下。特别是微商时代，台上的人哪怕讲的是一滩狗屎，对于台下的少妇们而言，他也拿到了通往她们房间的房卡。  
  
真的？  
  
真的！  
  
我在台上，小马在台下。  
  
小马很是惊讶，原来，你有这么多故事？  
  
一般，一般。  
  
那时，我不是一般的写手，我是出过书的，还上过畅销榜，不是闹着玩的，是真有两把刷子，只是娶不到高中以上学历的媳妇而已，别的，都很牛。  
  
小马他们户外群组织去西安穿越秦岭大寺，问我去过没？  
  
我说，我没去过西安。  
  
一起吧。  
  
坐绿皮火车，咣当咣当。  
  
打了一路斗地主。  
  
我们住的这个酒店很奇葩。一般酒店推销小姐是打电话，人家不，直接敲门，你开个缝就能钻进来，我记得很清楚，这个酒店叫莫泰168。  
  
小马可能听到敲门声，害怕。  
  
打电话给我。  
  
我就去了。  
  
小马，穿着睡衣起来开门，关着灯，开了门后她快速钻回了被窝……  
  
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合适，毕竟你爸跟我是山友，我以后怎么面对？  
  
她总是喊疼，不是装的。  
  
我印象最深的是回青岛。我们没有坐火车，而是卧铺巴士。从进了山东开始，她貌似觉得回青岛就不能再联系了，亲亲停停再亲亲，就那么亲了半晚上。  
  
真佩服。  
  
回青岛就没什么联系了。  
  
我什么时候才觉得自己根本不懂女人？  
  
是两三年后，我看她QQ空间更新了一组照片，给孩子过生日的，那孩子至少七八岁了。说明，她早就生过娃了，而我却看不出来，关键是人家还是顺产的。  
  
我太笨了。  
  
主要是她太瘦了，跟我想象的生过娃的女人不同。  
  
后来，我看她越玩越疯狂，买吉姆尼去沙漠，那时我还对沙漠没概念，还去新疆徒步，去非洲大草原搞摄影。  
  
出了本书。  
  
我弱弱的问了问：有没有写我？  
  
她说，写了。  
  
里面称呼我为：我的男孩。  
  
这里面我做了一件很对不起她的事，是觉得很不合适的事。当时在西安每人预收600元，我替她付的。回青岛下卧铺车的时候，她数给了我，我收下了，她数钱好专业，大概率在银行工作过。  
  
2013年，我在成都偶遇了她。她是从西藏回来，我是准备进藏。她说老公不支持她搞这些，所以会时刻关注她的行踪，包括有小姐妹也会跟她老公汇报行踪。我们在路边站了十多分钟，拥抱了一下，分开了。  
  
我问过她一个问题，这么多年，你偶遇过多少驴友？  
  
她说，说了你肯定不信，只有那个我的男孩。  
  
小马现在还活跃吗？  
  
我看，依然活跃，微博时代很活跃，抖音时代也活跃。现在主要是滑雪与潜水，有自己的小圈子。不过跟我，已经基本断了联系，只是因为通讯录匹配，我刷抖音总能刷到她。  
  
老马呢？  
  
从发生了这个事，我很久都没跟着老马爬山。  
  
一直到有一天，他把JEEP2500卖了，买了辆路虎神行者2，想带我去崂山山涧里野炊，算是温车。打电话给我，我们再次接上头了。我从他的言谈举止可以判断出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  
  
又，涛声依旧了！  
  
第八章《陈姐》  
  
崂山，我爬过上百次。  
  
但是，你问我崂山里的太清宫好玩不？  
  
我不知道。  
  
因为，我没去过。  
  
我们只爬野山。  
  
一直到2021年，我才第一次买门票爬了崂顶，也就是崂山最高峰。  
  
难度系数，比野山低。  
  
全是台阶。从检票口到崂顶貌似不到两小时，我在朋友圈发过数据，具体我也记不准了。这个相比泰山简单多了。平时我爬泰山，从红门到玉皇顶，不用三小时，大部分人爬泰山都要四小时以上。  
  
我爬山，很专业的。  
  
不吹了。  
  
老马的空调设备厂就在崂山。那时崂山区还没发展起来，属于比较偏远的区域，包括那个石老人浴场都很少有人去。  
  
老马是爱崂山的。  
  
如生命一般的热爱。早早就叮嘱过女儿，他死后把骨灰洒崂山就好。  
  
他还在崂山脚下买了套大瓦房，装修的很好，夏天会过去住。我跟小马第一次见面，就在这里。  
  
老马一周两爬。  
  
周末，休闲爬。人员不固定，多是老马的亲朋好友，线路比较常规，但强度并不小，通常一爬就是一天。早上大家在老马工厂集合，老马安排九座商务车送大家到起点，终点一般会设在崂山水库。  
  
崂山水库的水特别清澈。  
  
崂山啤酒、崂山矿泉水，打的都是崂山水库概念，一句话，水好。  
  
那青岛啤酒用的不是崂山水库的水吗？  
  
老马说，青岛市区的水，是黄河水，从滨州引过来的。  
  
为什么终点要设在崂山水库？  
  
因为，这里有家鱼馆，非常火。  
  
鱼超级大，超级好吃。  
  
这家饭店，既有农家乐的属性，又懂有钱人的需求。例如厨房非常干净，包间也上档次。我记得当时我还写过一篇文章，对比崂山炒鸡与临沂炒鸡，到崂山上吃炒鸡的多是有钱人，是青岛的有钱人。崂山炒鸡的做法基本是尊重鸡肉原来的颜色和味道，顶多放点香菇啥的。  
  
而临沂的炒鸡呢？  
  
全是黑乎乎油乎乎。我经常调侃，就是把拖鞋切切放进去炒炒，也是鸡肉味。  
  
崂山的农家乐，为什么这么前卫？  
  
是让市场需求给反向筛选出来的。  
  
老马本人不怎么喜欢休闲爬，他觉得大家节奏太慢，需要频繁的等待，另外就是线路太熟悉了，没新鲜感。  
  
老马喜欢爬新山，去拓展新领地。  
  
通常选择在周三。  
  
喊着我。  
  
我们俩，出发前先研究地图。山里也有地图？  
  
没有，是老马自己画的。  
  
爬过的山，会给与命名。爬野山有个原则，尽量选择椭圆线路，从A回到A点。一侧必须是我们已经爬过的、熟悉的山，我们拿这些山作为参考锚点，时刻调整方向。  
  
若是没有锚点呢？  
  
可能走着走着，走进崂山腹地，出不来了。  
  
有点类似新疆切糕，一次只切一点点，慢慢的去开拓崂山。  
  
当然，今天不用这么复杂了。  
  
有GPS了。  
  
那我们俩会不会走丢？  
  
这个不会，因为我们俩体能差不多，基本分不开。即便是偶尔需要回去找个东西，我们的原则也是同进同退。  
  
老马当时对我的评价是，一个很值得信赖的搭档。  
  
我自己也这么认为，公用装备基本都由我来背负，永不抱怨，永远活力满满，而且团队精神很好，永远都是托底的、收尾的。  
  
他对我很好，总是喊“宝贝”。  
  
宝贝在他们嘴里是孩子的意思。  
  
动不动就是咱爷俩喝点……。  
  
爬山的人也喜欢喝酒，特别是中午野炊时，一定会喝点。每人都带着那种铁皮的酒壶，自己拧开，喝两口。  
  
老马知道我独居，也知道我不会做饭，所以每次出发前，他都会叮嘱我，不需要我带东西，他把我的那一份也给准备了。  
  
爬山带东西是AA的。  
  
下山吃鱼也是AA的。  
  
这与有钱没钱没关系，而是更长久、更省心的游戏模式。  
  
谁也不需要欠谁的，都没压力！  
  
包括，这几年我经常穿越无人区，全是有钱人，也都是AA。若是谁突然大包大揽了，大家反而不适应。什么时候大家能接受你的大包大揽？途经你的城市，你请大家吃个饭睡个觉，那是可以的。  
  
我跟着老马学到了很多户外常识，例如在大山里迷路了怎么办？  
  
往高处爬。  
  
找到制高点，从制高点去复盘自己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，要去什么地方，在什么地方迷了路，一目了然。  
  
这点，有点类似沙漠行车。  
  
例如，咱是沙漠小白，恐高，沙漠穿越时，哪里矮走哪里，要么频繁陷车，要么转圈圈，而高手呢？则是走高不走低，为什么要把车开到山那么高？  
  
登高望远，选路。  
  
爬山久了，我跟老马的朋友们也混了个脸熟。  
  
老马的朋友，没有年轻人，多是他的同学系列。有两个同学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。

一个大肚子，开私立学校的，那肚子跟弥勒佛的差不多。别看他肚子大，甚是矫健，爬山基本不掉队，吃饱饭就把肚子露出来，把肚子当鼓敲，一边敲一边自我调侃：这肚子他妈的是减不下去了，是死肚子了。  
  
很乐观，很幽默。  
  
另外一个，贵妇人，牵条狗。那狗十岁了，走着走着就会累，贵妇人则会蹲下抚摸狗，陪伴狗，还跟狗说话。  
  
那时，咱看这些，觉得很奇葩。  
  
咱是农村人，农村人对狗的定义，就是个畜生，哪是什么人类的朋友？上学路上我们都要随身携带石子，用来打狗的。  
  
谁家狗死了，则会当街扒皮，煮煮吃了。  
  
当时的我，真理解不了，一个女人，咋这么空虚？竟然对着狗说话，它是个畜生，能听懂吗？  
  
所以，我对这个贵妇人的定义，就是矫情，空虚。  
  
但是，咱又是负责收尾的，需要等着。  
  
她也从来没跟我说过话。  
  
当然，场合上的，说过。  
  
狗一累了，我们就需要停，而老马带着队伍一直往前走，那么我们就会越拉越远。越是动不动停，我越讨厌这个贵妇人，你爬山带个狗干什么？  
  
往往是什么情况？  
  
人家5点就到崂山水库了，我们要6点多才到。  
  
还有一点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农村出身的朋友有共鸣，我们对城市人有着天生的对立，总觉得他们会瞧不起我们，从而我们先瞧不起他们。  
  
但是，倘若他们突然对我们好呢？  
  
我们又启动了跪舔模式。  
  
包括，老马为什么那么喜欢我？因为我对他用心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他喊我，我都立刻就出现，永远都有时间。  
  
咱内心深处，还是把老马当都市人来崇拜了。  
  
跟贵妇人爬了几次山。  
  
我对她充满了鄙视、厌恶，一个人竟然能把狗当孩子？  
  
真是个神经病！  
  
有次，老马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帮着带个队，说他高中同学带了几个韩国人，想爬爬崂山，走传统线路，他没有时间陪同，他同学的意思是让我领着就行。  
  
他高中同学，就是贵妇人。  
  
老马说，贵妇人对我评价很高，很有耐心、很有团队精神之类的。  
  
算是点名，要我。  
  
我们对高于我们的人，往往是从恶推测。  
  
他们对我们呢？  
  
则是从善推测。  
  
贵妇人竟然没感受到我对她的厌恶，可能是我从来没表现过吧？  
  
贵妇人这次没带狗。一见面，先给了我张名片，说是认识认识。她是做劳务输出的，名片是中韩双语的。  
  
她记了我的手机号码。  
  
记了我的QQ，说回去加上。  
  
我以为是一群韩国人，其实只有一个韩国人。个头很高，很帅，有点像打羽毛球的李龙大，两种语言能自由切换，英语、韩语。  
  
这个韩国人有一点让我很吃惊。  
  
路上他遇到垃圾就会拣。  
  
那时，咱还是个农村孩子，对这些也不理解，咱可能还是那个随手扔垃圾的人。   
  
中午野炊时，贵妇人问我哪个学校毕业的，目前做什么工作？  
  
我说是曲师大毕业的，目前是名职业写手。  
  
我用英语自我介绍了。韩国鬼子也自我介绍了，毕业于哈佛大学。但是呢，他越介绍，我越觉得是个大忽悠，他说他的梦想是使整个亚洲崛起。  
  
我草。  
  
比我还能吹，不会是哈尔滨佛学院毕业的吧？  
  
我问他，为什么会捡垃圾，是出于什么心理？  
  
他回答的就更虚渺了：韩国没有这么美的山，崂山是全人类的财富，要好好珍惜，不能伤害了它。  
  
忘记介绍贵妇人叫什么了？  
  
姓陈。  
  
真名就不说了，很敏感。  
  
我喊她陈姐。  
  
我们三人真正的关系改变，是源于在崂山水库旁边吃鱼。韩国人喜欢喝酒，陈姐不怎么会喝，只能喝一点。陈姐的意思是希望我能陪韩国人喝点酒。  
  
我也没怎么喝过白酒。  
  
陈姐让工作人员送来的是钓鱼台，72度还是75度，一大坛子，说韩国人喜欢喝高度白酒。  
  
虽然咱讨厌贵妇人，但是只要她对咱稍微有点好感，咱就能为她赴汤蹈火。  
  
她让我喝，我就喝。  
  
这时，我对韩国鬼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即墨那边有个NIKE鞋厂是他们会社的，滨州那边准备建个飞行员培训基地，当时正在考察期。韩国鬼子这次就为这事而来。  
  
韩国鬼子与大姐的关系是什么？  
  
业务往来。大姐做的是出国劳务，主要是对韩。  
  
我那时英语真的很好。  
  
跟韩国人基本无缝隙交流，甚至能聊骚。  
  
喝多了，我们三人去唱歌。  
  
换了两次包间，都是因为我吐的满地都是。头脑依然清醒，就是胃里难受。我记得我打出租车走的时候，自己还很清醒。  
  
第二天，一大早，陈姐就给我打电话，问我好点了没？  
  
我说，没事了。  
  
她说，你这孩子，太实诚了。  
  
老马也给我打电话，先是责怪了一番，意思是你跟韩国人平喝个啥劲？韩国鬼子都是酒鬼，你咋可能喝过他们呢？也怪陈XX，咋能让你喝那么多酒呢？  
  
我说，不怪她，她以为我能喝酒。  
  
下午4点左右，陈姐问我在哪？  
  
她派车来接我，说韩国鬼子要请我喝酒。应该是我们前一天喝酒时，说好的。  
  
在这里插播一点，韩国人的时间观念和对承诺的重视，真的值得我们学习，说到做到，哪怕是喝多了说的话。  
  
韩国人在青岛有家。  
  
在天泰城，装修的也很韩国，还有暖炕，他们请客喜欢请到家里来……  
  
一共两个菜，煮的鲍鱼，另外一个是辣牛肉汤。又要喝酒。  
  
陈姐不让我喝了。  
  
韩国鬼子的意思是少许。  
  
我们俩每人一瓶清酒，还好，还好。  
  
韩国鬼子家里有司机有保姆，都是延边人，朝鲜族的。最初是我们三人吃，后来这些服务人员也一起吃。吃过饭后，安排我们去唱歌。  
  
那几年，是中韩关系的热恋期。青岛有N多韩国企业，也有N多韩国人，甚至形成了韩国人生活区。有点类似过去的租界，整个区域所有商店都是双语的，这个区域的韩国料理店基本只针对韩国人开放。不是不允许中国人进去消费，而是太贵了，比今天的韩国料理店要贵好几倍，关键是并不好吃，因为太正宗，没改良过。  
  
KTV也是韩国风，没有中文歌单，要么韩语，要么英语。  
  
房间有点类似教室。  
  
前面是个讲台，下面是个舞池。  
  
谁唱歌就去讲台上唱。  
  
下面的人，翩翩起舞。  
  
韩国鬼子唱了一首英文歌《When A Man Loves A Woman》，太好听了。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歌名，一直到《中国好声音》里的金润吉唱这首歌时，我瞬间想起了韩国鬼子。  
  
司机喊来了两个工厂妹。  
  
十五六的年龄。  
  
既有农村人的羞涩，又有步入红尘的蜕变感。  
  
我坚持不要。  
  
韩国鬼子看我不要，他让司机送回了。  
  
韩国鬼子这么安排的意思是，我们俩人一人一个。韩国鬼子在好色这方面，绝对是天生的，有一个算一个。  
  
大家轮番唱歌，我不会唱，他家的保姆就拉我跳舞。那保姆50来岁，还会抽烟，跳舞时还会朝我耳朵上哈气，很是亲昵。手握着手时，她还会搓我的手心，搞的我浑身痒痒的。  
  
我在想，这些人，真有意思。  
  
返程时，陈姐去送我，她开了一辆黑牌的轿车，很豪华，是一辆外商自带的雅科仕。  
  
路上，她问我，那个延边女人有没有问你什么？  
  
我说，没有。  
  
她说，不要跟这些人有联系，这些人全是寄生虫，他们的目标就是坑点骗点。  
  
我问，那韩国人不知道吗？  
  
她说，知道。  
  
又没什么联系了。再次见面是爬山，她又带着那条狗。这次我态度变了，主动照顾这条狗。我发现它真的不咬人，而且跟我很亲，我走到哪它跟到哪，仿佛体力也好了。  
  
这次，大姐送了我双NIKE鞋。说是即墨那边代工的，国内没有销售，也很难弄到，这一款产量非常小。大姐跟我说，凡是说是私自从工厂偷出来的，都是假的，因为韩国工厂的管理全是监狱式的，任何人出门都要翻包，大焚烧炉一直都不停，只要是有半点残次，都会立刻送焚烧炉，不可能有人偷出来。除非是你偷鞋底我偷鞋帮，再组合起来，但是这种概率太低了。  
  
鞋大一个码，我没要。  
  
从细节可以看出，这双鞋转手送过多次，鞋盒都包浆了。依我今天对鞋子的认识，我推测那是一双空军一号联名版，当时应该能值千多块钱，放到今天可能贵了。  
  
大姐作罢。  
  
她内心的愧疚点，还是那天我喝多了。  
  
大姐又一次打电话给我，是问我有没有兴趣在青岛工作。她是想让我给她打工，我拒绝了。她当时就能给我开到年薪10万左右，外加提成，让我跑鲁西南市场，就是贩卖人口。  
  
大姐当时做的主要业务是吃工资差。  
  
他们与韩企签订用人协议，韩企给他们一个薪资标准，他们给工人另一个薪资标准。一个工厂动辄几千人，上万人。  
  
有次，周三爬山，我旁敲侧击的问了问老马，这个陈姐什么背景？咋跟韩国鬼子走那么近？  
  
老马说，当年她父亲调任青岛，她跟着来读的高中。她的小学、初中都是在大院念的，那些活跃的大院文艺青年，他们基本都是发小。你千万不要去跟她聊这些，否则她会觉得你有什么企图，就会刻意疏远。她连同学都不怎么交往，就是躲这些人情琐事。  
  
我说，我懂了！  
  
我心想，看来是县长家的闺女。  
  
陈姐开始像老马一样使用我，韩国人来爬山，她让我帮着带队。内地城市的领导来爬山，也让我带队。内地城市的领导为什么要来找她呢？  
  
对接劳务资源。  
  
一方面是对接这种境内的，一种是对接境外的。  
  
那时，出国考察还是比较常见的操作。  
  
她动不动带着这些人去韩国商务考察……  
  
因为帮陈姐做爬山领队，我认识了很多领导，包括喜欢收藏茶壶被抓的那个。当时他还只是个县长，不是一般的县，全省TOP3的县。他应该对我没有印象，但对陈姐却很虔诚，就如同小弟弟对姐姐的那种虔诚。他跟大姐说，自己干的这份工作，就是个命，说老太太一看到新闻里播放贪官被抓就会给他打电话，试试电话通不通。  
  
不光是茶壶对陈姐这么虔诚，几乎每一位，都是如此。  
  
这些人出差怎么出？  
  
每人都会带个企业老板。企业老板会出一辆很豪华的车子，负责全程的衣食住行。但是一些很私密的活动，这些企业老板也不能参加。例如爬山就不行。  
  
爬山，他们聊的全是家常。  
  
认识他们以后我才知道，哪怕是县城里的劳务输出，背后都站着巨人。  
  
有什么比工资差还稳当还隐蔽？  
  
我第一次出国，也是跟着陈姐。去了韩国，去打杂，跟着考察团。这时我对那个韩国鬼子有了新的认识，他真的没吹牛，当年能在中国投资企业的，全是韩国大家族。韩国鬼子给对接的韩方代表是什么？  
  
部长级的。  
  
我没见到，他们见到了。  
  
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大姐提醒我提防那个延边女人。因为韩国鬼子对于国内的权贵而言，就是一块肥肉，既可以拉他到当地投资，又可以让其对接韩国资源，如何才能靠近韩国人呢？首先要靠近这些延边人。于是，延边人两头吃，又不办事。  
  
我跟陈姐越来越好。她认可我了，带我回家了，姐夫也在家。姐夫是个学者，研究海洋地质的，崂山是怎么形成的就算课题之一。姐夫很儒雅，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。  
  
一进她家，老马的一切说法，我都信了。  
  
有个很大很大的院。  
  
应该这么说，老马身上还有一丝土，陈姐两口子算是真正的贵。什么是贵？时刻流淌着对别人的爱。当时姐夫还有个习惯，每天去喂流浪猫。  
  
多颠覆我？  
  
跟他们接触久了，你甚至会觉得，他们这智商，这么容易相信人，就不怕被骗吗？  
  
后来，我发现另外一面。  
  
他们朝下，是绝对的物理绝缘。  
  
不会轻易跟任何人建立链接。至于说见面加个QQ，留个电话？  
  
基本不可能。  
  
他们是一群完全活在小圈子里的人。现在我拥有陈姐一家三口的微信，三人都不发朋友圈，一条都没有。  
  
走入他们家庭后，我曾经抑郁过很久，感觉这个社会阶层太固化了，他们的起点就是我们人生终点。我那时年收入30万左右，已经觉得很牛B了，而他们去喝酒，一瓶洋酒1万多人民币，倒酒的公主是跪式服务。那可是15年前！  
  
我就开始否定自己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。  
  
1万多那都算少的。  
  
我们去韩国的船上，陈姐给了我100美金的筹码，我赢到了800美金，取现了。我把钱给她，她不要，让我收下。  
  
另外几个合起来赢了差不多4万人民币。  
  
上岸后的第一天晚上，就花了。  
  
喝了酒，找了陪侍的姑娘。那姑娘全跟洋娃娃似的，若是不动，仿佛是假的。身上都很香，皮肤超级白，只是陪着唱歌和喝酒。据说可以摸，咱没敢，主要是没给我找，我不敢摸他们的。  
  
陈姐总是叮嘱我，别跟他们学坏了。  
  
陈姐一直都觉得，我是她很好的接班人，总是游说我做劳务输出。说若是我相信她的话，可以回我们县城注册个劳务输出公司，我负责输出，她负责接收，我们一起吃工资差。  
  
我觉得，驾驭不了这个市场，这对于我而言完全是陌生领域。  
  
若是说，我是帮李小清打开了天花板，那么陈姐就是直接掀开了我的头盖骨，她帮我整个人换了操作系统。  
  
让咱见识了真正的高端人士是什么样子的。  
  
什么样的？  
  
诚信、有爱、博学、体面。  
  
跟我们过去的认识，截然不同，我们过去对有钱人对有权人是什么认识？  
  
阴险、狡诈。  
  
包括那些我接触过的，后来落马的。若是让我从私人角度去评价，我觉得他们都算的上人中龙凤，很博学，也很有爱。当然，他们也的确喝过1万多的洋酒，我也看到了。  
  
后来，我写过一篇文章。  
  
说，农村人怎么才能开始蜕变？  
  
第一、相信有钱人是更有爱的，修行更高的。  
  
第二、愿意从善去揣摩他们，并且愿意拜师于他们。  
  
一句话总结，我们对优秀于我们的人的态度，决定了我们的进步空间。农村人最大的诟病是仇恨一切优于自己的人。  
  
后来，陈姐也开始关注我的文章。  
  
就在我们密切交往的日子里，我出了两本书。她很是惊讶，没想到你小子还有两把刷子？  
  
她对我更好了。  
  
动不动约我去家里吃饭。  
  
给我报名了驾照，她说自己经常在省内跑来跑去，我若是有个驾照就能帮她开车了。  
  
我一学车，就很有天赋。  
  
满分，一次过。  
  
她不再跟我讨论劳务输出了，跟我讨论买辆车，当时她让我买牧马人。牧马人当时是45万，外商自带的成本在20万左右，一年可以过户给我。她说自己的车以及亲戚朋友的车都是这么买的。  
  
很安全，没有问题。  
  
包括，今天天津港也有很多车是这么操作的。  
  
买房买车，在农村是大事，我必须跟我爹商量一下。  
  
我爹坚决不同意，一是这个车没有名气，二是这个买法就像骗局。我爹一句话动摇了我：孩子，你仔细想想，除了你爹你娘，谁会真心对你好？  
  
想了想，也有可能是陈姐给我设了个局。  
  
我没买。  
  
还有，我也觉得买个这么贵的车，不适合。  
  
我只想买个捷达。  
  
因为，我觉得捷达就是豪车了。当年那个被抛尸的出租车女司机，她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玩耍，她开的就是捷达，前面还有个大众立标，是高配，比普通版贵1万元。  
  
所以，我没有选大姐推荐的牧马人。  
  
而是让读者给我凑钱买了辆捷达，也是贵1万的高配版。  
  
大姐为什么推荐我开牧马人？  
  
是因为天泰城韩国料理店老板娘开了一辆双门牧马人，很飒，大姐觉得我应该就是那个气质。大姐还有个世俗的观点，何为修行？  
  
一一体验，一一放下。  
  
所以，应该上去就冲高，而不是循序渐进。  
  
咱当年理解不了。  
  
别说当年了，后来我跟陈辉民认识，已经到了2009年了，陈辉民也让我买牧马人，那时的牧马人有点类似今天的奔驰大G吧。陈辉民认为，你开了牧马人，整个人生会上一个台阶，你不会为路上的车子所吸引，相反，你会吸引别人。  
  
我也没GET到。  
  
陈辉民苦口婆心到什么地步？  
  
让我自己出首付，他帮我还月供。  
  
陈辉民当年也是超级大V，西祠胡同的创始人，西祠胡同是个啥玩意？  
  
当年，南京乃至江苏最大的论坛。  
  
真想穿越回去给傻逼懂懂两个巴掌！  
  
我拿到驾照后，很快就成了陈姐的司机。她很惊奇的是，懂懂你竟然这么有驾驶天赋，完全没有新手的感觉。  
  
因为我喜欢研究理论，反复研究。  
  
也不超速，也不违章。  
  
她到各地，都有官方招待。最夸张的是，有时我们一下高速，有车队在等待，那个年代貌似很流行开道……  
  
现在，没有了。  
  
陈姐总是跟我讲，离开青岛，青岛水太浅，养不住你，你未来是蛟龙，你要去北京，去上海。  
  
我心想，我若是能扎根青岛，已经逆天了。  
  
何况，我当时家里还有个媳妇呢。  
  
我从来没跟她说过这些。  
  
当时，我在懂懂日记里频繁的做广告。陈姐不看好这个商业模式，她认为这是反复给人背书。你爱你的读者，但是他们不爱，他们捅在读者身上的刀，最终都算你头上。  
  
我理解不？  
  
理解。  
  
但是，为什么反复的饮鸩止渴？  
  
就是变现渠道太有限，而且研究生他们给我的越来越少了，一般就是生日给个1万元，中秋节与春节各1万。  
  
我必须靠自己养活自己。  
  
那时，最多的广告是各类创业培训。  
  
其实，全是割韭菜。  
  
咱就是他们最好的大喇叭……  
  
有些给广告费，有些连广告费都不给，来喝几次酒，哥们情深。更有甚者，拉我咣当咣当磕头结拜了，说是自己发现了一个通过做网站群获取免费流量的技巧，售价5千元，有兴趣的当面交易，先验证后付费。  
  
结果这哥们？  
  
忽悠了N多人。  
  
大家好奇，当面交易也会如此？  
  
去了，他就请大家喝酒，依然哥们情深。大家觉得感情太好了，先给钱再谈事吧。  
  
最终这人跑了。  
  
大家全找我这里来了，我也是受害者呀，我唯一的把柄就是这哥们收了30多个学员的时候，送了我个笔记本电脑，价值5千多。  
  
让一个学员拿走了，当补偿了。  
  
骗局最高发的区域，就是创业类的，因为想赚钱的人永远是最多的。后来我总是在文章里提醒大家，普通人想改变命运，不需要跑那么远，哪个城市没有开百万豪车的？  
  
很简单，就从身边人找起。  
  
谁优秀，靠近谁。  
  
改变你命运的人，不是千里之外的大忽悠讲师。  
  
而是，你身边比你优秀的人。  
  
陈姐给我指了两条路：  
  
第一、收费阅读，不强制，自愿付费。这样的好处是什么？对你感恩的读者，他们会通过这种方式来供养你，他们也不希望你频繁的发广告，而且呢，大家有那种什么感觉呢？你的一切，是我们给你买的。  
  
有一种满足感。  
  
于是，我推出了年费1200元。  
  
最巅峰的时候，每篇日记三四万的阅读量，年费会员大约在三千人左右，这个比例已经很变态了。当然，此时我给改了说明，不是自愿付费，而是明码标价。类比了公交车，无人监督，自觉买票，相当于道德绑架了所有人，你没买单就永远是逃票者。  
  
第二、入股优秀创业者。  
  
陈姐对我的期望是什么？能从读者里筛选出那么一两个上市公司的苗子，哪怕用20年赌中一个人，都是颠覆性的飞跃。  
  
陈姐的意思是不要用钱入股，就用推广换股份，股份可以无限小，有就行。  
  
当时我试了一下，很快就否定了她这个提议。  
  
愿意跟我们合作的，全是搞创业培训的。  
  
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权，只有被选择权。什么时候我们才有选择权？我们出真金白银的时候。  
  
于是，五六年前，我开启了第一次小天使投资。  
  
每人1万元。  
  
这次小天使，算是半成功的。  
  
依然有半数，是割韭菜的。  
  
两三年前，我又一次开启了小天使投资。这次有了深度筛选，只投资我认可的人与商业模式，比之前强了很多，而且是超长线合作。  
  
我能顺利的停更日记，就是有这个基本保障。  
  
差不多每年能有60万的分红。  
  
足够退休养老了。  
  
而且，我现在也成长起来了，他们也可以自诩，懂懂在我们项目里也有投资。我投资的不多，每人2万元。  
  
应该这么说，我是用了差不多10年才陆续读懂陈姐当年给我的一些建议。  
  
我们俩关系进入低潮期，是因为我回了农村。  
  
她觉得是天大的错误。  
  
而且，我是在巅峰期回的农村。大家可以翻翻我在2009年前后写的日记，那时去找我的，很多都是上市公司的老大。他们也很好奇，是什么促使你回农村生活了。  
  
我觉得，是底层的呐喊吧。  
  
很想当个庄园主。  
  
就如同牛哥总是跟我讲，一到寺院就仿佛听到回家的声音。  
  
我一回农村，也是如此。  
  
劣根性吧。  
  
跟陈姐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关系？  
  
没有，从来没有。  
  
我以前以为，他们这类人是淫乱的。  
  
实际上。  
  
越底层，越原始，越淫乱。  
  
我为什么这么不正经？  
  
因为，底层逻辑不行。  
  
我没有陈姐预期的那么大红大紫，但是我又超出了她对我的持久性预判，她也没想到我能把这个事业坚持这么久。为什么懂懂折腾了这么多次这么多事没有倒下？就是因为他背后有个冉冉升起的主线，写作线从未荒废。  
  
经常有讲师在培训时给小白科普，要去学滑雪，学高尔夫，学穿越无人区，那小白能否跟大佬们走到一起？  
  
依我自己的经验来说。  
  
概率几乎为0。  
  
因为，操作系统不同，彼此都看不惯。主要是你时刻都能捕捉到别人的高傲和蔑视，也许别人根本没这么想，是你自己刻意读到的。  
  
就写这么多吧。若说陈姐对我最大的改变，是对这个世界的认识，从恨，从奸，到爱的转变。  
  
过去，对人对事多是从恶揣摩。  
  
标准农村人的思维逻辑。  
  
包括，我拿捏海华一家拿捏的死死的。有时我在想，为什么我能拿捏的这么准？咱就是农村土狗，咬人又准又狠，动不动扬言要杀了他们全家，而他们没遇到过类似的土狗，不知道如何接招，他们的世界是相对单纯的。  
  
上次大学同学聚会，大家聊起了最值得回忆的事。  
  
我说，大一时，大家一起去森林公园玩耍，孙文文把我们五个人的票都给买了，一人20元，我觉得赚了天大的便宜，觉得孙文文真傻。  
  
孙文文是城市姑娘，今天依然领先于大部分同学。  
  
这就是我们的操作系统不同，我是过了N年后才对孙文文敬佩有加。何为操作系统？就是每一方面，两个阶层都是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。例如那个时候，他们就每天健身，而且对时间管理相当的规范，每25分钟为一个单位去分配任务。大家关注我朋友圈就知道了，我每天都是多线程同时作业，每天都会跳绳、定投、健身、打球、学习、写作，一切都有条不紊，这是如何做到的？就是跟陈姐他们学的。优秀的人对时间的利用率会压榨到极致，每天复盘都是以结果来论述：今天，我完成了什么？我推进了什么？  
  
就是因为我掌握了这些，所以我总是动不动自诩：只要我进入任何领域，都会是八个字：君临天下、王者归来。   
  
后记。写完后，我还想起了一个细节，他们总是躲“节”，一方面觉得节日会打乱自己的日计划，一方面觉得节日总有亲朋好友来访，很讨厌。  
  
我观察到这一点后，才突然醒悟，原来，节日是穷人过的。  
  
所以，我在做计划时，不区分任何日子。春节、中秋节，我都是正常上下班，其实每一天是什么日子，都可以由我们自由定义，何况我们早已经脱离了吃吃喝喝的低级趣味。  
  
还有一点，是我总是反复思考的。他们不陪伴孩子，不是个例，是普遍。家里一般都有保姆，有厨师，有司机，有管家，孩子是由这些人来照顾的。每个人都生活每个人的，包括孩子也生活孩子的，他们不管谁要出差，不需要考虑家庭因素。  
  
而我们日常接触的家庭呢？  
  
父母全是倾注式的，被儿女拴住了。  
  
我之前看过一句话，说女人与女人的差距，比人与狗的差距还大。这一句话，放在家庭之间，更准确。不同阶层的家庭也是绝对绝缘的，根本没有机会去窥探。

我们总是傻乎乎的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。  
  
其实，孩子的希望，在我们身上！  
  
第九章《乔敏》  
  
我第一次结婚时。  
  
乔敏是伴娘。  
  
她是小曹亲姑家的表妹。  
  
当时，她还是个大学生，在青岛黄海职业技术学院念书。结婚那天，我对她印象非常深，因为她腋毛很长，雪白的礼服根本摁不住这些疯长的腋毛。  
  
结婚后，我动辄几个月不回家。我娘就撵小曹到青岛找我。  
  
潜台词是，你在家闲着，不去怀个孕？  
  
小曹，就坐车到青岛找我。  
  
在青岛，我每天忙的要命，哪有空陪她？只是带她逛了逛栈桥、五四广场。然后我就不管她了，你自己打发时间吧，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，我给钱。  
  
她就喊乔敏出来陪她。  
  
俩人一天到晚就是逛街，也不嫌累。  
  
晚上，我让乔敏住我的床，我和小曹去酒店住。  
  
我家闺女，大概率就是在这个期间怀上的。小曹觉得在酒店比在家有意思，酒店有浴缸有镜子，床也软，关键是隔壁还动不动嗷嗷的助兴……  
  
理论上，乔敏也算我半个小姨子。  
  
人家都说姐夫跟小姨子很容易勾搭上，很遗憾，我对她无感。我虽然没念完大学，但是对于黄海职业技术学院这样的烂学校，就是倒贴钱我也不会读的，这玩意也是鄙视链，厌屋及乌。  
  
另外，她是真正的农民出身。  
  
我们家，小曹家，都算富农系列。小曹家并不种地，她爹是医生。我们家虽然种地，但是是规模化的，还有养殖场，有油坊。  
  
还有，她那夸张的腋毛……  
  
全薅下来，应该能织个毛衣。  
  
我再次见到乔敏，是家里说她丢了，跑到青岛来找。当时我跟小曹要离婚，双方都已经摊牌了，只是亲戚朋友们还不知道。乔敏的父母来青岛时，专门联系了我，问我有什么办法能找到闺女。  
  
把QQ给了我。  
  
我一加，发现是单向好友，说明她之前加过我。  
  
请求里，我写了：我是你姐夫，懂懂。  
  
到了晚上，通过了。  
  
她在网吧。  
  
我把她父母来青岛的事转告给了她。她说自己没有在青岛，在烟台参加培训，说自己挺好的，让父母回去吧。  
  
我让留个能联系上的手机号码。  
  
她把自己领导的号码留下了。  
  
次日，一大早，我就去小旅馆找到她父母，把手机号码转交了。我说乔敏没事，说是已经找到工作了，在烟台参加封闭培训呢，具体什么情况，你们打电话问问吧。  
  
我原本想带老两口逛逛青岛。  
  
一想，妈的，马上就跟小曹离婚了，我才没这个闲心。  
  
如送瘟神一般，哄走了。  
  
乔敏每晚都会上网，一上线就会找我聊几句。我问她有没有跟父母解释清楚？  
  
她说，解释过了，都回去了。  
  
我问，你在烟台参加什么培训？  
  
她说，中医培训。  
  
我问，要回去给曹医生当助理啊？  
  
她说，我才不回去呢。  
  
我跟小曹领了离婚证，我想陆续把与小曹有关的人删一删，其中就包括乔敏。我删除乔敏之后，她又申请加我为好友，说不要删她，她很喜欢看我在QQ空间写的文章。  
  
说的怪可怜的，我又加了。  
  
有天，乔敏给我发信息，说是学校宿舍不让住了，能否把行李先放我的住处？  
  
我说，可以的。  
  
四个大行李箱。  
  
其中两箱是货……  
  
她做了无限极。  
  
送了我两盒牙膏，我说你还没收入，不能送我，我买你的。  
  
她说，不用的。  
  
我坚持给了她钱。  
  
我问她，那你住哪？  
  
她说，我同学租的房子，我过去凑凑。  
  
我问，谁拉你做的这个？  
  
她说，一个学姐。  
  
我问，她现在一个月有多少收入？  
  
她说，她做了两年多，现在一个月2万多，去年还去泰国旅游了。  
  
做直销的人，不能劝，你越劝她，她越有反洗脑你的欲望。所以我遇到类似的朋友，都是鼓励，干的好，真好。  
  
偶尔，她会过来拿货。  
  
有时，也会让下线自己过来拿货。她发展的下线，多是师弟师妹。看着一张张稚嫩的脸，还是让咱感慨万千的。我曾经问过这些娃娃们，你们为什么会相信她呢？他们的口径差不多，说乔敏在上学时就挺能折腾的，挨着宿舍推销日用品，自称读了三年书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。属于学校里的能人系列。  
  
过了差不多半年。  
  
她问我，姐夫，我能给你介绍介绍产品吗？  
  
我说，不能。  
  
她问，那我能问你借6千元吗？我离升级还差这么点了。  
  
我问，你现在一共负债多少？  
  
她说，3千多，但是整体是赚的，因为在一些学弟学妹手里铺了5万多的货，让他们代销。  
  
我问，你觉得我聪明吗？  
  
她说，非常聪明。  
  
我问，那我说的话，你会听吗？  
  
她说，绝对听。  
  
我说，别做了，找父母要钱，把欠的钱还上，产品能卖就卖，卖不了就送，这是一条不归路。  
  
她说，我是看中了里面的终身分红以及美国游学。  
  
我说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  
  
她貌似要跟我理论理论，我说了几句比较重的话，包括讲了四川美院做传销的学生。你跟她有什么区别？都是还没出校园就被人给更换了操作系统，你知道我现在如何看待你吗？就是个傻逼！  
  
她哭了，很伤心，说自己已经在这个行业投入了一年，刚有点起色，实在不忍心放弃，说只要自己升了级，以后就有固定工资了。  
  
她说自己实在无法开口问父母要钱。  
  
我说，这样，我给你出这3千元，你收手吧。  
  
她问，我不干这个，又能干什么呢？  
  
我说，干什么都行。  
  
她说，一旦不干这个了，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我现在跟无限极的小伙伴们住一起。  
  
我说，先在我这里住一些日子吧。  
  
她问，会不会影响不好？  
  
我说，你不介意就没人介意。  
  
我算是帮她擦了屁股。真的擦完屁股，她又反复了好几次，包括偷着去听课，依然在发展下线等等……  
  
这些，我都理解。  
  
毕竟，中毒太深。  
  
2013年，我们一群队友去穿越大兴安岭，其中有个队友是做直销的。最初他是想通过这次穿越把我们营销一遍，没想到被我们合伙给反洗脑了。那么一个铮铮男儿，硬是被我们一群人给说的嚎啕大哭，也是反复念叨那句话：我为这份事业付出了太多太多，我不舍得放弃，剧情是何其的相似！  
  
乔敏搬到我这里后，我们一人一屋，相安无事。我让她找份工作，她说她不喜欢给人打工，还是要自己做点事，慢慢研究，看看做点什么。  
  
一方面，她天天研究做什么赚钱。一方面，我让她帮我做做客服之类的。  
  
我管她吃喝。  
  
这期间，她去夜市摆过摊，偶尔我也去帮忙，纯粹当体验。我发现她的确很有做生意的天赋，能吆喝能忽悠。她又跟我吹起三年大学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，我就噎她一句，那咋还欠下了三千多块钱？  
  
她辩解，那都是为了冲业绩。  
  
这种在学校里有个性、有魅力的人，一旦做了直销或传销，一坑就是一片，四川美院那个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  
  
我们俩关系深入，也是因为爬崂山。  
  
我带她参加了一次周末休闲爬，晚饭时大家又喝了点酒。  
  
回到家，她一关门接着把灯又关上了，直接揽住了我的脖子，手也不老实，嘴也不老实，腿还蹭来蹭去。  
  
我说，没洗澡。  
  
她说，我就喜欢臭男人的味道……  
  
她真的是一只舔狗，人家一般都是亲嘴，她不，她是亲额头，亲眼睛，亲鼻子，亲耳垂，亲脖子，一点点的亲，竟然亲的人不由自主的想叫唤。  
  
我才知道，她不仅仅腋毛疯长。  
  
人家还会摇摆。  
  
技术流。  
  
结束后，我先去洗澡，然后她再去洗。她洗到一半，探出脖子让我去给买那个，说来亲戚了。我就去楼下小卖部给买了，回来时，她已经整理好了。  
  
我弱弱的问了一句，今天这么兴奋，是因为喝酒了？  
  
她说，不是，是爬山时就想了。爬山时，我在你后面，一抬头就看到你两个大腚，一扭一扭的，就跟个叫驴似的。  
  
她自己说，爬山时，就淹了好几次。  
  
她的确是个技术流。给我科普，人最性感的器官是大脑，想象力才是真正的情趣。她那想象力也太奇葩了，问我想不想左曹右乔，还问我有没有报复她表姐的快感？  
  
的确，有！  
  
我很好奇，你什么时候就开始懂这些了？  
  
她说，高二。  
  
我问，跟谁？  
  
她说，政治老师，是我们班主任。  
  
对她，谈不上喜欢，但是呢，也没必要撵她走，有胜于无。有人给咱做做饭，照顾咱日常生活，不是很好吗？咱又不会跟她结婚。  
  
真接触了以后，我发现，她貌似还是蛮聪明的。那时流行开心网，偷菜、抢车位，她分数比我还高。我一直都觉得，游戏水平与智商呈正比。  
  
那你咋考了那么个破学校？忙着跟老师谈恋爱了？  
  
她一直很好奇，你为什么会跟我表姐离婚？  
  
我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就是无感吧？  
  
她问，吵架了？  
  
我说，也没吵架，也没打架，离婚那天，天气还很冷，签完字出门的时候，她还从背包里掏出了外套，让我穿上，别冻着。  
  
她说，搞不懂你们。  
  
我说，我也没搞懂我们。  
  
跟乔敏在一起时，蜜月了一段时间，渐渐的，我就没啥兴趣了，总跟一个人，能不腻烦嘛。科学家发现，俩大猩猩在一起半年就阳痿了，如何治疗？换个大猩猩就好了。  
  
当时，我认识了中国海洋大学的一个姑娘。这个姑娘读大三，很出色，已经有车了，平时上学开着一辆荣威350。有个同学坐她车关门太用力，结果把车门给震掉了……  
  
我们认识，就是因为她在论坛写了这段经历，我回复了，她加了我。  
  
我有了新欢，自然想把乔敏支走。  
  
那支到哪呢？  
  
想来想去，我求助了陈姐。于是，我顺利把乔敏发配到了即墨NIKE鞋厂，去了办公室，干考勤，一个月两千多。  
  
她也干？  
  
她听我的。  
  
我给她画饼，意思是我里面有人，你进去干一段时间，我就安排提拔你，那里的收入可比一般事业单位还要高，关键是学习人家大公司是怎么管理的。  
  
她去了。  
  
去的前一天，她还专门买了个剃须刀，都刮了。  
  
我甚是开心，感觉把她送进监狱了。  
  
没人烦我了。  
  
没想到，她很适应工厂生活，去了没有一年，干到了办公室副主任。这个官听起来很小，其实权限非常大，有很多油水。  
  
春节，我们一起回的家，路上她跟我说，自己很喜欢这家韩国企业，一切都很规范，福利也很好，晋升渠道很畅通，只要你有能力上不封顶，甚至干到中华区总裁都有可能。她认为自己再用一年干到办公室主任没有问题，办公室主任年收入就要10万+了。  
  
回家后，先是，她跟她妈去我家玩耍，类似走亲戚，感谢我给介绍了这么好的工作，顺便让我爹给算算命。  
  
我爹算着她是县长命！  
  
我爹自己都感叹，算过这么多命，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大富大贵之命……  
  
我笑掉了大牙。  
  
心想，我爹真会编。  
  
她要能当县长？那我就是省长。  
  
先来个小穿越。去年中秋节，我去父母家吃饭，我爹跟我说，在公园遛弯遇到乔敏带儿子在那边学足球。乔敏拿过我爹的手机，加了微信好友，给转了三千块钱，然后又给点了确定。  
  
单纯的感恩。  
  
算命之恩。  
  
乔敏真的当上了县长？  
  
我觉得，比县长官大吧？！  
  
前两年，她问我，董哥，你当年是不是觉得大爷说的很夸张？  
  
我点点头。  
  
她说，其实，我当年已经看到了今天，我一直都觉得我不会打工的。  
  
镜头，再切换回当年，找我爹算命，是年前！  
  
年后，初三，她非喊我去她家，说她妈她爸特别想请请我，说老两口当时去青岛找我，我招呼他们吃喝，很不好意思。我想了想，那去吧，毕竟乔敏对我还是很好的。我就买了酒买了烟，去了。路上我还在想，见了面，我不能再喊她爹姑父了，要喊叔，毕竟我跟小曹离婚了。  
  
去了以后，我才觉得是瞎胡闹。  
  
家里催她相亲，她说自己谈了个男朋友，初三来认亲，结果她把我喊去了。她那边亲戚朋友都去了，包括小曹她妈我前丈母娘。  
  
这不是瞎扯淡吗？！  
  
没吃饭，我就走了。  
  
他们家也闹翻了。  
  
这你操作，也太奇葩了，如你的腋毛一般奇葩……  
  
回家，我也没敢跟我爹我娘说。  
  
初五，她又跑我爹家了，跟我爹说，要跟我结婚。我爹我娘比我有智慧，就劝她，乡镇就这么大，咱原本又是亲戚，这样的确不合适。你说你比小曹好吧？我们都承认，但是这个东西就是阴差阳错，你说怎么弄？我爹从命理角度给她分析，说她拿筷子长，未来肯定找个外省的，咱这两家离的太近了，你们命里的确没有。  
  
看来，我低估了这个女人的闯劲！多年后，我认识了乔敏的高中同学，说乔敏当年跟班主任的事也闹的满城风雨，当时乔敏的父母都赶到学校了，跟班主任商量定亲之事。看来她这种“霸王硬上弓”的戏份并不是首次出演。  
  
从此，我没敢再跟她有过任何亲密行为。我爹叮嘱的，到时弄怀孕了，又不去流产，你看你怎么弄？你是正经女人没娶回一个，孩子生了一堆。  
  
再次有亲密动作，应该是前两年。本地有个巾帼企业家晚宴，在我们家餐厅搞的，我正好遇到了她。她从洗手间刚出来，故意拧了我胳膊一下，我抓了她屁股一把，她笑着说，也就是你，要是别人，我……  
  
言归正传，继续回到我爹给她算命那个春节！  
  
年后，我先回的青岛，她晚回的，她应该是在家过了元宵节。  
  
工厂有个拉人奖励政策，每介绍一个工人过去，给200元奖励。  
  
她有多能忽悠呢？  
  
她这次拉了13个过去，有老乡，有同学。  
  
又有一次，我跟陈姐爬山，聊起了这个拉人奖励政策。我好奇的是，这个工资差会让谁吃了呢？  
  
陈姐的说法是让内部管理人员给吃了。  
  
陈姐说，你可以把这个姑娘介绍给我。她若是的确拉人很厉害，完全可以跟我们合作，我们可以每个月给她200元/人头的佣金。  
  
我觉得，这个不错，若是她拉的那13个工人走陈姐这边通道，那乔敏每个月就可以吃到2600元的工资差。  
  
后来，陈姐安排办公室人员跟乔敏对接了。  
  
不得不说，乔敏真有做传销的天赋。她跟陈姐公司接上头后，先是兼职干了几个月，突然发现这个模式好，是个自动赚钱机器，具有积累性，干脆，也不稀罕什么副主任了，直接辞职了，全身心拉人。她把佣金再次分级，去拉拢一些技校负责就业的老师，给他们一定的佣金比例，可长期提成。  
  
老师们肯定卖命。  
  
就这样，她快速成长起来了。当时陈姐对我的期望，乔敏全给实现了，而且乔敏这家伙做事没啥原则，胆子大，不要脸。后来她发招工简章能发到哪？初一初二的教室，那些考学无望的，直接就跟着走了。  
  
为什么一定要招这个年龄段的？  
  
她们能安稳干到20岁。  
  
至少有四五年的红利期。  
  
若是招20岁以上的？  
  
根本干不住！  
  
我读初中时，一个班能读到初三的，也就是三分之一，最终能考走的？也就是五分之一。大部分都去打工了，很多人不够年龄怎么办？借别人身份证。  
  
陈姐跟我谈过乔敏。陈姐觉得乔敏这个人，做事能力没得说，就是那些招术让人匪夷所思，略贬义……  
  
2021年，乔敏找我吃饭，很虔诚的请教我一个问题：董哥，站在你的角度，你觉得我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？  
  
我问，能实话实说吗？  
  
她说，恩。  
  
我说，第一、减肥，保持有钱人该有的身材。第二、只做为社会加分的事，永远不想捷径，不想投机取巧。  
  
她表示接受。  
  
我是看着她成长起来的，一句话可以概括她的成长史，一直都游走于法律边缘。  
  
她能奇葩到什么程度？  
  
她四个娃，都是代孕的，她自己不生，觉得会耽误时间。在胆量方面，她跟我前面写的那个蓝凌不分上下。蓝凌从我这里回去没多久就生了娃，我也没见她大过肚子。有时我在想，蓝凌这个孩子，大概率不是自己生的。蓝凌比乔敏更没原则，而且坐过牢，胆子更大了，我一度怀疑那孩子是蓝凌买的。  
  
还有卖孩子的？  
  
很多，大部分孩子都是亲生父母卖的。  
  
我有个骑友是妇产科的，偶尔会有产妇找她给咨询买家。例如原本就有两个孩子了，三胎是双胞胎，自己养活不了这么多，就想送一个，说是送，你肯定要给点营养费……  
  
拐卖在买卖系列里，属于小比例！  
  
乔敏的事业分为五个阶段。  
  
第一阶段，只为韩企招人，吃工资差。她把传销那套应用到了淋漓尽致，她N多学弟学妹都被她忽悠下了水，成了她的代理，纷纷回老家招人再卖给她。  
  
那应该是2008年前后。她干了一年多，帮父母还了几万的饥荒，还剩十多万，首付买了辆奥迪A6，手动挡的，当时这个车是32万，最低配。  
  
有了A6，同学、老乡，追随她的更多了。  
  
别说他们了，连我都觉得高看她一眼，孬好不说，人家开大A6了。  
  
第二阶段，做灰色产业。例如很多人想出国赚钱，那时在国内打工，一年万多块钱，而去韩国呢？一年能剩七八万。  
  
合法渠道很难出去。  
  
她就里应外合做黑工渠道，每人收1万元。  
  
怎么出去？  
  
走旅行社。  
  
多年后，我成了一名国际领队，我也很不理解，为什么那么多国家会要求交保证金，例如去澳洲需要缴纳50万的保证金。其实就是防滞留的。跟我合作的旅行社老板说过一件往事，她刚做旅行社时，自己亲自做领队，旅行团落地韩国，一出海关，所有人都跑了，只剩下了她自己。  
  
她没经验，被乔敏这样做黑产的给盯上了，一次就能送出去三四十个人。这就如同做黄金回收的，偶尔也会收到假货。那咋弄？老板会去别的城市，找那些新开的黄金回收店去卖掉，给上一课。  
  
乔敏真正实现原始财富积累，就在这个阶段。别说几年不见变化很大，就是几个月不见都觉得她腰杆又挺了。在这个期间，她还换过一次车牌，换了黑牌，不知道是真牌还是假牌，可能是彰显自己有外商资源吧？  
  
那，怎么找客户？  
  
主要是百度贴吧，另外，这玩意口碑介绍特别多。例如我跑出去了，那么我就会劝同学或亲戚朋友也出去，自然就把乔敏介绍给亲戚朋友了。我印象最深的是，有个鹰潭的读者，他到青岛找我玩耍，恰好那天乔敏找我，我们一起吃了个饭。结果，这个读者再联系我的时候，说他在澳洲了，打黑工，一个月2万人民币。乔敏不知道怎么给人洗的脑，用腋毛？2015年我带队去澳洲，这哥们还在澳洲，说是定居了，最大的变化是大纹身。澳洲人喜欢纹身。我问跟乔敏还有联系没？说一直很好。我草！  
  
第三阶段，做出国苦力。  
  
中信、中铁全球都有基建业务，需要能出国的劳动力。这个业务一般人深耕不了，毕竟农村苦力对出国是畏惧的。这个业务需要养，先是有人出去赚到钱了，然后回来慢慢带。  
  
不说别的地方，光我们乡镇让乔敏做到了什么程度？  
  
哪个村都有个十个八个在国外打工的。  
  
我们村，巅峰期更夸张，近半数。  
  
出国打工收入听起来也不高，根据工种不同，年收入5万到20万不等。但是这个收入是净收入，是直接打到女人卡上的，这才是核心吸引力。孩子娶媳妇要买房子吧？你在国内打工可能收入也不错，但是你攒不住钱，而出国打工呢？是强制攒钱，现在我们村在国外打工的，基本都是孩子等着娶媳妇的。  
  
我亲哥，他过去是做勘探的，项目经理，业务也是遍布全球，我哥当时分管两大洲，一是南美洲，主要是智利与巴西，二是非洲，主要是埃塞俄比亚、安哥拉、南非。我哥在非洲时，我写过很多非洲游记，就是当时去他玩耍。  
  
出国打工，可以这么理解，是出国坐牢。  
  
他们的工地是全封闭的。例如封闭在沙漠，封闭在海边，与当地绝对的物理绝缘，只有司机、采购才可以。  
  
当然，我是比较自由的，我哥在那边有司机，司机带我到处转。  
  
我哥跟我是两个极端。  
  
他是保守派，二十七八了还是处男。他对我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男女关系。一直到今天，我们俩只要见面，他肯定要在这方面抨击我。  
  
此时的乔敏已经开始冉冉升起了。我对乔敏无感，但是我觉得乔敏肯定是个肥水，不如介绍给我哥，你也别在意她跟班主任睡过觉，能赚钱就行。  
  
我真喊着他们俩一起吃了饭。  
  
认识了。  
  
因为这个事，我爹对我刮目相看。我爹的意思是，她跟班主任睡过觉那真是无所谓，关键是你睡过的，给你哥？这合适吗？除了李世民，谁能干出这种事？！  
  
我心想，老思想，牛哥经常跟我讲，那不过是一次深度握手而已！  
  
我哥当时主要是拿年薪+奖金。我哥每次回来都要带工人去，但是没有所谓的工资差，也没有人头奖励，是各地劳务输出定向培训汇总到总公司，总公司安排我哥给带到项目上去。  
  
问题是，天南海北，流动性太强。  
  
人，干不住。  
  
想家！  
  
乔敏点醒了我哥。乔敏的观点是，出国干苦力类似洗脚房，只有一种关系能把人拴住，就是宗亲关心。  
  
一个工地，只用一个乡镇的人。  
  
他们的工地，全是鸡窝状，一处也就是三五十人。于是我哥开始深耕我们乡镇，后来到了我们县，旁边的莒县、五莲。我哥也从项目经理的角色逐步转化为人力输出方，类似乔敏吃工资差。  
  
巅峰期，我哥一个月能吃到40万的工资差，但是也赶不上乔敏的规模。  
  
这里面有个差别，我哥输出的，是纯苦力，就是建筑工人，大部分年龄在40以上，乔敏输出的多是技术工种，年龄在40岁以下。  
  
他们之间，不存在竞争。  
  
乔敏转型到这个阶段时，我都替她高兴，等于她洗白了，做的事也高大上了，赚的每一分钱都能心安理得了。  
  
也发生过大事。  
  
有年，恐怖组织袭击了中国工地，11名工人被打死，灵柩是包机运回的。当天报纸头条是接同胞回家，现在新闻还能搜到。  
  
那11名工人，都是通过乔敏出去的。  
  
原本是12名，另外一名为什么没去？  
  
这哥们自己创业，在我们小区旁边开了个羊汤馆，半年赔了6万块钱，关门了。他自己说虽然赔了钱，但是也很开心。  
  
因为，躲过一劫！  
  
他们都属于高级技术人才，焊油罐的，一个月三万多人民币。他跟我讲，油罐里有多热呢，四五十度，必须穿防护服，否则一分钟都待不住，一天要喝40瓶水。  
  
我怎么认识他的？  
  
是乔敏喊我去羊汤馆吃饭，我才知道这些事。  
  
那乔敏心里是不是很难受？  
  
难受。  
  
所以，她也动不动烧香拜佛，做公益，给村里修路，给镇上捐款，还上过《沂水新闻》。为此我给她提过建议，不要让地方上知道你有钱，否则？你就是待薅的羊毛。  
  
我推测，她还有一个特殊心理。  
  
炫耀。  
  
你看，我今天成成功人士了。  
  
什么时候她才领悟我的这些话？  
  
这两年。  
  
也是因为挨过巴掌了！  
  
高调的车子不开了，高调的车牌不用了，高调的头衔不要了，进入潜艇模式了。偶尔也会手痒痒，去年我做退换书，一个图书馆差不多1万元的成本，她找到我，意思是想给镇上捐六个图书馆，希望我协助。  
  
我把她训斥了一番。  
  
我说，什么时候你是安全的？再也没人提起你的时候。  
  
我对她，一直到今天，还是“老师”的角色。  
  
包括偶尔有工伤事故，尤其是我们本乡镇的，她又同情心泛滥了，想拿点钱给人家，我就觉得她有病。人家为谁工作，谁来赔偿就好了，你若是不出现，这一切就结束了，你出现等于再次给人家点燃了希望，没钱了就想起你。  
  
你不要让任何人，尤其是家属，知道有你这么一个中间商的存在。  
  
说白了，还是内疚。  
  
经历的太少。

我哥实现原始积累后，先是做工程，后是做地产。最初工地死个人，我爹我娘都去帮着烧香，看到人家抬人来闹，一家人都跟着给死者磕头。  
  
后来，经历的多了。  
  
一切按照流程办，你爱闹就闹，闹就报警。  
  
建议走司法程序，法院怎么判怎么赔。一般都是先预付10万元的丧葬费，剩余的等法院判决以后，再支付。  
  
即便是私下协商好的，也会通过法院判一次。  
  
这就是最终裁决！  
  
咱作为旁观者，都觉得这些工程商真是冷血，工地有人出事了，一点都不影响晚上喝酒。久而久之也就明白了，一切都是生意，包括每个人的命，都有价格。  
  
小曹现在的老公，五莲的那个，他们俩的媒婆就是乔敏。小曹老公在五莲那边帮着招出国工人，类似代理的角色。五莲这个地方很神奇，五莲人打工有个特点，真的为老板卖命，我哥的铁杆军团除了我们村的就是五莲的。  
  
那乔敏的老公是谁？  
  
也是这个圈子的，中信集团的，负责海外基建。  
  
更奇葩的是：人家倒插门过来了。  
  
老家是甘肃天水那边的，可能也很穷，对老家没什么眷恋了。之前在我印象里很白净，戴个眼镜，这两年不知道咋了，画风突变，成了大胡子。  
  
可能祖上是匈奴吧。  
  
很听她的。  
  
绝对跪舔。  
  
我跟乔敏成了纯粹的朋友。我回县城后，她也回了，当时她还是想嫁给我，而且后面还有很精彩的回合，她跟我现在的媳妇还正面交手过。我身边这个儿子出生时，乔敏去送红包，把红包给了我爹，我媳妇跟我爹说，你把她的红包扔了，她的钱，咱不稀罕……  
  
2017年，我搬家，她来温锅。当时我自己在家，她挨着每个房间看了看，然后眼圈也红了，感叹了一句：原本，这一切都是我的。  
  
我心想，妈呀，你都是亿万富婆了，我们这屌丝生活你也能看上眼吗？我媳妇一跟我吵架就来那句：你当初若是选乔敏，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，天天吃喝玩乐就行了，冬天头还不冷，绿帽子一摞一摞的。  
  
第四阶段，是我哥反向教育了乔敏。我哥自立门户后，发展的特别快，正好赶上了地震频发期，各地都有地震探勘、预警需求，我哥又专业做这个细分领域，工程遍布各地。山东工人有个特点，出不去，一出去就想家。  
  
而且，帮派意识严重。  
  
什么地方的工人最有打工人精神？  
  
云贵川！  
  
于是，乔敏开始反向操作，从那边招工送到北方来，主要是建筑工人。今天的建筑工人跟大家理解的不同，建筑工人属于高收入，他们对生活条件是有要求的，例如必须有空调，床铺必须舒适，一间房子不能超过四个人。  
  
月入一两万，是建筑工人的常态。  
  
还有精神需求。  
  
啥需求？  
  
父母能否跟随？  
  
子女能否跟随？  
  
妻子能否同工？  
  
这些，都需要解决……  
  
于是，乔敏跟这些工程方是怎么合作的？她来出钱建模块宿舍，她出团队来管理这些人，依然是赚取工资差，还会根据级别有单间，有夫妻房，还会安排子女就近读书。  
  
这么给大家科普一句吧。  
  
即便是在山东本地，云贵川也已经成了建筑主力军。  
  
他们职业精神好。  
  
我在日记里经常提到的小广西，他就属于超级有职业精神的，后来倒插门到我们村了，现在是我哥的小跟班。我哥的口头禅是，要不，我让小广西去打他顿？  
  
云贵川的人，打人也专业。  
  
不要命。  
  
我们北方人，以吓唬为主，不打。  
  
他们？  
  
真干，我是见识过……  
  
我爹在工地管过一段时间。我爹说，110平均每天出警两次。就是一群野蛮人，一言不合就开战了。关键是山东爷们光喜欢嘴上占便宜，例如骂他们小矮子，真挨了打，又报警诉苦。  
  
去年还是前年，乔敏找我，她想做一个APP，针对建筑工人的，以学习、娱乐、科普为主的。因为她发现工人下班后很空虚，要么喝酒，要么看直播，钱都让主播们给骗去了，她想改善大家的精神文明面貌。  
  
我不认可。  
  
我觉得最大的成本是推广成本。  
  
她说，推广不是问题，因为现在都是手机打卡，打卡软件本身就是咱自己的APP，只需要把这些内容放进去就行了。只是没拿捏准，用文字还是音频还是视频。  
  
我觉得意义不大。  
  
什么比抖音还有吸引力？  
  
最好的办法，还是参考出国劳务系列，直接把工资发他们女人手里，让女人拿捏他们。  
  
云贵川，不同意。  
  
山东为什么同意？  
  
山东，工薪阶层普遍是女人管钱。  
  
前几天，本地还发生了一个刷单诈骗案，一个农村妇女被骗了40万。这个农村妇女的老公在智利干电焊，也是从乔敏那走的。  
  
钱都是定期发到女人手里。  
  
第五阶段，保险业务，是乔敏目前的主要业务。因为她手里农民工基数足够大，她就开展了保险业务，每个月会扣一点保险费，主要是管工伤意外的。  
  
她不是通过某家保险公司。  
  
而是自己去开了这个赌场，赚赔率了。  
  
类似神州租车。他们的车子是没有商业保险的，修车是他们自己出钱，那这个钱是怎么来的？有个保险资金池，租车的时候我们要买保险套餐。  
  
这个钱，就直接进了资金池。  
  
她不仅仅做自己的工人，也做一些化工厂、食品厂。保险公司里也有类似的商业保险，但是每个省都不同，例如有些高危险江苏有，山东就没有。有很多企业保险服务，就是为山东的企业买江苏的保险。  
  
而乔敏的玩法，就更保险了，等于自己成了微型的保险公司。  
  
稳赚不赔！  
  
我媳妇把乔敏一直都定义成大忽悠，大骗子，包括她搞的这些保险业务。我媳妇觉得，赔的少肯定会赔，若是赔的多了，她肯定跑路。  
  
但是，我媳妇很崇拜、很敬佩乔敏两点：  
  
第一、四个孩子都是上海户口。  
  
第二、在上海有两套别墅。当时买的时候700万一套，现在翻了好几倍。  
  
我媳妇养的上海购房资格，现在才刚能用。  
  
去年，也就是2021年，我们去看了几套房，看的最大的一套60平。因为，今天上海房子太贵了，太夸张了，500万只能买个40平左右的房子。

这十多年，我几乎是见证了乔敏的崛起。  
  
也是眼看着她一一体验，一一放下，修行的越来越好了，整个人面貌都有了变化，有慈眉善目的感觉了。是不是胖了？  
  
去年，她给我写了一个详细的商业计划。  
  
想让我把“懂懂”这个IP打造起来，多线程同步作业，做出一家上市公司来。她总觉得，依董哥的实力，不做一家上市公司出来，总有些遗憾。  
  
我心想，我还是把文章写好吧，你们真可怜我，就好好赚钱，关键时刻分我点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  
  
对了，前两年，她在昆明，应该是去招人。  
  
貌似跟几个娘们喝多了酒，在KTV，给我打电话，说自己能力不够，帮到我的太少，看我每天这么辛苦，很心疼之类的……  
  
我每次遇到她，都会重申一句话，攻城容易，守成难。  
  
一定要做合法的、积极向上的业务。  
  
这是我对你最大的担心。  
  
因为，你胆子太大了！  
  
属美特斯邦威系列，不走寻常路！